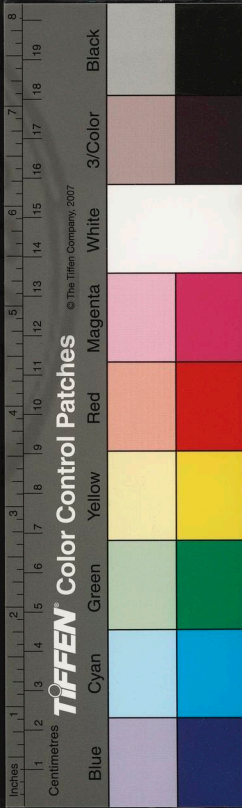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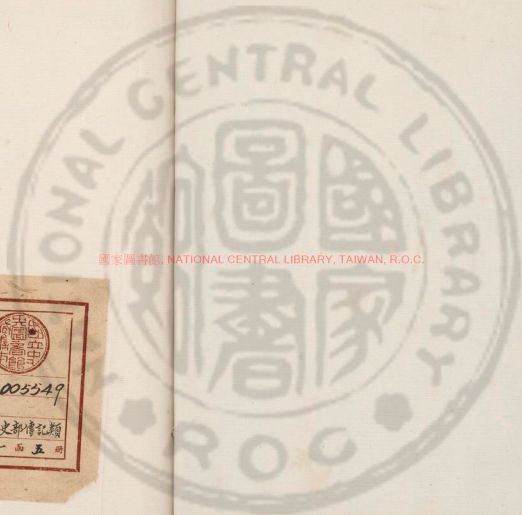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記號	005549
類號	
類別	史部傳記類
全書	一面五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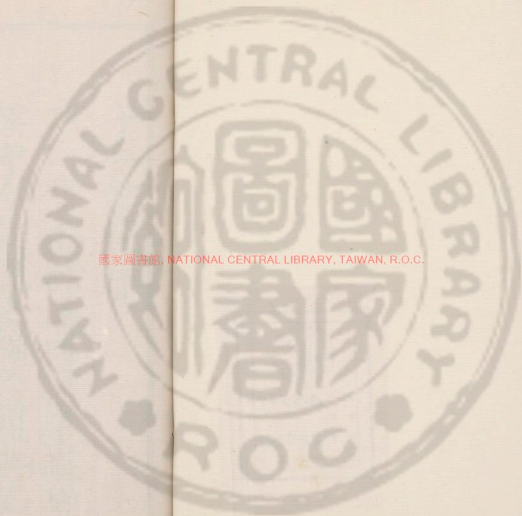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6299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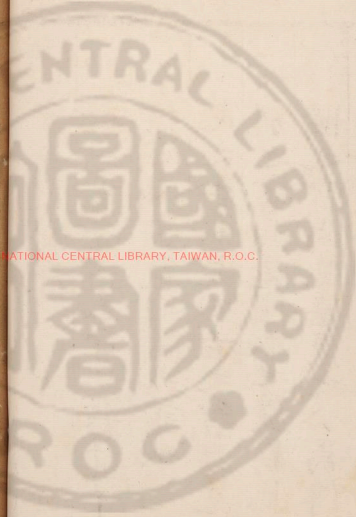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令懿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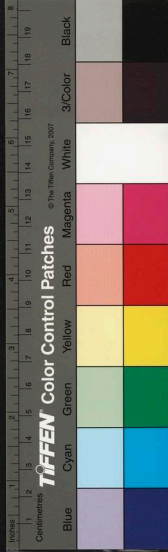


成一書而諸善可見者。蘇守祭  
侯守令懿範之編之謂也。見用  
心之仁焉。見師古之智焉。見區  
別之審焉。見擇取之嚴焉。見評  
騭之當焉。見嘉惠之公焉。傳曰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如農之有



畔其過鮮矣侯欲使民各得其  
所保愛之計圖之甚詳不徒以  
虛受人集思廣益而又古人與  
稽善政是資多方講求由衷惻  
怛念念在茲而不肯莽鹵爲也  
其用心何其仁也書曰學於古  
訓乃有獲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故何必讀書孔子惡夫佞者而  
鏃礪枯羽它日以誨勉乎門人  
美錦學製未能操刀而使之割  
又子產所爲重使於尹何也夫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侯之所編  
侯皆懿之而以爲範博我聞見  
裨我聰明愈於共載白首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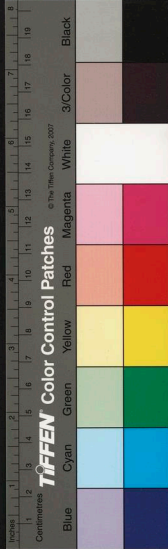
其師古何其智也均之爲牧聖  
賢得於學問而豪傑稟之質性  
是故有儒牧有循牧儒可以包  
乎循而循未必皆合於儒體用  
之間蓋有辨馬而功效所成亦  
不能無大小偏全之異侯各自  
爲編其區別何其審也趙張之

倫其在當時發擿如神既有赫  
赫之譽而載之汗青亦甚膾炙  
於人口矣侯一切舍之鸞鳳其  
德而何容乎鷹鷂耶它如飾外  
鮮終縱有異等可稱侯亦擯而  
不錄貴其實與久也其擇取何  
其嚴也人列數端其事皆關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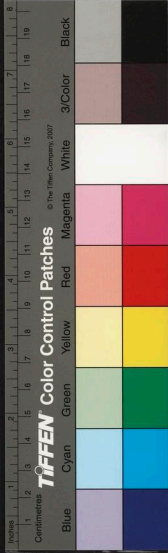
親民者績苟竒偉侯輒有概於  
心高山景行嚮往勤切三嘆思  
齊表揚曲至若或遇事而激矯  
枉而過者侯亦設以身處而爲  
之酌量揆勢度時折以中道即  
使其人作于九原亦將自悔其  
見不到此而心服於侯其評隲

何其當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天下而皆賢守令也則天下之  
民皆得所庇而吾一體萬物之  
心慰矣故誠者非自成已所以  
成物而獨爲君子則遽伯玉耻  
之侯以是編付之梓盖曰我第  
守蘇耳天下之民之望仁於其



守也猶之蘇也我所告于令者  
吾屬之諸邑耳天下之民之望  
仁於其令也猶之吾屬之諸邑  
也有懿範焉而相與則倣之守  
令之仁將徧於天下之郡邑苟  
可以有益於天下而何必功之  
自我出哉侯真仁人之言而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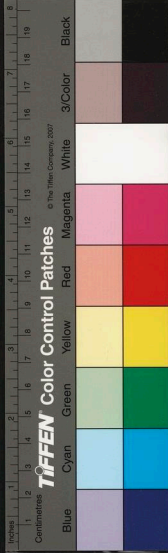
乎其爲利也其嘉惠何其公也  
故曰成一書而諸善有可見也  
雖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而爲  
之難言之得無詡乎徒知徒言  
蓋聖人不尚之矣侯雅志學道  
澹無嗜慾麤糲是甘自奉蕭然  
而民之供役者不知侯之專城





守令 寶翰序  
也冰蘖之操皦然不緇既不少  
煩乎民及視其民則惟恐傷之  
拊循是急生息是務孜孜焉詢  
民之所疾苦害亟與除利亟與  
興勞瘁神形惟日不足吳俗浮  
奢躬率化導揭之鄉約家喻戶  
曉設塾闢館選秀甄育蓋其軫

念民隱如疾痛之在身其引民  
出迷途而登覺岨如慈親憫矜  
赤子之顛蒙而携從明師之側  
凡侯所希慕於往昔而自以云  
者侯莫不有焉以侯之材譎豈  
不能自炫以干譽以侯之明察  
豈不能籠絡束縛以威制乎民



而侯不爲然也傳所稱廩廩德  
讓之君子侯之謂也然則侯於  
是編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不徒  
託諸空言實以見諸行事知行  
合一言行相顧而豈若竊糟粕  
爲緣飾計者比哉嗟乎大丈夫  
有志於生人每欲得守令而爲

之有終身仕宦不得爲守令者  
則自恨之誠以吾意朝發而仁  
可夕及於黔黎也彼哉墨夫無  
足齒錄矣是編所載其所存主  
其所作用上之爲儒次之爲循  
皆非俗吏可以同日而語信乎  
其範之之懿也日置座隅能自  
乾



不補金...  
得師斯爲天地立心斯爲國家  
布德而生人其至幸矣吾願舉  
世懋敬哉吾願舉世懋敬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大典總理

大誌總裁官養齋嚴誠書





刺守令懿範序

今上御寓垂意元元數下

詔重選二千石及長吏將博恩廣施

興致太平甚

大惠也已已秋余適承乏銜

命視河東鹺按部以來余兢兢焉惟

無以稱

刺守令懿範序



厚惠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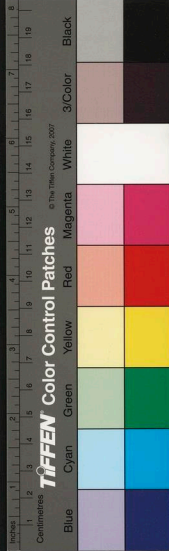
明法是惧故每矢志竭思欲效其款  
款之愚諸所宣布悉務繩約郡  
邑守令乃郡邑守令亦罔不烝  
烝然異時之抗骫者比且稍稍  
釐舉矣第慮余精誠弗孚無以  
風厲郡邑而諸郡邑亦或以操  
切猥密為蹈屬於一時以道責  
則殊非余所以揚

君德美之本意余尤竊有懼焉適友人  
永年蔡春臺君貽余守令懿範  
一帙蓋君守吳郡時所編云編  
凡二自周言偃而下凡三十人  
編曰儒牧洎乎公孫僑以下凡



百餘人編曰循牧上下二千餘  
載之間其為牧波之善者靡有  
缺遺余竦意而覽焉既覽乃慨  
然歎曰嗟乎斯誠守令之架鑊  
不可使仕為郡邑者人挾一冊  
耶間出以閱平陽守呂君鳴珂  
乃平陽守亦遂津津然有味乎

其是編也請余刻之業將刻呂  
君以遷秩去則屬新守劉君世  
昌成之而虛序於余余惟守令  
所以牧民自秦罷侯始置秦以  
上所謂諸侯相大夫宰其主於  
牧民一耳是故守令之選尚矣  
由周以迄宋季其績用最章





章者炳然可睹已今幅員彌廣  
郡邑守令視前代當相百乃其  
治理效則寔不如古何也余未  
暇遠引自余耳目所睹識數歲  
以前仕者歛歛相是者利競進  
吏治若置醯聚蚋漸靡使然止  
論已湏者科綱稍密薦紳多矯

鑒前違頗脩繫操矣至乃或揣  
挫摧勒苦刺峻峭跡其矜名尚  
奇亦足有可稱談而海內生機  
元氣漸且蕩耗有識者方抱賈  
傳之憂安望可遽臻古哉是余  
之所以懼也且夫所為儒與循  
者豈必拘文泥故愉愉煦煦墮



嬾而無所事哉斷足論刑刑書  
鑄鼎事有可詳而季羔獲對德  
之褒子產致遺愛之涕由二子  
以推斯儒循之畧亦可槩矣故  
夫牧民者剛柔舒促異宜繁約  
異時其所施措蓋人人殊矣惟  
其本之精意護乎至誠要於虛

固根抵醞釀真醇則其大致歸  
然也造父善御莊馗復道靡不  
控縱應節然未嘗窮馬之力秦  
越人之醫也鍼石熨齊並用以  
奏奇功而未始伐其性命之理  
古稱儒循之牧其亦若斯者乎  
今其民豈異於古哉而守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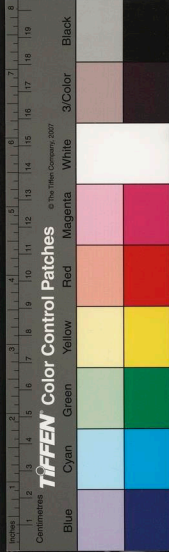


牧者非違則拂意其化導之者  
或未至耳夫仕者惟上所化猶  
沉在鈞而甄者之所為乃今咸  
謂君子之化民由學而武城愛  
人藹然必於其道曷嘗不望治  
於儒而次之能循哉然崇議論  
則辯者馳尚機權則黠者用喜

文藻則飾者聞采聲容則諛者  
進諸若此類皆空譽遠實上以  
脩名化士欲令仕者以實應難  
矣難矣顧

時方重肉枯不可破非夫操衡鑒  
者曠然並觀上下條貫

國家表裏鮮不眩于名實所化非





其所望何怪吏治之不古逮耶  
此有志於為守令者所以發憤  
若蔡君汲汲於儒循之編二郡  
守君急于翻刻是編有以也刻  
而傳焉以興當世牧民者共使  
吏興敦龐之故世躋寧一之治  
歌詠

聖德而比隆上古則余亦竊有志焉  
耳矣

隆慶庚午秋九月

賜進士第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長垣

邵永壽書



刻守令懿範序

守令懿範春臺蔡君刺吳郡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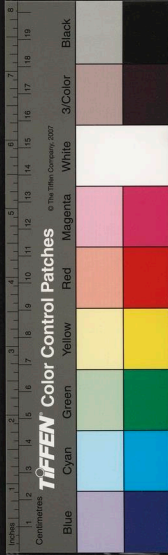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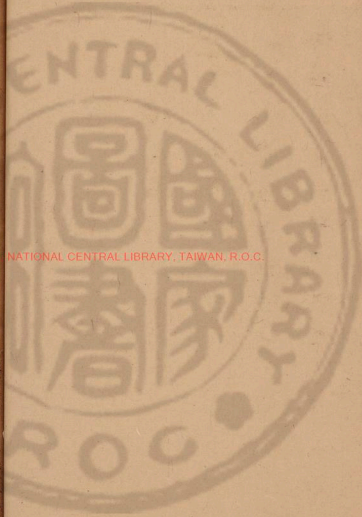
編述者曷編哉方

聖天子刻勵初政軫念蒼生惻天下

治蒸蒸敝獨慎守令蔡君首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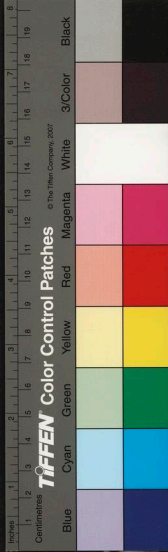
命往用是兢兢思托於君子之林以

仰副



簡材戢民之意編此自式且式海內  
也歲庚午監察郤公視醴河東  
銑憲楊紀勤民而繩吏治適觀  
是編嘆曰亶哉其守令之程乎  
可以訓矣遂屬平陽守再梓之  
將布之郡邑以風遠而詔後示  
隨叙諸末簡嘗稽譜牒至周禮

曰八命作牧知守令即古諸侯  
後漢書云郡守以尚書令僕出  
迨入則爲三公而唐韋嗣立欲  
以平章事出典郡乃先行爲群  
臣倡蓋謂守令治民之首天下  
之命懸焉故漢武帝好大喜功  
遂耗海內孝宣以精覈承之元





氣益索惟時二千石得人如此  
海韻川東海者振百姓之急備  
衆庶之和足以固民心維漢祚  
則守令之寄係安危重哉重哉  
然而三子者未嘗炫殊絕備特  
之功不過曰便民云耳此賈赫  
赫之譽者鮮循循之政揭揭而

明數數而盡則民日削矣守令  
之道孰出於儒與循者宜蔡君  
取是而有述也夫善車者无軌  
善治者无型太史公曰居今之  
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周秦而  
下二千餘載守令之賢已且逸  
矣是編鳩其名氏標而列之政



迹相比軌躅相躡如聚一時朗  
而存焉皆右仁義黜刑名敦禮  
樂劑智術進寬和去刻核先賢  
已試之效章章畢具開卷可師  
薦紳士能無待而興者與嗟乎  
芳馨起於淑蘭清響振乎琳瑯  
言發之有自也刻此者事備往

模義闕政紀使觀者能鏡古自  
樹由之建猷植範宰世育民而  
令天下復覩周漢之治固作人  
之元龜垂世之永鑑也此其利  
溥矣較之法繩言喻爲益不已  
多乎雖然猶有郇臆也吾儒之  
道率性而已率之之謂循孔門



推心之恕即治平之矩偃之教  
羔之德僑之愛率孔子之道而  
用之非有兩也蔡君深於道者  
也雖因事判名析爲二牧要其  
歸有異指哉余懼世之切劘經  
術飾其游聲者托儒名柔茹煦  
燠市其小惠者假循譽卒之叛  
道而用實也故著合一之說就  
知道者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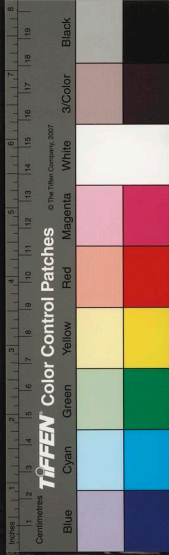
隆慶庚午秋九月山西按察司  
提督學校副使袁隨書





守令懿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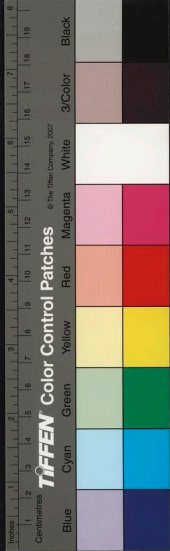
守令職在牧民古今有志之士率欲一試以彰  
其所學以服官政亦必有治理效即效亦未  
必甚徼實意苟溢黎庶以豈盡於時泥於  
勢苟意者本原弗澄存丑未定意見既多偏  
陂而毀譽得失之感又從而搖奪之漸趨時  
好潛鑠初心即佳賞愷悌平易近民終未能



超然聲利榮觀之外仁愛之施輒或自闕其  
喜功亟名者又至倚法以逞一時底績雖志  
有華稱而罔知民瘼固從之日深矣此在好  
修者且爾彼庸劣弗論也方今

聖天子御極軫念焉慎重守令之任海內矯  
首想望太平竊諦觀之大都吏治文法稍密  
繩檢而培養邇本似尤有未明其大者有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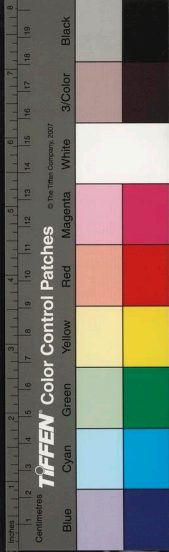
者蓋不無隱憂焉前侍御督學耿公嘗行校  
官弟子輯守令寶鑑未歲余承乏蘇郡逾二  
年日惟磨礪此心質對士庶益見牧道之未易  
盡改暇廼述侍御之意延郡中博雅君子并  
一二及學系集儒牧循牧二編凡若干人本傳  
之下僭為論著數千百年注哲之精神運用雖  
各隨所詣分量差別較循牧矢心保民政求實



游儒牧悖仁者一體之義愛自肫切毀譽得失  
俱無以易其心也有民社之寄者稽古良吏之作  
用又進而得儒者之心源世累無營意見融液  
則此中藹然痼痼在念種注措皆為造化達  
生幾為生民立命脈以贊我

聖天子恬熙之盛治頌不傳與不然仁體不明  
氣質用事生幾少拂已為害政屬民之端矧

任恣睢肆威慢必貽謂倚法以逞者民何以堪  
或抑愚復有潏慨焉賢如程伯子猶以視民如  
傷自愧古人子惠斯民誠意懃至日見不豈固  
如此乃或慕儒者之遊軌而民事則踈飾吏  
治以文學而本實則撥輒偃然自居其能視  
真儒之業何啻千里其或雅意循良取便目  
前嚙咄雖勤興剔未逮赤子固依然困也穎







之篇若對敖子產之徒咸奉職  
循理以道民禁姦西京而下海  
內然嚮又若吳公文翁謹身  
率先居以廉平不嚴而化乃獨  
稱仲舒弘寬三人為儒者以經  
術潤飾吏治蜀穎顧出其下耶  
而又別立儒林豈直守功令誦

說詩書文以禮樂未達於政遂  
使秦疑儒為無益人國而吏將  
為法家流耳舛哉

吳郡守廣平蔡公尚儒行以  
聖賢之心求帝王之治其蒞吳  
也興舉學校孝悌力田勸課農  
桑教養樹畜通渠廣溉銷兵戢



守令書卷之五  
二  
盜崇儉去奢大都昉西京之遺  
軌至明斷精識本於信義篤誠  
又推尊宋儒周程朱陸而允蹈  
焉故其弭災捍患格天感神蘊  
之為仁心施之為仁政醇乎儒  
治殆毫末罔有假者使戎

明遵漢法徵所表二千石拜為三

公堯舜其君用此道矣間取古  
守令政蹟彰々可法者自周末  
迄於宋季總若干人采掇其畧  
分為儒牧循牧二編總曰守令  
懿範思與當官者共之此亦伯  
玉之心也夫循吏之政無畔於  
道謂之儒亦可也儒者之政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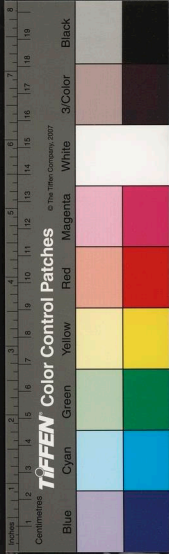




出於循望其治不能也然循吏  
若鄧攸嬴糧以自給介失其中  
李離伏劍以申法剛傷於矯此  
亟功獨名者之過而儒牧庶乎  
其免矣夫漢反秦敝與民休息  
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  
帥迺至文景遂移風易俗幾致

刑厝武帝外攘四夷內多制作  
民始凋瘵國虛耗矣孝宣興  
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謂太守  
吏民之本思與共之于是良吏  
獨盛今

皇上居潛邸最久知民務益深嗣位  
世宗猶宣之繼武也首詔天下減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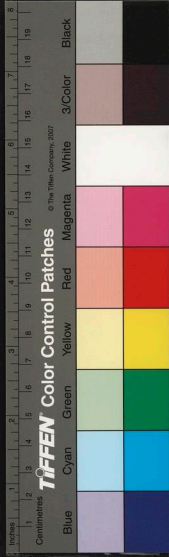


御節財用裁冗負省工作卻貢  
獻慎簡守令惠養元、相府並  
有蕭曹之風焉正右儒時也是  
書當如崔寔政論置之几案以  
為楷範稍加變通師其意不泥  
其跡斯善於治矣由是捨筏忘  
筌斯神於治矣公嘗以示余僭  
為揚揄長有譏評每虛心翕受  
復命占述并綴如此云

前進士吏部司勳郎

勅僉雲南憲使吳郡皇甫滂頓首

書



守令懿範目錄

卷一 儒牧

周

言偃

卜商

仲由

宓不齊

漢

高柴

端木賜

文翁

魯恭

倪寬

劉寬

唐

韓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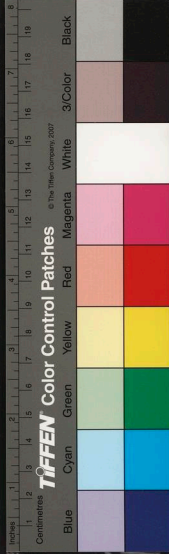
元德秀

陽城

守令懿範目錄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

周惇頤

程顥

范仲淹

陳襄

張載

謝良佐

馬伸

朱熹

張栻

張洽

廉德明

真德秀

魏了翁

陸九淵

楊簡

劉清之

黃榦

卷二

循牧

周

公孫僑

晏嬰

公儀休

董闕安于

子奇

西門豹

西漢

吳公

汲黯

黃霸

韓延壽

王尊

龔遂

召信臣

薛宣

何武

東漢

寇恂

卓茂

杜詩

劉平

衛颯

任延

郭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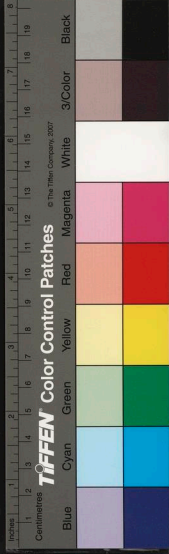
張堪

劉昆

第五倫

鍾離意

宋均



古今圖書集成

二

秦彭

黃香

龐參

楊震

虞詡

吳祐

陳寔

崔寔

韓韶

劉矩

劉寵

仇覽

童恢

賈彪

劉梁

孟嘗

賈琮

羊續

蜀

董和

魏

杜畿

卷三

循牧

晉

陶侃

呂豫

王承

范甯

顧顛之

南朝

何遠

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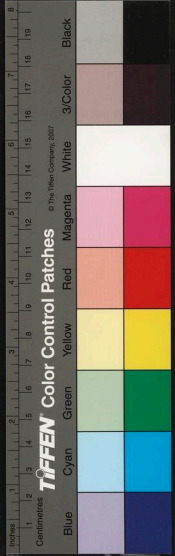
房景伯

李崇

蘇瓊

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彥光 公孫景茂

劉曠

王伽

唐

陳君寶 薛大鼎 賈敦頤 高智周

田仁會 狄仁傑 姜師度 韋景駿

顏真卿 柳渾 李朝隱 韋丹

張全義

卷四 循牧

宋

曹彬 張齊賢 錢若水 向敏中

邵擘 陳素佐 張詠 杜衍

韓琦 富弼 范純仁 范純禮

包拯 趙抃 歐陽觀 歐陽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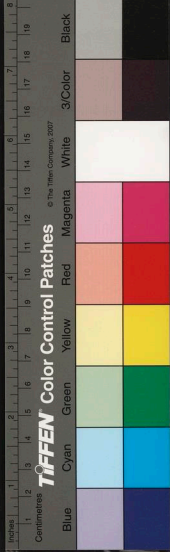
司馬光 蘇軾 魯有開 曾鞏

趙尚寬 蘇頌 常安民 張戢

蔡襄 葉康直 宗澤 陳規

虞允文 王十朋 趙方 孫子秀

黃震 趙景緯 大公鼎





元

諳都刺 周自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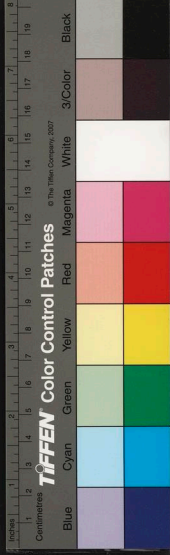
守令懿範目錄

守令懿範目錄

守令懿範總論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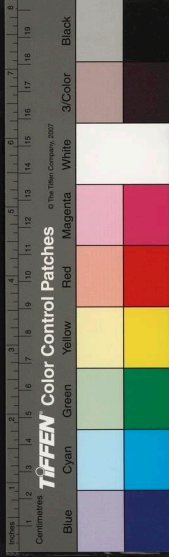
儒牧編總論

自太史公始立循吏傳不以儒治入傳中豈遺儒哉  
懼以吏治小儒也噫親民儒者之事也自秦而後元  
元之命實惟諸君子之牧政是懸吏治可小哉然則  
列儒牧於循牧之傳可矣分而別之何也曰儒者之  
政類循吏之所能為豈誠有希世之事哉第其識仁  
之脈渾然同體於民物肫肫惻惻求以盡吾生生之  
心不作好惡不露技能不要功德則循吏或難以驟



許耳載稽孔門立教以仁為宗萬世立心立命之學於茲益著由偃諸子服膺聖言所試輒效若風行而卓偃何為其然哉聖門仁脈之淵源可默識矣漢世近古吏多循良若文翁諸君子之治化允雍然和穆有三代之遺風焉然不以知道名豈古之學者潛行默成非後儒矜飾比耶唐之治雖不逮漢然覽元紫芝陽子野之風度盖超然塵寰外矣退之稱文士其政亦炳炳可述非偉儒哉或者疑漢唐無儒抑孰知生生之意流行漢唐間未嘗息也獨無儒與吏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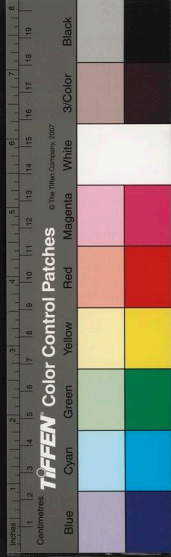
儒用雖儒之可也宋興周程二先生醇儒也顧其吏事皆精練近民得一丞倅猶且膏澤入人深如是而况上此者乎作史者特標之理學使若與吏治異格然者恐非二先生之意矣沿及南宋偽學之誚與而吏治亦寔不古然漳州之政澤及蔀屋其果偽乎哉至如張如陸如真如魏數君子者見雖不同動臻實效盖皆所謂有用之學也嗟乎運機者近譎遠猷者近迂更化者近於多事孟子所謂仁術難言久矣瓊瑜微瑕賢者或不免焉吹疵以病儒儒何辭也顧舍此



而崇操切之儔生民之命誰挽哉予恫然傷之錄儒  
牧於宋獨詳焉志諸君子之隱也濂洛一脈沉洽百  
年之後有遺仁焉儒者之用何其深且遠乎若乃鈞  
名養望談空度實者亦附於儒詎儒者將藉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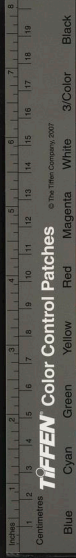
循牧編總論

予既為儒牧編復取鄭子產以下若而人為循牧編  
夫循牧何異於儒牧矣乎其施為大畧相同然率天  
資近仁未從事於聖學要之未能盡醇故別為著錄  
以見學問之功之不可闕也至其氣度高遠心源平  
易煦育真切不徇俗更操切之格則卓然可為世法  
故為論贊如左云生民之困久矣夫天下多事起於  
多求多求生於多欲甚哉多欲之為天下害也卑者  
欲利高者欲名人各競其逐遂無厭之求欺詔矯偽





詭秘百出相與蒙蔽籠絡於上下之間此俗吏操切  
之政所由起而生幾日微也夫以俗吏操切之政而  
馭末世矯偽之俗如築隄捍江湖之溢其隄益高則  
其浸益巨逮一決而不可復支矣君子知情欲之實  
乃其濫觴之始是故約志一情惟利與名皆泊然無  
所嗜好乃所以窒其多欲之源而開其生息之端也  
夫天下方困於多欲上下相與苛求詳其科條嚴其  
督責程功效於朞月之內我獨泊然無所嗜好惟以  
此赤心與之日相質對而徐徐焉默運轉於其間其  
軫念民隱如疾痛之在身以求脫然而復其元氣其  
引民出迷塗而登覺岸如慈親憫衿赤子之顛蒙而  
携從明師之側不忍遽以夏楚施之而駭其為善之  
萌芽末世煩苛纏繞之法可以一掃而却而收清靜  
寧一之化矣此老氏所謂鎮之以無名之朴也三代  
以後漢文帝用此道與民休息天下幾至刑措善人  
為邦勝殘去殺之效如此其與後世以法把持驅民  
入於坑穽而桎梏之使不得動搖則天壤矣故此編  
凡炫才智立威名者皆在所不錄特自其欲淡事簡



惓惓於愛養之一脈者亟爲表率之以爲治道必出  
乎此庶幾乎堯舜三代之遺也嗟夫生民之命脈係  
於守宰其望吾以生養安全之者何甚殷然自漢以  
來千餘年間而循牧落落如晨星則困斃於繁急峻  
峭之中者何限悲哉生民之不幸也故茲論著古之  
循牧將與儒牧並行以爲百世仁牧之鑑有志之士  
得吾說而推明之庶幾有補於斯民也

守令懿範凡例

一是書本以昭守令儀式而其旨歸則在體大造  
生物之心及

朝廷養民之意孳孳保育乃爲稱職此義不明仕多  
爲已或事發摘以稱神明或倚搏擊而重威望  
或假公廉而恣苛刻不知誤了多少豪傑害了  
多少生靈可爲於邑故茲編於仁愛之脉諄切  
申明不厭反覆固竊有所重云

一是書不開門類蓋恐一有所遺反成滌漏故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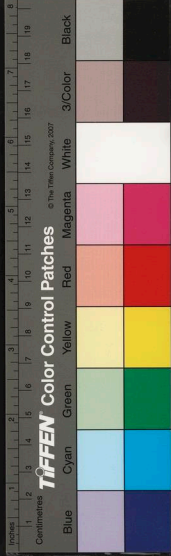


爲儒循二編附以古人名氏倘得其大義種種  
妙用皆由此出况重農桑興教化興利除害弭  
盜救荒一切事宜亦已具載其中雖不分類亦  
無缺略之嫌矣

一 是書之載惟取其關係牧民之事則采而輯之  
非編紀前哲備述始末雖其人殊勛偉績亦未  
之及者特以非字令時事故於例當略去觀者  
鑒之

一 是編旣成謬以已意略加批點其旁用○者乃  
立政之本原化理之所自出也其旁用一者乃  
善政大端行之旣效可師法者也其旁有一二  
處用一者微有疵者也其中或間以一○者別  
是一事非與上相蒙而實相成者也觀者當自  
得之

一 古今殊時彼此異地諸所采集或有在古在彼  
則可施而於今於此乃若有難行者竊以古人  
一意爲民殫極智慮苟生斯世必有變通設身  
處地因勢化裁師其意不泥其迹是在爲司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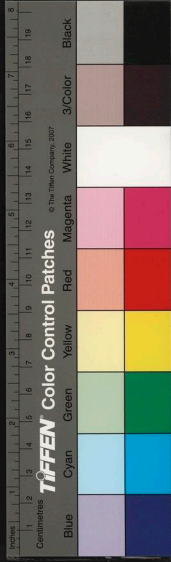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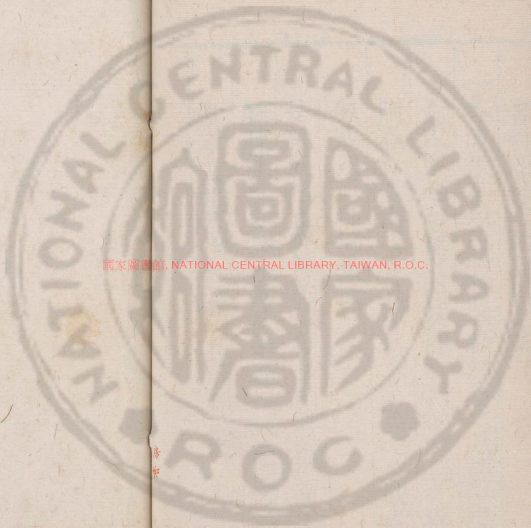


者引而伸之神而明之焉耳

一各傳後妄以已臆評鶻數語要之見所取之本  
意以興起吾黨之同然間有摘摘一二者竊自  
附春秋責備之旨且以共求美善之至觀者幸  
勿罪以不自揣量云

一 是編所緝止從簡約以便披閱且公餘甫一操  
觚疎僅實多諸凡意見未逮稽援未周體裁未  
當幸當世高賢相與訂正而續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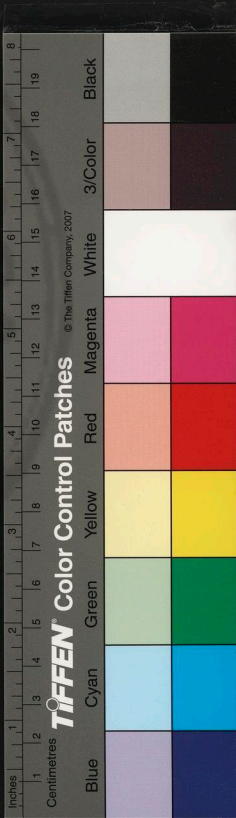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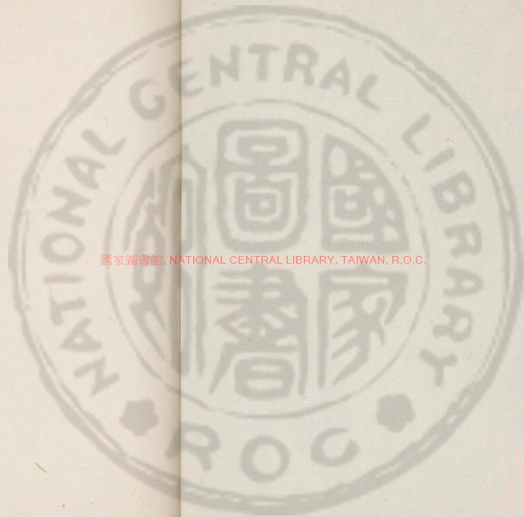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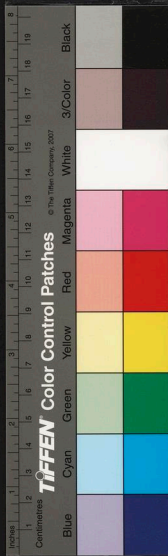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令懿範卷之

吳郡守蔡國熙裁定

後學杜偉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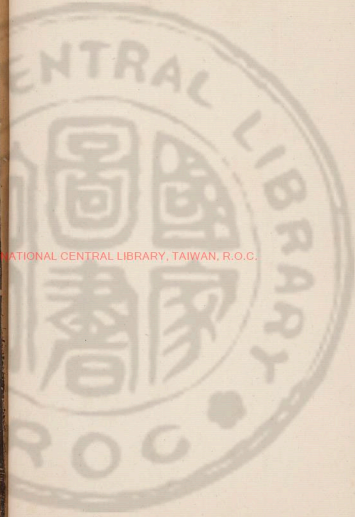
門人管志道纂輯

儒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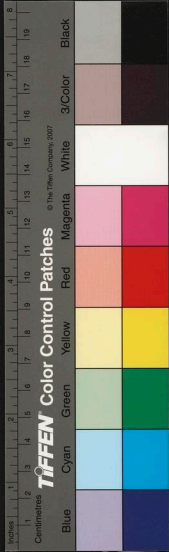
周

言偃

言偃字子游一字叔氏吳常熟縣人孔子弟子為  
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鷄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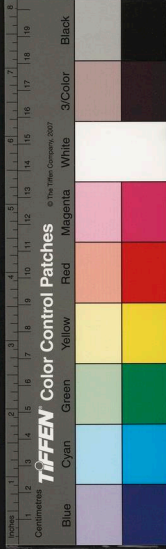
政在愛人尚矣聖門以學道先之知本哉夫世之慘礪者無論也即賦性慈祥煦煦焉黔黎是念中果無間隔否耶吁愛從念起轉念即別病在不知道耳道惡乎學歟易傳有之剝盡一陽來復閔闢之後天下雷行矣

宰武城不問其政問人牛刀之戲有心哉答以學道於此見聖賢之爲政非規規事功末者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為苜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嗟嗟今之從政者率謂舒緩不如疾給謂緩而大者之難成不如疾而小者之易就而不知疾趨者多躓履泥近者蔑遠圖此無他功利之念



重故責效。昕夕而政體國脉所傷滋多。即號為高明者。往往蹈此為守。若令者可以鑒矣。

仲由

仲由字子路。卞人為蒲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巖邑也。又多壯士。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懼。勇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却。奸慎。斯以往。不難矣。治蒲二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

問曰。天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曰。疇。畫。易。草。菜。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廷。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謂由。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則於蒲。何有。及觀由。以好勇稱。然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則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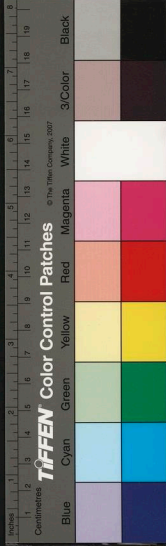
民之實意固行乎其間豈若世之恣威復者而  
夫子猶以無所取裁少之信能取裁其施為又  
當何似歟子固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  
能也責吏治以中庸蓋自宰中都之外鮮聞矣  
獨由也與哉

夫課政者淺采風者深治蒲三善豈假簿書知  
哉殿最吏績此實繁要云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所以

治民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  
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  
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  
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  
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為治之道孔子歎曰其大  
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  
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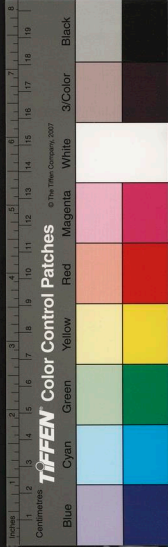
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堯舜其幾也初子賤至單  
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政是故鳴琴不下  
堂而單父大治焉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  
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  
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  
任人者固佚

古稱師臣者帝堯舜是已子賤以任人治單父  
智哉為政者唯自是而不能下人故負氣任情  
動多純繆乃子賤之父兄師友豈直廣咨詢示

風勸其兢兢觀省之益多矣嗚琴而邑大治非  
徒佚也雖然知人實難偏聽生奸子賤之取人  
應不爽已彼巫馬期者豈獨不知任人之逸而  
以任力稱何居噫各盡乃心不強其所不能固  
聖門切實之學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高氏之別族後任衛為士師剛  
人之足俄而衛有崩墮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剛  
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殃季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寧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  
乃入馬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  
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  
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  
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  
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  
君顏色臣又知之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  
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  
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

其子羔乎

於乎孰謂民可欺哉當子羔論刑之時愀然不  
悅其辭色亦幾微耳而別者輒窺其隱以銷怨  
心誠之能動物也如此夫得情勿喜子羔以之  
視彼任氣作威漢無氣矜意而猶以才斷自多  
者盖天壤矣

端木賜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  
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



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詳也夫以賢伐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伐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子貢以是道行之信陽信陽大治

蒞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二者當官矩矱也志功名者薄富貴廉猶可能哉心平則政平難言矣策功銳則師心而忽人之善求名亟則蔽賢而炫已之長皆不平之過也廉以平唯無我者能之

世謂廉者多刻非也廉者不忍取民之有非仁乎若不敢取民之有以立名已非真廉矣其刻也宜哉故仁者必廉廉者不必仁





漢

文翁

文景時文翁為蜀守廉平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寺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每出行縣益從學宮諸生明經修行

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蜀僻壤也界在蠻夷文翁一興教化學者之多至比齊魯孰謂三代後果難化哉漢守宰以淳德化民者固多至如崇孔氏勤訓誨以獎進人材為急務如翁者蓋鮮是豈直循吏殆漢儒之醇者耶余嘗讀蘇氏紀蜀入治地得翁所為碑刻孔子古像蹠見裾後蓋危坐其懇式孔子如



此亦可想見其志趣矣

夫土風非旦夕所能移也中有成筭亦可計時而奏功文翁守蜀數歲士皆成就可驗已其始也擇材敏者躬自飭厲僅十餘人意教思即無窮精神何能泛加哉因人及人教則漸廣固易俗之道也立教者宜加意云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還牛主訟于恭恭名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公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請獄受罪恭賞不問於是吏人帖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大牙綠畎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方將雛親瞿然起與公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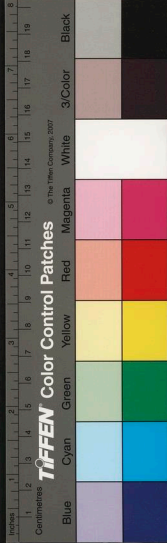


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父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  
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  
儒者之政仁民而愛物中牟三異乎化深矣迄  
今想其氣象融融煦煦若飲醇於春風中也其  
仁愛之感歟噫仲康信賢者不遇仁怨掾民然  
矣漢近古不獨吏懋實績乃其上下之際亦多  
相成去

倪寬

倪寬千乘人治尚書以郡國選詣博士張湯為廷  
尉以寬為掾時廷尉盡用文法吏而寬以儒生居  
其間湯甚重之○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之說擢  
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緩刑理訟下士務  
得人心擇用仁厚吏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  
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閭狹與貧民相假貸以故租  
多不入後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之大家牛車小  
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愈奇寬

寬以經學聞其不求名聲負租課殿則庶幾學





道愛人君子淡然世累者矧以儒生居文法吏  
之間而能使張湯信重則其不激不隨所養亦  
深矣謂之儒者非歟

劉寬

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  
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  
有功善推之自下灾異或見舛躬克責每行縣止  
息毫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  
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  
興行日有所化

道化如劉寬絕無法持之意三代後解哉牧體  
百世師也

蒲鞭示辱要在發民有恥之心不論作用之張  
札何如也長民者得此意可以興化矣

唐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德宗時為山陽令有愛



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累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愈表諫貶潮州刺史初至閩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為文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雷起谿中數日水盡涸鱷魚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始潮人未知學愈命進士趙德為之師文風遂振愈去共立廟祀之○徙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

與約禁其為隸○長慶中遷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退之作原道論不及格致儒者病之意言格物者物未必格也馴鱷魚暴格耶否耶是以君子之學存誠動物乃為實際空言者雖詳無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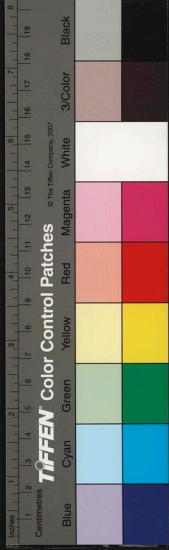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舉進士調南和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家苦貧乃求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



待以容禮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  
之吏白彼詭計且亡去無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  
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  
虎還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  
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  
負加賞黜河內太守釐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  
象瓊瑤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為于  
為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謂宰相曰河內人其望於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

名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緡  
駕柴車去夢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扃鑰  
家無僕妾飢日或不爨陶然彈琴以自娛善文辭  
作蹇士賦以自况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  
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  
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  
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  
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丈夫弱  
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憂者





大夫無之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累肉之徒  
耳謚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魯山一刺史耳清標逸節使見者頓消塵慮或  
自慶得同生其時何感人若是深哉唯不為名  
利所繫縛也其他行卓絕者甚衆以弗關吏治  
故弗載千載而下仰之若孤鳳云

魯山之志操儵然塵外世之居民上而厚于奉  
身者讀先生之傳可以赧然愧惕然省默默前  
除矣

###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由國子司業出為道州  
刺史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  
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鶩置甌杓道上人  
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  
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  
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賦稅不時觀察使  
數加誚責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追科政拙考  
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恠城不迎以問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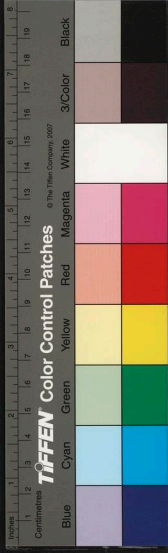
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  
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  
歸仆門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  
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

余讀韓氏書稱陽子未仕薰其德而良者甚眾  
及為諫議不色喜若在草野灑然異之其蟬蛻  
世味中者耶刺道州不進侏儒蓋亦強毅不阿  
士也拙於催科至自囚於獄近迂矣乃懇惻處  
足諒焉貞元之末稅及間架無亦時激之歟迹  
其委身殉民等名位若直梗雖謂有道之士可矣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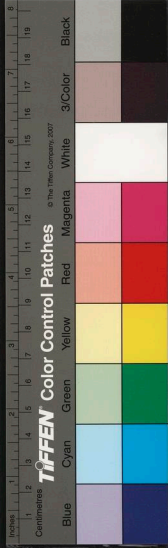
周惇頤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慶曆辛巳年廿五  
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  
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叅軍  
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  
無敢與相可否惇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  
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任乎殺人以媚人



吾不為也。遠悟囚得不死。○遷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獨以抵罪為憂。實以行污善政為恥也。其為治精密嚴。怒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與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附念菴先生謁先生祠詩云。病中一敝篋。身後幾升堂。為語爭名者。謀生孰短長。語警策可省。○通判虔州。前在合陽。或譖之。趙抃扞臨之。甚威惇。願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抃來為守。熟試惇。願所為。執其

手歎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惇願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得罪者。自以為不寃。○時虞部郎中杜諤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為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為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母得過二枚。遂著為令。亡。○惇願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妻子餐粥。





不給曠然不以為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書堂於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後分司南京力不能返故鄉愛廬阜之勝遂于書堂而定居焉

世謂儒者為迂不適于用茂叔精密嚴恕雖疑獄一訊立辨果迂乎哉其置手板委告身所至洗寃澤物不憚荒瘴類皆自無欲中出也彼中多物役而欲有為於天下嗚呼難矣

夫士人居官履順安常從容應之易能也乃若際難處之事與地與人鮮有不動意者中無本而累於物也周程二先生當威嚴繁密之際超然綽然荒崖絕鳥緩規徐按監稅怙力談笑處之此何以哉擴然無所累隨處皆光霽也噫時跡識得此意豈有躁動失宜者哉

竊疑之賢不肖之不相能無怪也周趙皆賢者閱道之心茂叔於眉睫間鏡矣諸茂叔者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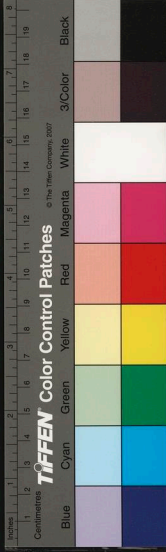
何歎噫焚香奏帝其嚴乎顧其心猶未能自信也自信之未能而信人之心實難若茂叔尤渾渾難測矣雖然始疑終信非兩賢相感而能之

乎

程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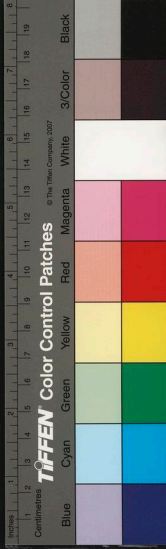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嘉祐初調京兆鄠縣主簿時年十六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手詎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縣者畏其神莫敢禁顥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之曰光現必先白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諸縣倉卒興役皆狼狽失措惟顥所部飲食芟

二百數顯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  
賴陂塘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  
言之府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顯曰比如是苗  
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  
○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  
曰小營了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顯察其由蓋  
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因  
於飢已數日矣顯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  
食自是生全者太半○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  
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  
而去自昔嚴奉以為神物顯捕而脯之使人不惑  
○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  
使勿為及罷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拆黏  
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言而令行大率如此  
○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  
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  
甚多何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  
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移澤州晉城令





有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  
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  
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詰張是時纔四十安  
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庭下者必告之以  
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  
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窮殘廢者責之親戚  
鄉黨使無失所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名父老與  
之語兒童所讀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  
俗始甚野穎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  
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  
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  
盜及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  
人者穎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  
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  
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路財賦不充官有科買則  
物價騰踴歲為民患穎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  
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  
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穎



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  
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  
使者至則告之以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使者涼  
其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及則互相糾訴  
鄉鄰遂為仇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朴一  
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常以農隙講武事  
應文具數而已顯至晉城民遂為精兵○民俗尚  
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顯教諭禁止○晉民  
朴陋不知學幾百年無登科者顯擇其秀異為置  
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勵誘進學者風靡日  
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暴桀子弟有恥不  
犯迺顯去三年間編戶數萬衆罪入極典者纔一  
人然鄉閭猶以不遵教令為深恥去後劉立之官  
晉城拒顯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  
者問其所以去守程公之化也○熙寧中以監察  
御史裏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老  
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顯嘗任臺  
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顯事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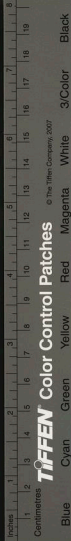


恭雖莞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辨遂無  
不從者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  
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貴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  
箴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拒以法昉  
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役潰  
而埽城吏以報一府相視畏昉不敢納顥曰眇逃  
死自埽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  
門撫諭約埽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  
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甘而氣懾既  
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  
於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  
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顥方護小吳埽相去百里州  
帥劉公渙以急告顥夜馳至州謂渙曰曹村決京  
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兵見  
付乃徑走埽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緩急  
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  
衆皆感激自效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  
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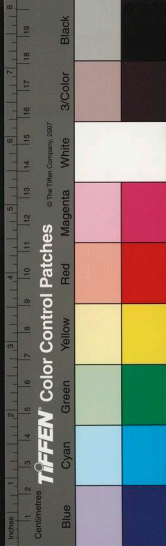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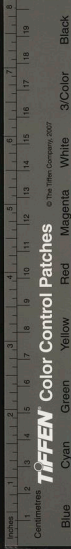
夜不息忽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  
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果橫水口  
遂合衆以為至誠所致去○奉詔論時政還朝差  
知扶溝縣事扶溝素多盜雖樂歲不減十餘發顥  
在官無強盜者幾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  
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歲必  
焚舟十數以立威顥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  
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為  
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患有犯小盜者  
顥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  
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  
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會大旱麥苗且  
枯顥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  
闔境賴之○為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  
水災民飢顥請發粟貸之隣邑亦請司農怒遣使  
閱實隣邑令遽自陳穀且登可無貸使至謂顥曰  
盍亦自陳顥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濟飢者司  
農視貸籍所賦不等亦怒檄縣杖主吏顥言濟飢



當以口不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  
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  
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其意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  
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  
之顥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畿邑苦  
稅重歲常以赦獲蠲免然良民率輸以時而逋負  
獲除者皆頑民顥與之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  
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遠  
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顥力陳不  
可畿邑賴以皆免○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  
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詔改稅作租聽  
賣易如私田民乃服顥以為不可官至謂顥曰民  
願服而君不許何也顥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  
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使者  
當以仁厚為心不可便己以害人其人感動謝曰  
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扶溝地卑歲  
有水旱顥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顥  
去官顥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



為經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顥嘗曰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間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顥達於從政以仁愛為本作縣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去顥每日有媿於此臨民用刑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文法簿書皆精密詳練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癡而顥處之綽然時監司方務嚴急待顥率皆寬厚建利除害所欲必得前在晉城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罷扶溝邑事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以千數顥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劉立之嘗問顥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韓持國患在下者多欺顥曰欺有三為利而欺者固可罪畏罪而欺者在





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邢恕稱顛曰先生所為  
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  
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余讀循吏傳其中往往有異績符道妙者私歎  
無能為役及觀伯淳所歷政跡蓋津津然不能  
一言贊也仁人哉仁人哉跡所規畫注措要非  
人所不能為者第其嘿自運用物應民孚則在  
一念肫切處耳先生之言曰學者須先識仁仁  
者渾然與物同體蓋其允蹈語也所至百廢具  
舉無纖隙滲漏即漢唐所稱嚴明吏不遑焉得  
其一萬事畢先生之謂矣

書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王道之始也伯淳之  
均田稅第產籍非乎其思精而法便則三代遺  
矩也扶溝經畫定數年計蓋默寓井田意而人  
莫之測矣後張朱二君子惓惓正經界而人輒  
迂之噫發大議機則弗藏欲人不我迂也得哉  
世謂憲體攸體異然也然伯子為御史則曰只  
是格君心其令晉城扶溝則惟教化溝洫為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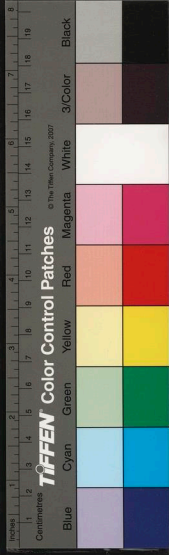


古今事考卷一  
十一  
絕無撥拾臣下小過塞責之意而職自舉亦無  
禁戢暴民之威而民自有恥不犯孰非仁體之  
孚上下乎

為司牧者即無論統治廣隘遠近而人之淑慝  
戶之盈羸咸欲知之審者豈以炫能必如是然  
後賦役均而旌別當種種注措允愜輿情否則  
偏蔽叢生不得其平者多矣善程伯子之為宰  
也夜聞有殺人者即知為某村某非其精神不  
懈日運於一邑之間疇能爾使守與令皆若人  
又何下情之壅闕哉

范仲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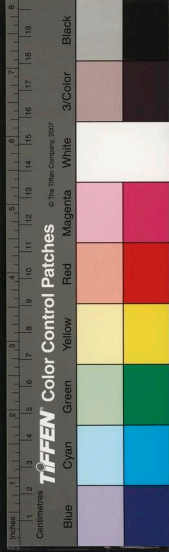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乾興初監泰州西溪鹽倉  
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仲淹言  
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仲淹知興  
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淹必為災綸  
曰濤之患十九而淹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  
乎役遂與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寧而  
死者百餘人衆謹言曰堰不可成復詔轉運使胡



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築捍海  
堤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堰成  
民享其利興化之洪徃徃以范為姓○景祐初以  
諫廢郭后忤宰相呂夷簡出守睦州尋徙蘇州蘇  
為仲淹鄉郡地瀟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  
導積水入海○奏請立郡學先是仲淹卜居南園  
地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即吾家有之孰  
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茲遂即地建學○進除吏  
部員外郎知開封府仲淹失事如神京邑蕭然稱

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範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擢陝西經畧安撫副使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  
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  
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  
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  
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不敢犯既而諸  
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  
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北大范老子可欺也  
仲淹務持重不念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

大范指雍





墾營田復丞平永平廢寨屬羌婦業者數萬戶○  
徙知慶州祝趙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  
六百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  
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  
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悅服始為漢用仲淹所得賜  
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  
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入臥內屏人撤  
衛與語不疑居三歲上勇邊實恩信大洽會元昊  
稱臣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鄧人賈黯  
以狀元及第歸鄉謁仲淹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  
不顯唯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黯每語人曰吾得  
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作岳陽樓記中有曰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其素積也守  
鄧三年徙知杭州時孫甫為兩浙轉運使仲淹以  
大臣或便宜行事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  
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  
仲淹遇之無倦色甫遇仲淹不少下退而未嘗不  
稱其賢也吳中大飢殍殣枕路仲淹發粟募民存



餉為術甚備吳氏喜競渡好為佛事乃縱民競渡  
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召  
諸寺主首諭以飢歲工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  
工作鼎興又新倉屢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  
州不恤荒政公私興造傷耗民力仲淹乃自條叙  
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惠貧者貿易飲  
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  
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  
流徙○進戶部侍郎知青州會河朔艱食青之賦  
輿置博州納場青民苦之仲淹戒民納價每斗三  
錢給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覘金詣博坐倉以  
倍價招之賫巨榜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  
不假廩寄僧舍可也至則買者山積不五日遂足  
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  
民因立像祠馬上書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  
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  
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此年以來不知擇選一  
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循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



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救盜賊不除民無告訴  
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舉  
則天下自無事矣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其卒  
也羌酋數百爲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論希文者類高其勲業不以儒學名余謂希文  
見處難付已先憂後樂真仁人之言哉其政多  
改弦不徇時議史稱其所至有恩即此可稽實  
際矣凡牧民者皆軫念痼瘼如希文元元何至  
多虞哉

昔人謂救荒無奇策希文縱競渡興土木蓋人  
所駭且疑者亦奇矣哉拘儒按成說好議人長  
短必曰是詭行不可訓噫必擇其可以訓者民  
殫矣迺希文一念懇切處固不求人知也獵較  
猶可况利民之事彼憚浮議泥常格而救民不  
力者獨何心歟

夫寄職郡邑懸萬夫之命未易稱也迺士人由  
清要階謫外者率多快快含憤屈意甚者卑吏  
事蔑監司計日而望遷也今范公之待孫甫何





如哉第公以便宜行事而前悉繩以法則志之  
不得伸亦多矣嗟嗟以宰執出守大藩遇轉運  
之相制無倦色古人誠不可及哉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  
友倡道海濱人謂之山先生仁宗朝舉進士主建  
之浦城簿會邑令闕獨當縣事邑多世族前後令  
罕能制蔽蒙請託習以為常襄夜寐夙興務究其  
蔽訟之難聽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每聽訟  
必數人環列於前私謂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不  
可干老奸宿猾縮首喪氣○遷仙居令地僻隱民  
不知教襄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篇使門人  
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丞遣就  
學者老翁然從之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  
人自是有所矜式有興建必為民利皆樂助焉及  
去民攀車遮留不忍去○徙知河陽縣始教民種  
稻富弼為郡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子弟  
于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



人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病以語襄襄曰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有感志何名知己  
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奇之○知常州郡庠下  
窄不足以容師生襄為拓之其規模遂為諸郡庠  
序之冠襄晨入其中坐披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  
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浙常州運渠橫過震澤積水  
不得入江為蘇常數邑民曰害襄以渠之丈尺對  
民田之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不月而或遂削  
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北流民害除旱且有旤

織之豐穰

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闕公祭得雜收

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述未償情可矜而  
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襄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

周物云

上浦城簿時民有失物者賦曹捕偷兒至

數輩相撐柱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  
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  
列諸鐘所容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盜往捫  
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  
說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述古為政首崇教化不以讒言沮而且使無惑

於鄭公蓋自信於心而亦能使人信者矣考其  
素嘗與陳烈輩倡道海濱固積養士也聽斷措



置之善特其餘耳

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縣人嘉祐初為丹州雲岩縣令其政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青年會於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出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社告其間里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其符命其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

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教郡學載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呂晦叔薦載於朝召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嘗謂仁政必自經界始欲買田一方畫為數井正經界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蓄恤患厚本抑末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歲歎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飢殍滿野雖蔬食且自





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子厚作訂頑備言仁體先儒謂秦漢無有見及者其令雲岩惟敦本善俗是先而制復周悉理一分殊之旨鑿鑿乎皆可績語也顧其轉移運用類嚴切者視伯淳猶覺費力焉其以苦心力索中來耶

謝良佑

謝良佑字顯道上蔡人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問職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顯道嘗言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人作處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侮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手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後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上蔡以覺言仁說者或訾其未該今考其政能令吏卒如偶人狀其精神貫攝可想矣彼真識



仁者歟

馬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崇寧初禁元祐學伸時為西京法曹因張繹求見程頤頤以時論方異恐貽累伸贊凡十反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况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受中庸以歸○初夔成都郫縣丞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伸伸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其故伸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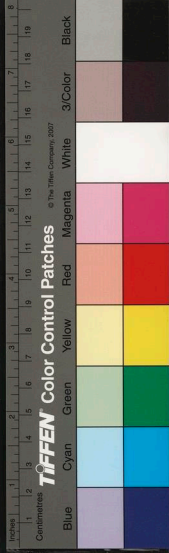
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伸至場中則諸邑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飾美女凡可以蠱誘者計百出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伸盡逐之嚴察吏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畧無留滯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怪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邊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呼史書牒薦之即日改秩伸常以此語人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行直道無



用求於人也○遷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  
行茶引伸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  
守怒曰朝命安可抗伸曰伸為令誠不忍見民轉  
溝壑守曰先須効爾事乃可行民間伸被効爭赴  
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伸勇於為義而韞  
藉深厚蒞官時晨昏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過然  
後出視事每日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為心則為富  
貴所累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牽道不可行也  
故在廣陵行篋僅一擔圖書半之

時中直躬而行不忌溝壑蓋矯矯勁節士也中  
委已愛民意亦自懇篤薰陶之力歟第其拒茶  
引觸守怒似稍激者鮮于之三難儒者其猶病  
諸

夫丞簿倅貳要津所蔑視也任此者輒碌碌如  
輟駒不自振乃有宋大儒則多為之矣周程百  
世師其筮仕亦滯外僚即簿倅時見宰天下之  
規模馬時中蓋一丞耳署劇邑且時艱不可為  
而剗蠹拯危豁如也當其時獨無梗之者耶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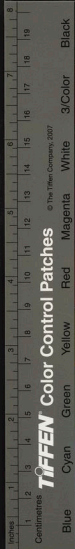


呼士先志志在行道古之人固不羞小官矣

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紹興中主泉州同安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次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究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孝宗即位除知南康軍歲旱講求荒政多所全活痛懲奸豪之侵擾細民者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詣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

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會陸九淵訪熹熹請為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聽者至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遂刻之石○浙東大飢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先是熹所居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熹常帥鄉人置義倉以賑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奏行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與僚屬鈎訪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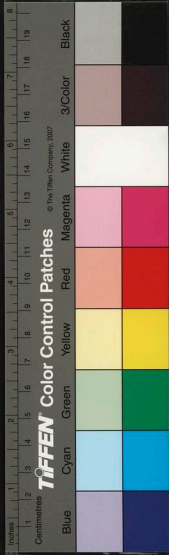


隱至廢寢食案竹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每出  
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齊以行秋毫不及州  
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所屬官吏憚其風采  
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履其境至自有引去者尤以  
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置悉如南康而用  
心尤苦熹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  
道飢民自効有短熹者謂其踈於為政上謂王淮  
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復奏請盡出內庫之錢  
以為收糴之本詔宰臣沙汰被灾路分監司守令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知台州唐仲友  
者時相王淮之姻家也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  
至台訟仲友者紛然熹按得其奸贓偽造指幣等  
事實奏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乃下紹興府鞠  
之獄具情得因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為是蹊田而  
奪之牛辭不拜陳賈首論其偽學詔以熹主管台  
州崇道觀後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  
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  
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上俗崇



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菴舍  
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  
泉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丈量之  
法上之而上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  
宰相劉正泉人也其坐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  
吳禹圭上書訟其擾入詔且需後差知潭州會洞  
僚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勅令嚴武  
備戢奸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  
畢至嘗答范伯崇有云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  
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  
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  
寬御史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  
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  
游

元晦學集諸儒之成無贅論已迹其吏治炳炳  
乎皆行其所學者浙東荒政仁及藪屋矣義倉  
有制白鹿有規皆百世師也世多以鷺湖之辨  
有異同而下靜義利章則登石馬去短集長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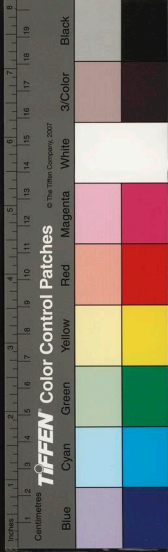
元晦無我之心歟劾仲文章至上上見仁人之  
能惡人而潭州之降洞獠亦信孚蠻貊之一驗  
也顧其風裁凜凜稍不似伯淳之渾然者豈道  
則同而作用亦微有別耶

提舉浙東皇皇鉤民隱單車屏徒從深歷窮谷  
亦苦心甚矣噫同室有鬪被髮拯之宜爾也彼  
悠悠清談者能乎顧予不能無愧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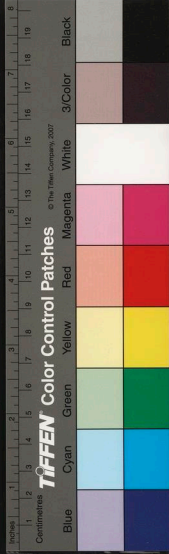
奉公畏義之人每事兢惕顧得失諸念不能無  
累已高明者識體要易簡宏博踈脫處或不免  
焉豈盡善歟觀元晦答范伯崇書宛然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之心法也蓋政者宜深省云

張拭

張拭字敬夫丞相浚之子也生有異質師胡宏得  
其論仁親切之旨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  
警策淳熙中除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遼夔荒  
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讎殺間入塞掠掠而  
州兵皆脆弱慵惰邕管斗入群蠻中最高重地戍  
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為藩蔽拭



知其弊至則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  
健者為効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之法論溪洞酋  
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買馬  
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杖究其利  
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改  
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  
械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  
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郡  
瀕北邊分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帥守所將獨  
神勁親兵及義勇兵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械以  
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每案  
親兵必令與大軍搏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  
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習武事候不時案驗  
加賞罰士咸感奮並淮奸民出塞為盜者法皆處  
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械捕得數人有北方亡  
奴亦在盜中械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  
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  
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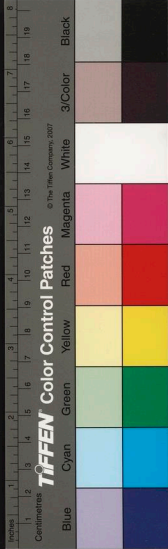


賞廣招流民而奪其見戶熟田與之棧効大辨詐  
諉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  
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棧以不得其職求去

嘗誦東山詩見周公推征夫之情及其家室歎  
曰諒哉德厚者當如此矣敬夫歷衝邑屬兵燹  
餘無戢士伍無玩非寧之養其能爾耶及考先生  
之學又以高明簡徑稱者而諸所載畫曲中機  
宜其用心亦既密矣若思裁猶穎見然者所乘  
之時哉假養處仁燕又當不亢於時水可知耳

張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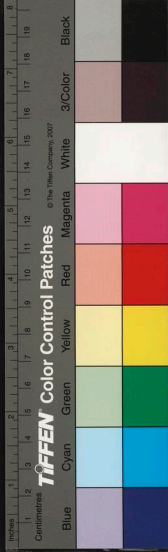
張洽字元德臨江之清江人從朱熹學嘗取管子  
思之思之鬼神將通之語以為窮理之要嘉定初  
行社倉法洽請於縣貸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  
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授松滋尉湖右  
經界不正弊日甚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洽令  
民自實其土地疆界產業之數授於櫃內嚴覈而  
次第之吏奸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叅軍有盜黠  
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





官祇為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論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賄其子焚之居數年事敗洽治其獄無狀憂之且白郡委官體訪俄夢有人拜於庭示以傷痕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郡守以倉廩虛符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之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銳未可嬰姑繫之而密令計倉吏所入以曰守曰君之膳二十餘家者以胥吏也今較數

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守悟為罷都吏而免所籍之家○通判池州獄有張德修誤蹴人以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訊而疑之請再鞫守不聽會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言於甫曰漢晉以來濫刑致旱仲寃得兩方冊可攻也今天大旱焉知非由德修事乎甫為閱疑狀於獄德修遂從徒罪復白郡請蠲征稅寬催科以召和氣守為寬稅三日果大雨時甫以白鹿書院廢池招洽為長洽曰嘻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



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究汰其不率教者凡養  
士之由乾沒於豪右者復之學興即謝病去○洽  
自少用力於敬以主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遇義  
則勇不可奪居閒不言朝廷事或因災異變故輒  
輦蹙不樂及聞一君子進用士大夫直言朝廷得  
失則喜見顏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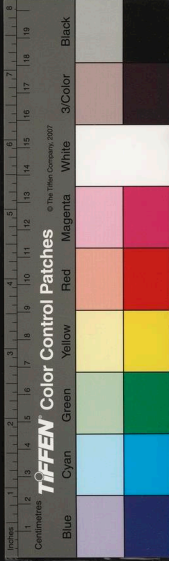
夫谷之傳聲此動彼應氣潛入也元德息昆弟  
之爭黠盜自服精神感人勝於威刑多矣

都吏一言怒郡守幾傾二十餘家長民者可偏

耶浸潤之譖不行焉信哉明且遠也公能生  
明其在無欲乎若元德不嬰守銳徐計倉庾以  
釋之善乎率此法可以上下矣

### 廖德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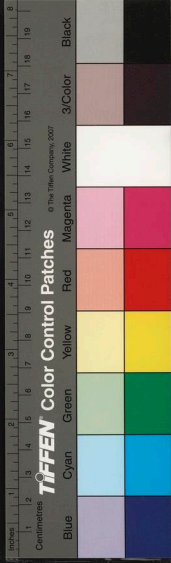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好釋氏及得龜山楊時  
書讀之大悟遂業朱熹登乾道中進士知莆田  
縣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會有顯者欲取  
邑城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  
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懃服



○累官知潯州有聲諸司交薦之德明曰今老矣况以道徇人乎固辭不受○選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白其能而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楊迫韶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明審賞罰宣布威信韶燕然如平時○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遷郎官奉祠德明初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海士愛敬之如其棠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始仕以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盜陷桂陽韶人皆懼子晦燕笑自如蓋鎮之以靜也既而遣將督戰盜遁晏然儒者之動靜為時倚重如此豈其學已有得故應處自能中機歟

直道而行似矣率性乎任情乎周子曰動直則公而孔子則曰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夫為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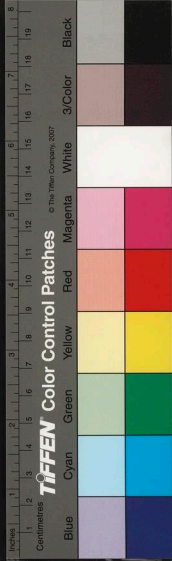


者固多委曲以濟事也靜虛動直則曲而中矣  
率性之謂歟若乃強直自遂者身即無玷於民  
情亦有矛盾否耶子晦公嚴風著然得士愛之  
若甘棠此必善用其直者矣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允浦城人初仕判南劍州嘉定中累  
進禮部郎時相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上德秀  
慨然謂劉綸曰吾徒湏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為官者○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

德太平為甚德秀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  
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百姓數千  
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  
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薛拯每誚德  
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早傷  
本輕監司好名賤贍太過使人劾德秀所任官吏  
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乃悟遷知泉州番  
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  
至三十六艘輪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



自詣州泉多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

焚其券不敢爭改知潭州首以四事勵僚屬律已

撫民以仁存心仍為民去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以公准事以勤

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審淹延囚繫慘酷

稅科罰取財繼吏下鄉依價買物民艱食極力賑

贍月試諸軍射損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理宗時

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姓老人亦扶杖而出

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一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

入境首禁預借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

可為或咎寬血大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

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有勸畜養精神者德秀曰

郡蔽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耳海寇縱

橫次第掄珍暇日延聘耆儒躬臨講習以教郡之

秀士守長沙嘗集十二邑宰於湘江議事以詩勗

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

膏供汝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

輩當如漢吏循令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

春長沙人為立生祠前守泉州有僉判方阜鳴謂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非好人言語在古人唯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數賞阜鳴亦循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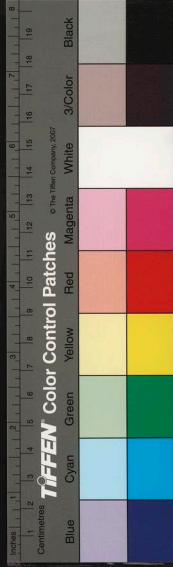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之謂早服蓋衛生之經也其流也遂為揚氏為我之學嘗念之吾人精神自有所寄長人者真見一體意孜孜矻矻精神自溢有怠焉一覺即振矣異教家專事內養念動則神亦搖何裨哉希元聰斷不倦知嗇養之道矣彼逐境生情精神漫無歸宿者尤當別論云

湘亭一宴春意油然而此可見仁體識得則孔門絃歌虞庭都俞別無風度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夫蒲江人幼英悟絕出從輔廣李燾遊知義理之學開禧中差知漢州漢號為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為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嚴戶婚交許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改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聞了翁至爭試以事乃尊禮耆者簡拔俊秀朔望請學宮親為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諸利弊興革殆盡士論大服風俗一變○遷轉運判官戢吏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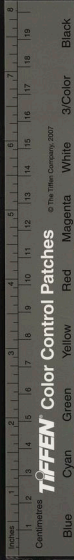


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遷寧闕守了  
翁行郡事即具奏乞修城郭備不虞廷議斬其費  
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潰卒攻掠郡  
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了翁先見○理宗即  
位史彌遠惡了翁不附已會有詆其欺世盜名者  
謫居靖州築鶴山書院以待來學者民有爭訟惟  
閉戶自咎蠻夷化之為立祠○起擢潼州路安撫  
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日弛  
城郭頽塌了翁乃葺樓櫓增置器械申嚴軍伍之

律興學校紉復社倉義塚養濟院居數月百廢具  
舉○後知福州疾且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  
問答曰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軍威  
頽久之口搜遺奏少焉拱手而逝

華父處已澹然不見可欲獨於民風士習則孜孜  
致釐正不少懈其中必有大可欲者彼齷齪歛  
世味者知耶

易曰積豕之牙吉言革民者在握其機也華父  
尊老與賢而眉俗自變蓋從根源上轉移者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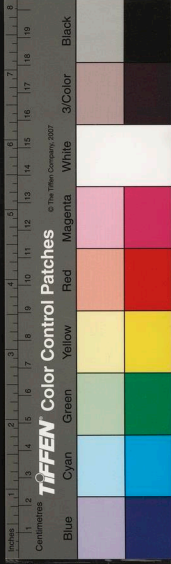


不善教治者與惡為仇與爭為敵革面自矣革  
心誰歟

陸九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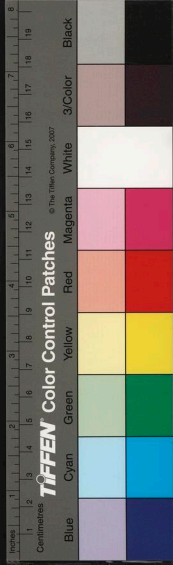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淳熙中差知荆門軍有縣  
丞問何時赴任九淵曰朝廷命速之任單騎即行  
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意九淵遽去如此則荆門  
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若單騎却似有所畏忌也  
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  
實受詞分日九淵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每

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辨爭利害於前九淵  
唯默聽候是非既明乃從容贊歎以養其狷公之  
意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接受無早暮下情盡  
達無壅故郡內官吏貪廉民俗習之忠良材賦與  
猾吏暴強九淵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  
逮皆特遣人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為立限  
皆如期而至輕罪則曉令解釋其有涉人倫者多  
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  
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反覆久之兩造有不持狀



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  
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群卒  
所殺尤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知不  
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其明有訴  
遺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  
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宥其罪使自新因  
語吏曰其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  
掠者即其人也乃知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  
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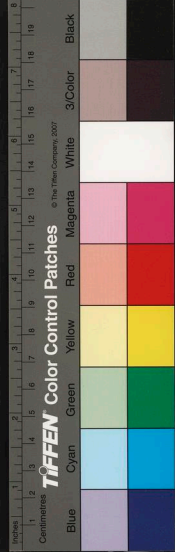
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者隣伍捕獲  
不逸一人郡盜屏息荆門素無城九淵以郡在江  
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備  
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  
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又  
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  
役為恥吏惟好衣閑觀至是督役官吏布衣雜役  
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事威荆門兩縣置壘歲困  
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





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  
 入稅出門又覆視官叔無幾而門吏取賄多藏覆  
 商苦重費大半由僻運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  
 曰門譏所以防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  
 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指示俾徑至務有一  
 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  
 捕之九淵訊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歲  
 收曾倍朔望及暇日請學講誨諸生○荆俗上元  
 設齋醮郡守以下環坐而聽其說曰為民祈福九

淵為吏民講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  
 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感動至泣下湖  
 北諸郡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  
 無可使者九淵病之乃信捕獲之賞奔竄之刑又  
 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不使飢寒相與悉  
 心弓矢逸者絕少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  
 民皆令得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  
 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  
 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與趙子直書有曰益國裕



守令言卷一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  
數目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踈  
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念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  
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入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  
亦先制民產正經界皆可恥乎九淵家居時鄉人  
苦旱群禱莫應請九淵除壇山巔大雨隨至荆門  
亦旱九淵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乎  
洽踰年答董不施至於無訟

世疑金谿之學入於禪附和者弗察也荆門治

績炳炳矣盤錯之衝乃游馬民情事變纖悉調  
練振古循吏莫過矣禪學果若是耶吾尤愛其  
同官稟事默聽是非庶幾執兩端用民中者以  
洪範代上元醮迎機轉動神哉噫官庫三年學  
大進固先生自道者即此可以息群疑矣

趙廣漢治潁川鉤鉅發摘如神也儒者曰鷹鷂  
哉不若鸞鳳而好察者羨之子靜辨者老詎預  
知境中姦伏神乎非鉤鉅得也水靜則明燭發  
眉亦以接受無壅得下情焉嗟嗟末世偽隱日



滋親民者且遠絕矣猶不明而任察彼將為鷹

鷲耶

先生嘗言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是箇閑閑散散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此可以為當官應事者之法然可襲取哉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乾道中主富陽簿簿於邑號

閑冷簡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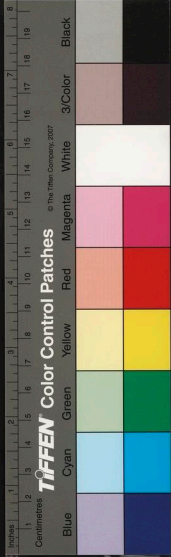
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初富陽民不知學簡至  
兩月無一士來見恠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  
肥家不利為士簡惻然即日詣白宰破食補生徒  
日詣學講習文風遂振為紹興府司理犴狴必躬  
臨端嘿以聽使自吐露猾吏僅行文案莫敢舞越  
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簡白無罪令勘平日簡曰  
吏過詐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  
敢奉命帥大怒簡歎曰是尚可為乎歸取告身納  
之爭愈力知不可屈遂已每謂白事上官必從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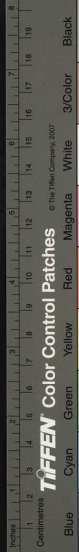
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碍  
不見聽則決去而已○差澗西撫幹畿甸災白尹  
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武侯  
正兵法調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樂平  
縣學宮逼陋簡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  
會誨之曰國家設學校欲教養真賢使進於科目  
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  
義詩賦論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  
也何以維持此心大失國家教養之意又言良心

人人自有而顧為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  
薰灼其切惜之其言坦易明白聽者人人可曉有  
泣下者楊石二少年器健虛喝官府異時長吏利  
為鷹犬挾借聲焰莫可誰何簡灼見姦狀寘獄中  
因論利害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  
無盜警路不拾遺召為國子博士二人率衆相隨  
出境外呼曰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出知温州  
首移文罷妓籍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崇孝養明  
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約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



類書善不書惡詞訐類局於日分難遽達簡架大  
鑼戟門外令訐者自鳴鳴卽引問立剖決每受詞  
採訪縣官賢否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有私齷者五  
百為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寨兵捕  
之巡尉儼挑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  
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翅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  
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且兵之節制在郡將  
違節度是不嚴天子命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  
劊手兩行夾立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為致悔

罪意良久得釋因奏罷分司○或訟售產寓官員  
其直簡曰是名流且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訐行  
也文何以為旣而同訐者十八人即命吏籌計官  
帑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是  
在幹者寓官為動不得已吐實簡曰幸出幹者屬  
吏寓官靳之竟追斷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卽  
日撤之城中謹誦名揚公河簡在郡廉檢自將奉  
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  
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有冒同姓



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簡繳納告身一名  
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簡往謁特延之別館  
猶愧發顏間簡去十餘歲邦人去思未艾謂當時  
真有三代遺風金人大飢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  
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  
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救慈父母  
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  
帝綏四方之道哉

詆敬仲學者謂太高無實如捕風不可為據諒

乎胡吏治之卓犖也所過欣欣發物民溥士奮  
浸淫乎三代遺風矣果無實耶臨淮之射感然  
瘵痼且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家六合之量歎  
意扇訟一剖頓悟此心之無所不通敬仲固非  
一隅才也

修天爵以要人爵上賢慨之末世業學者果天  
爵耶一釋褐馬芻狗視之患得患失鄙夫已耳  
讀敬仲誨士數言而不竦然者無人心者也

劉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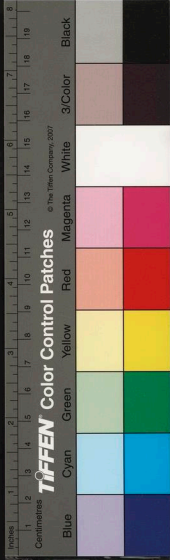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紹興中旣舉進士欲應博  
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  
理之學授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賦  
平訟息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  
阡陌覈實蠲除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  
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乃均境內之  
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  
所全活甚衆發運使文正志按郡至筠俾清之拘  
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後乃入對丁內艱服

除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  
而尤謹奉大洪山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火  
葬之清之皆諭令止易其俗戒諸邑董常賦緩襍  
征謹推收勾銷簿籍不使吏因緣為姦諸所滲漏  
漸為補置先是郡飾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使者月  
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而以酒食  
貨賄為勤哉事上官惟究心所職無負於民足矣  
清之自常祿外悉歸公帑以佐經用至之日兵無  
糧官無俸上供送使俱莫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



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  
皆有勸教詞意簡直易從邗人家有其書訟庭日  
清每因月講復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  
設為疑問以觀其所嚮徐示先後本末之序來者  
日衆則增舍居之為閱武場凡禁軍隱避者悉按  
軍籍俾詣訓閱作朱陵道院祠先賢及死節者因  
集雅儒吉士日與籌論參佐謀議亦在馬部使者  
以清之不能媚已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  
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  
者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徃候疾不  
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周  
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  
慮可澄遂卒清之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  
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為  
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以財為訟見清之  
豫章清之為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  
市程氏易以歸卒為善士

昔賢有問何思何慮者程子病發之太早子澄



謂無慮可澄實際耶則吏治又其餘也事變人  
情倏忽千狀詳計預防思慮可無哉易曰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慮而無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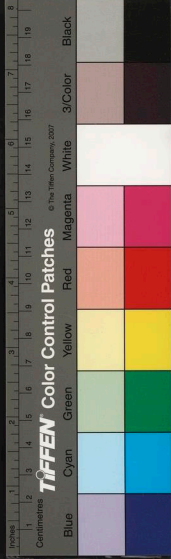
嘗試心體澄虛時民情種種隱動聖人不記事  
所以常記得其此歟終日營營者則否

賑荒不如備荒備荒不如重農重農之道廣矣  
在守宰加之意耳

黃榦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幼見劉清之奇之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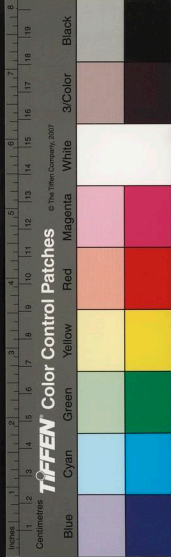
遠器時學非所處也命受業朱熹志堅思苦熹以  
子妻之寧宗初授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民賴之  
○改知新淦縣吏民習知臨川政不令而自行後  
通判安豐軍淮西帥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  
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  
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井胡得  
欺我囚驚服累於廢井得尸○知安慶府至則金  
人破光山矣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  
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分十二料





守令懿範卷之一

先自築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士人分  
料主之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一時至秋  
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于堂濠皆官人聽命以  
日成算授之城成會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  
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  
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  
於水生波者黃父也  
以夢決獄涉於靈異思之不得鬼神通之驗矣  
分料計工先自築繼以委人奸饕者難乎蠶食良  
矣儒者之政其近民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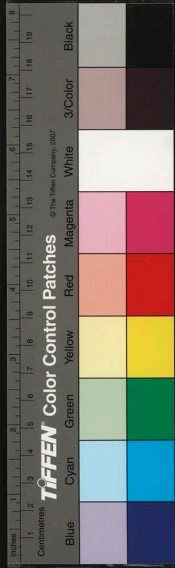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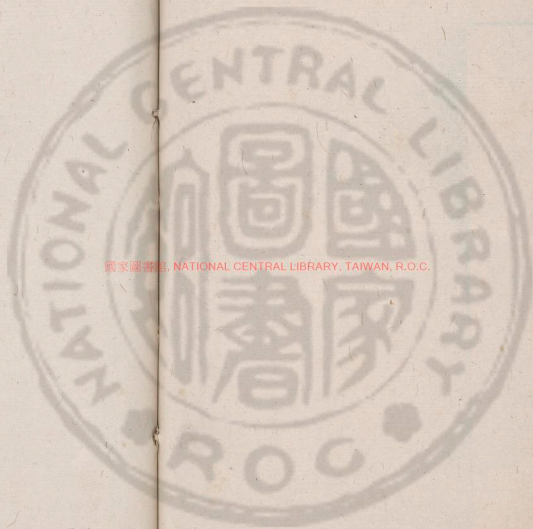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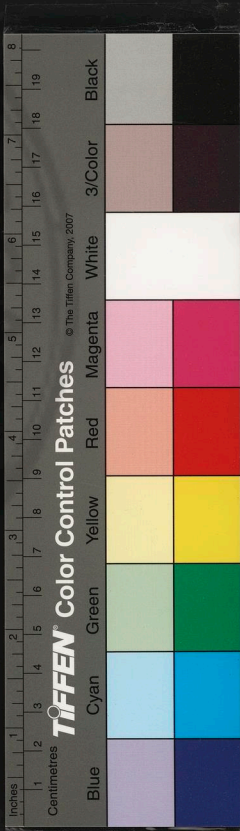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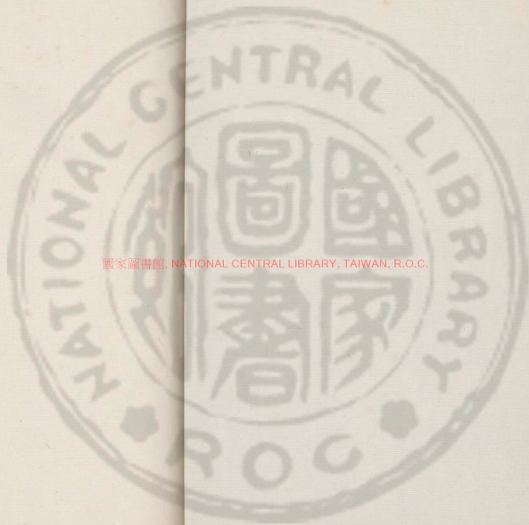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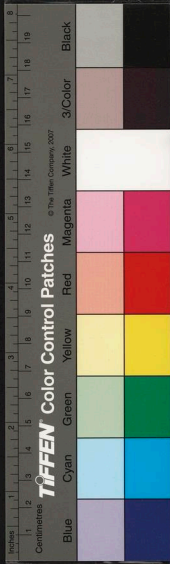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令懿範卷之二

吳郡守蔡國熙裁定

晚學 杜王敬 偉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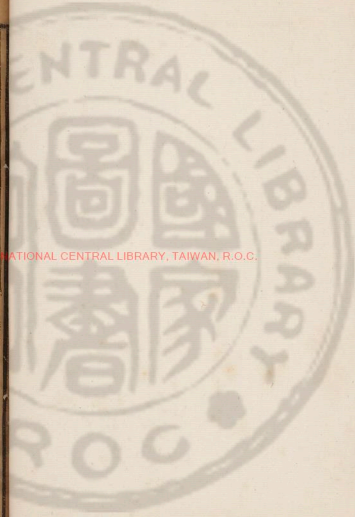
門人文元發纂輯

循牧

周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公子子國之子也博物多聞有遠識代子皮為政立學校定章服正溝洫伍井廬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大人之忠信者與之其恭侈者斃之三年民誦之  
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  
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稱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  
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  
也義○司馬遷曰子產爲政一年豎子不戲狎珥  
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  
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桃李垂於街者莫  
之敢援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  
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棄我死乎

民將安歸

子謂子產惠人也殖田疇教子弟是已蓋三年  
而誦聲作當其始猶不免楮伍之謠使中無定  
畫毀譽奪之能成其惠哉余觀正封湔定章服  
等事非煦煦取便目前者乃其愷悌一念自藏  
於嚴密中不可掩也久而政洽至令士無尺籍  
桃李垂街者莫援遺愛深矣然夫子猶曰子產  
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此又安所指  
哉誠求者自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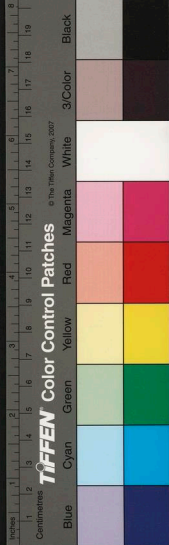


晏嬰

晏嬰字平仲齊世卿弱之子也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責之曰吾以子爲可也使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寡人將加大戮於子晏子對曰以君之威臣敢逃死自今以始請改道以治東阿景公許之三月上月成景公迎而賀之曰善哉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杜請託絕貨賂山澤之利以業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乃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請託行貨賂至公帑之財入於左

右山澤之利歸於權豪饑者多矣而君乃賀臣臣不能復治東阿矣請從此辭景公下席而謝曰子穉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晏子治東阿善矣其君不見信則去之何必易行以求知哉雖然權以悟王非其本心也一辭而致景公下席之謝有以夫嗟乎烹阿封即墨齊威不可及也始惑左右而終悟保民景公其亞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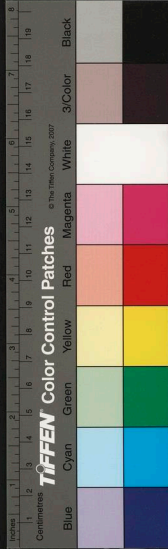
公儀休



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仕爲魯相奉法循理無  
所變更泄柳問之曰治國之道若何休曰治國之  
道愛民而已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  
勿奪樂之勿吾喜之勿怒愛民之道盡之矣泄柳  
曰何如曰教之耕斂勿害之也不奪其時勿敗之  
也刑罰從省勿殺之也賦斂從薄勿奪之也節其  
力俟勿苦之也適其性情勿怒之也善爲國者遇  
民如父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  
勞苦爲之悲○他日茹蔬而甘後其園葵視其家  
織布美去其織婦曰欲使農夫工女何所售其售  
乎行之三年魯人甚悅而安之曰國相生我魯有  
大故左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  
賦苛人吾不布吾以閉心矣何庸閉門哉邑而果  
無事

拔葵去婦類細行然者其觸事怵心默察而潛  
杜非真有痼瘼之念者能乎當大故自信閉心  
可謂獨立不懼者古人所見卓然固如此

董闕安于



董開安于趙人簡子之才臣也嘗使之治晉陽拊循其民輕其賦歛內修政事外交強鄰周思卻慮謀及后入簡子嘗役晉陽之邯鄲中路而立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安于適至簡子謂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宮之寶辟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安于可謂腹心之臣矣凡君心之所欲爲而有益於國者安于皆代爲之也他日趙氏祀之於廟迄至襄子之世智伯陰結韓魏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謀之曰安適而可張孟談曰晉陽董安于之所拊循也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襄子之晉陽周視之召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對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爲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籥之動





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卒馮晉陽以滅智伯。趙宗危而復安，皆安于功也。

昔董安于性緩常佩弦以自急，夫以從容詳審之性而矯以勇斷，宜其慮事精而遠，其行果而力也。觀其凡有益于國者，皆代君爲之，每有先事之備，諸所施設，率爲國家長久計，所謂竭智盡忠以事其主，董子有焉。

史稱晉陽之安，尹子保障力也。其端則安于實開之二子者，深思遠慮，默儲不測之備，國無難孰發其先計哉。古人不貴赫赫功，茲可槩也。

### 子奇

子奇齊東阿宰也。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矣，齊君以其幼也，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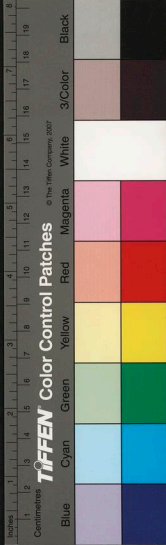


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宰庫無兵倉  
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  
敗魏師

子奇未冠治東阿才乎觀其載白首與共事蓋  
欽才取諸人者老成識字也銷兵而破敵豈所  
謂制挺撻堅利者哉政貴人和此耳呼子奇信  
奇士乃使者揣知於未然亦具朗識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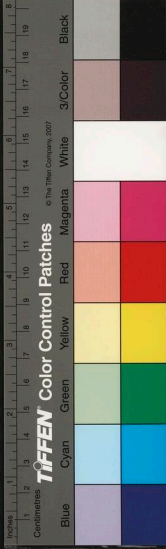
### 西門豹

西門豹魏人爲鄴令辭於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  
樹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樹功成名  
有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爾其賢良之士而師事  
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鰲牛之黃也  
似虎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  
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掾每歲歛  
民錢數百萬以三十萬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餘巫  
行視人家美女指是當爲河伯婦委聘洗沐盛飾  
綺衣治齋河上張帷蔽女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上數里而沒其來久矣人言  
即不娶婦河必漂溢傷人豹曰他日幸來告我吾  
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之三老巫祝皆在觀者  
空鄴城焉豹呼女視之謂衆曰是女不堪爲河伯  
婦也煩大巫入報即使吏牽抱大巫嫗投河中有  
須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復投三老  
河中觀者股栗有頃顧謂廷掾與豪長者曰汝入  
趣之皆叩頭請命豹曰河伯何留客之久若等且  
歸鄴中大驚自是不敢言娶婦事矣○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受其利至漢之興十二  
渠經絕馳道長吏欲合三渠爲一橋父老言曰此  
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置  
之

投巫老於河威校苦峻蓋愚俗久沿不痛懲不  
止况嫗老數輩殺民女歛民財積罪貫盈矣借  
之以雪沉寃而絕永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  
勇盡美矣乎雖然修文告于河神如韓昌黎之  
馴驅豫下令以娶巫家如宋叔庠之絕山嫗或





止懲一二以警其餘斯又盡善也已至鑿渠引  
水尤開鄴旁百世利焉太史公乃列於滑稽傳  
何哉

歲一娶婦費錢三十萬何不以是鑿渠防河患  
乎使豹不鑿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  
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明行政果不惟除害  
而又興利其賢矣哉

西漢

吳公

吳公上蔡又漢時為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才  
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為廷尉迺言誼  
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時稱河南  
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云

夫西京良吏尚矣迺吳公為河南其規緒無可  
稱迷而治平若天下最豈悶悶不近名者耶上  
臣以人事君公進賈生能知人則安民可推也  
作史者於誼傳見之有以哉

汲黯



漢書卷之六  
六十四  
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  
過河內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  
以便宜發河南粟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  
而釋之○遷為滎陽令病歸召拜中大夫以數切  
諫不得留內遷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  
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不細苛多病臥閣內不  
出歲餘東海大治

長孺為治惟責大指不為細苛可謂得綜理之  
要矣不問失火而傷水旱乃矯制發粟亦務大  
蠲細之驗也病臥閣中而東海大治蓋識體所  
致豈徒清淨自文者歟

### 黃霸

黃霸字次公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為吏入穀補左  
馮翊卒吏領郡錢穀察廉為河南太守丞明察內  
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處議當於法  
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時俗吏尚嚴酷  
而霸獨用法寬和為名○宣帝時由夏侯勝薦擢



揚州刺史復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賜車蓋特  
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戟前以章有德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為  
選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  
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  
師帥伍長班行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  
耕桑節用種樹養畜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  
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  
參考常擇長年廉吏有所司察屬令周密吏出不  
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為攫其肉民有詣府言事者  
霸與語道此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  
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毫  
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具為區  
處某所木可為棺某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  
識事聰明如此長吏許丞老病壘督郵白欲逐之  
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皆出于民所易新  
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





兆尹

夫治貴識體總成者責大指專司者綜細務郡縣之體然也然有機宜焉膠瑟則滯次公當深文之末馴以寬和時乎獨以二千石折及米鹽類瑣瑣者撻道旁之伏又疑於鉤鉅矣豈承廣漢之後俗多構仇非精明不能猝理歟曰在用之何如耳若以炫聰明將流於苛察資以悉民隱杜奸萌則所謂仁術也何過哉為政者審之治道去太甚旨哉言也次公外寬內明諾所畫率過於精密即此誠善自調停矣憤憤者口實茲語甚未必去弊滋焉若矜智喜事者流真藥石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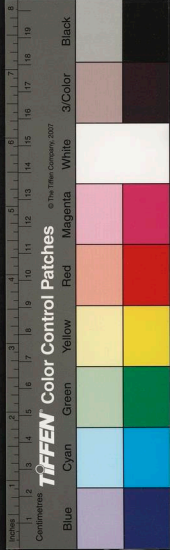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惠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



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  
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  
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  
品略依古禮于是令文學校官皮弁執俎豆為民  
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數年從東郡太守延壽為  
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  
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  
陳鍾鼓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旂習  
射御之事治城郭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

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  
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人莫敢入界其  
始若煩後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  
甚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太減為天下最○入  
守左馮翊歲餘不行縣掾白宜循行郡中延壽曰  
縣有賢令長督郵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  
皆以方春月可一出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  
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



不能宜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  
使賢長吏奮夫三老孝弟受其耻是日移病不聽  
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  
讓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  
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郡中歛然莫不  
傳相救厲延壽恩言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訟詞  
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夫治必先定規模循而行之考厥成焉吾見龔  
黃輩政緒率循循若持左契驗則必合此豈漫  
然為者長公好古政多更張始煩終便蓋其中  
實具成畫第難與徂安之民慮始也閉閣思過  
意尤懇篤躬厚薄責政行化洽其志識亦宏裕  
者乃竟以待蕭方傳受戮傷哉

漢稱循吏者非儒術即黃老而申韓參馬趙子  
都鈞鉅師甬申韓之遺也母論已汲長孺尚清  
淨臥閣而東海洽韓長公好古教化條約若頌  
而穎川亦治二者操術異而取効均有說乎曰  
二子懇懇為民之念一也用以見殊抑其所采





然矣夫簡靜而不弛精密而不苛救時者隨所  
取焉弗泥其迹可也且夫坦中善藏何必非儻  
而槩目爲黃老之學迂滯不情與矜飾而入于  
僞者果儒術耶而世則以此輕儒多太史公論  
人先黃老而謂言道德者溺其職噫名法熾而  
德意微非孔孟之咎也儒不孔孟而宗黃老者  
因得以清淨收功蓋其真意猶在焉誦孔孟者  
類升黃老而不免蔽于聲利之習并其真意亡  
之何爲哉彼二子或未可輕議也已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  
論語略通大義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祝里  
兼行美陽令事○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出教告屬  
縣曰令長丞驢奉涑守城爲民父母願諸君知勉  
力正身以率下又出教救縣功曹曰各自砥礪助  
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無久妨賢○遷東  
郡太守河水溢馮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祀水神  
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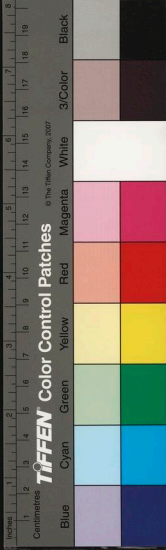


爭叩頭救止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  
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廻還三  
老朱莫等奏其狀天子嘉之秩尊中二千石數歲  
卒官吏民祀之

王尊遇匏子之溢願以身填金堤或曰果爾從  
井救人仁乎宋儒治曹村決者曰臣子之分身  
可塞亦為之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人孰無死即  
尊以河濱而死其忠且勇亦不磨焉

龔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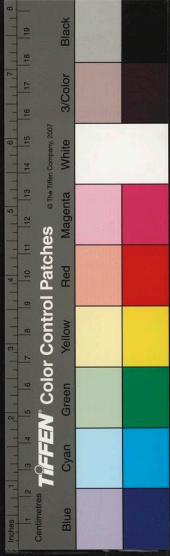
龔遂字少卿平陽人宣帝時渤海盜起二千石不  
能制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  
年七十餘召問何以息盜對稱旨且請便宜從事  
上許之遂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  
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罷遂捕盜吏諸持鉏  
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郡中翕然盜賊亦  
皆罷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假民選用良吏慰安  
牧養○遂見齊俗奢侈好未技不田作廼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王生故嗜酒  
功曹以爲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會遂引入  
宮王生醉後呼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  
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遂至上前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  
議曹教戒臣也上乃拜遂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  
丞以褒顯之云

考地節元康之際政令煩苛民之爲盜有自來  
矣予於少卿治渤海有深取焉罷逐捕開自新  
之路得其機要可謂曰智開倉選吏恤其瘡痍  
可謂曰仁率之渤海晏然遂誠良吏哉或慮德  
不可馴稔亂焉如之何曰穢決渠魁脅從罔治  
亂征有明訓矣彼激赤子於潢池輒令玉石俱  
焚者獨何心歟

世人醒于爭王生醉于讓者與少卿楊善于天  
子歸美於議曹視息盜安民之功尤大也嗚呼





厚哉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起爲零陵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行視水泉開通溝渠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爲隄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刺石于田畔以防分爭禁嫁娶奢靡務于儉約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百姓婦之戶口增倍訟盜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徵爲少府奏罷園囿食物諸不經歲費省數十萬

盡力溝洫禹也經畫溝洫之制非程伯子乎翁卿開通溝渠同此意也嗚呼井田不易復矣今日爲民根本計以紹召父之政舍此何術哉韓長公守馮翊歲餘不行縣曰恐重爲煩擾也翁卿則出入阡陌止舍鄉亭孰是歟曰近民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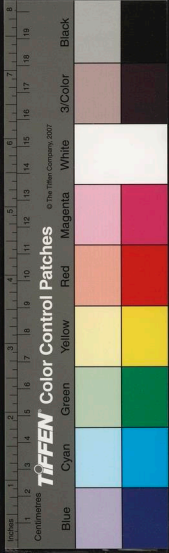


體也召伯甘棠之思是已南陽之治行稱最有  
以乎若不躬儉約而反生駢騷則長公之慮是  
矣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鄒人爲大司農斗食屬察廉爲  
不其丞邳邠太守趙貢行縣說其能從宣歷行屬  
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  
子亦中丞相史○後令茂才爲宛甸令大將軍鳳  
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成帝即位宣

爲中丞上疏論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咎在部  
舉措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聽讒佞以求吏民過  
失郡縣相迫促是故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上喜納之○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  
陳留郡有大賊上徙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  
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  
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恥節敬宣之效迺手  
自牒書封與湛一吏民條言不如牒馮詡不忍相  
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映湛即時解印綬爲記謝宣



終無怨言而積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之獨  
移書顯責之游之相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其  
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濬其令薛恭職不之一爲縣  
小僻在山中陽治鉅鹿尹賞父郡用事吏舉茂才  
遷在棗邑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  
而兩縣皆治○宣爲吏賞哥頭用法平而必行所  
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  
獄掾王立未及召而立妻受囚家錢立實不知軫  
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立家和受隸而立不  
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樞  
以顯其魂○宣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  
下至財用筆斲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郡中清  
靜吏民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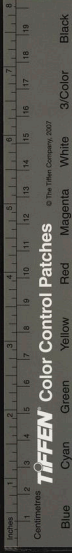
歷代監司識大體與郡縣同心恤民者多矣類  
此疏者豈少哉

為政得體則逸而有成加意州邑之長非郡中

體乎然非恃文法督責已也

推誠示獨多方誨  
植使尹皆得人守

何事哉惟振綱維於上而嚴其實效此備  
君道也薛馮如客封顯責奏更二尹庶幾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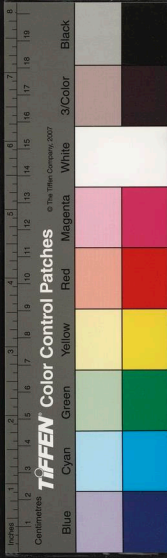




容靜則思自生安而后能慮也長人者孰無思哉容靜之思則鮮矣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也以射策甲科爲郎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鄆令坐法免歸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次武使從事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聖爲博士毀武於朝武終不揚其惡○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遷清河太守兗州刺史復徙京兆尹更爲大司空封祀鄉侯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世以此多焉其



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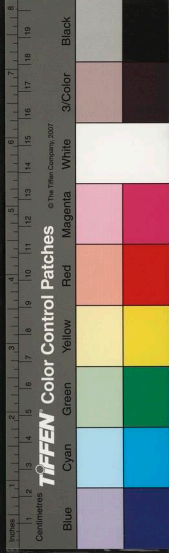
何君公賢不肖敬之如一似少鑑別然者乃其  
氣度則泮渾難窺矣所居無赫赫名以是歟然  
迹舉奏二千石豈憚然者乃以不禮慮小戴何  
以示公愷不激不隨信惟無我者能之

始雖以不禮慮小戴不免一時之怙情而終不  
揚其惡以報昔日之毀非君子而能之乎

東漢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光武南定  
河內而雜其守問于鄧禹禹薦恂文武備足有牧  
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  
恂移書屬縣講兵隸射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  
收租四百萬轉以給軍士與朱鮪將蘇茂賈彊等  
戰大破之時光武北征軍食急之恂轉輸前後不  
絕○潁川盜起拜恂潁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雍  
奴侯恂在潁川三年拜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  
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民春秋者親受



學焉○七年伐朱淳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復起  
帝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特定惟念獨卿能  
平之耳從九卿後出以憂國可也即日車駕南徂  
恂從至潁以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田  
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士  
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  
施朋友故人友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致此其何  
獨享之乎時令歸其長者卒謚威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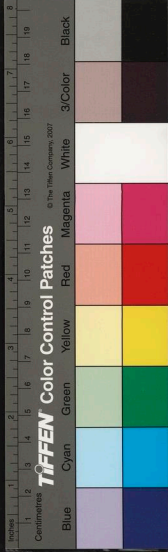
軍輸與國首務光武之威侯猶高帝之鄭侯也

傑哉分俸厚施難矣而謂因士大夫致此尤難  
哉真長者之言也

蓋世之抱雄略者不曰樽俎可以折衝也文士  
坐嘯今古芥視武弁而或不任盤錯於以殿國  
家而鎮百姓難矣哉子翼兼資文武宰大都至  
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躬自受業汪汪千頃量也  
能下人故能用人蓋羣雄不足平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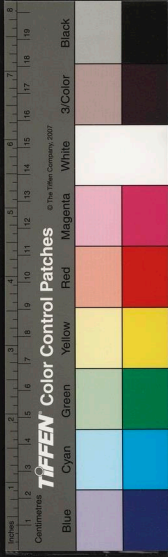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禮及曆算稱為通





儒性寬仁。恭愛初辟丞相府史。後以儒術舉爲侍  
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敷。口無惡  
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  
遺者。茂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  
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  
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賢明之君。使人不  
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  
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  
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餽遺。况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  
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女獨不欲修  
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  
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以禮教汝。  
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  
之。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  
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  
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捨  
遺。○平帝時。天下太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



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  
令卓茂東身自修執節淳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  
下重賞令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茂爲密令時年已七十矣而能勞心諄諄視人  
如子觀其論亭長受米肉數語雖悖戾之人亦  
無不化者然此猶嫗煦者可能也至於嗤議叢  
興非有卓然不易之志鮮不撓且沮矣而茂方  
理事自若不以爲嫌器量固超然哉世之嗷嗷  
淺中動輒沮喪者視此抑可愧矣

禮律二語古今名言知律而不知禮可謂循良  
否乎世之禮察威明者視此霄壤矣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  
公平稱世祖時以討賊功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  
政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  
○後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于計略  
皆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  
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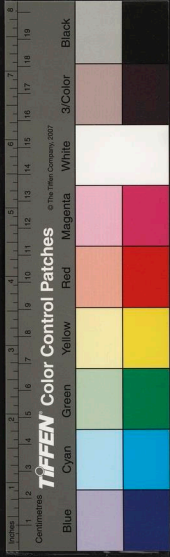


人方之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君大郡不安求欲降避願  
受小職旁借其能不許○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  
劉統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視事士年政化  
大洽

夫貴位厚勢人所爭趨趨進念起則矜功害能  
將茂顧已修職利民何有哉若杜公君非獨優  
於治郡其推賢避位甚盛節也不矜顧乎上不  
疾視乎下故實惠所沐民終賴之易稱渙躬詩  
美緇衣公君有焉  
公君節儉善計略便民之政知無不舉乃猶不  
安大郡求降避豈其中尚有不足處耶噫苟盡  
心於民事其所不足實多矣

劉平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  
時爲郡吏守菑立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  
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後舉孝廉拜濟陰郡  
丞太守劉育重之任以郡事○後拜全椒長政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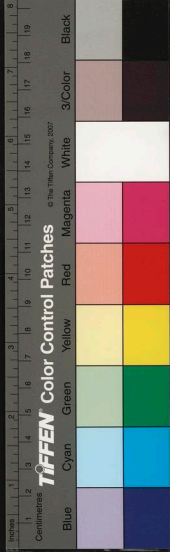


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雅  
班詔書而去○顯宗初鍾離意薦平及琅琊王望  
東萊王扶略曰竊見平等皆年七十執性活澹所  
居之處已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書奏徵拜  
議郎

夫强察苛峻長告許之風非所以亭治百姓也  
樹德者令民沐浴歌詠追號而尸祝之亦云殊  
績矣或有沾沾意焉則猶未若恬然無喜怒之  
爲至也劉全捫其惠政史不條載唯曰人人自  
以爲得所不知所問班詔書而去冲乎恂乎吾  
不能窺其用也薦其賢者謂執性恬澹所居邑  
里化之素履若此其政亦渾渾不表暴者耶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内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建武二  
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  
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  
婚姻之禮暮年間邇俗從化○先是含涇滇陽曲



江二縣越之故地武常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  
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  
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徃及數家百姓  
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  
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  
租賦同之平民○又未陽縣山鐵石民庶常依聚  
私爲鑄冶遂招來亡命多致奸盜颯乃上起鐵官  
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恤民事居  
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視事十年郡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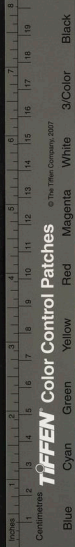
清理

爲吏以期會筐篋爲能循循焉朝夕是計此後  
世通患也桂陽之政至鑿山五百里設郵置省  
勞役招流携廣租稅起鐵官居官如家若不暇  
給自媮惰循嘿者視之有不哂且誚哉迺君子  
則有取乎是矣嗟乎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不有  
大勞不能久逸此唯識治者可與語也今世有  
加意隱瘼稍稍振別輒爲流議所沮惜哉

任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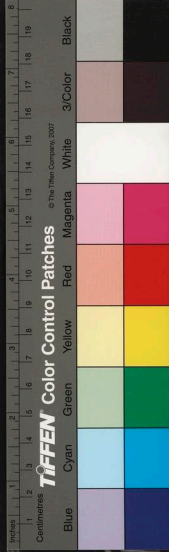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號爲聖童  
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  
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遺饋禮祀延  
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  
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  
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俸祿  
以賑給之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順孫就餐飯  
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忘不降辱掾吏白請  
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我有原憲伯夷之節  
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豈可召乎乃遣功曹奉  
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積歲萇乃出署  
議曹祭酒○建武初詔徵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俗  
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  
延乃令置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至千餘頃  
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  
無適對匹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  
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  
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是歲風雨順節





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其子爲任于是徼外蠻夷皆慕義保塞○初平帝時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化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首摧豪大姓田緝等威行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延隨宜處置各得其方○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尋轉河南太守所在稱治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世祖豈導人以諂者必有忍其迺有濟此固可與貞孤之士語也長孫曰忠臣不私其志確矣嗟夫吏重名譽生民之感也急身謀而忽民瘼守道者屑乎雖然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不激不阿當官者有道焉  
奚庸心哉

夫風氣待人而開不獨太古也嶺南華風始于  
二守亦開物之攻歟噫士大夫重內輕外補  
者猶擇善地鄙夷氓爲不可俱也箕子就封朝  
鮮俗易文翁作守蜀壤教行獨非人情耶不遇  
盤根利器不顯君子以古道正今俗即樸陋之  
鄉易率也

郭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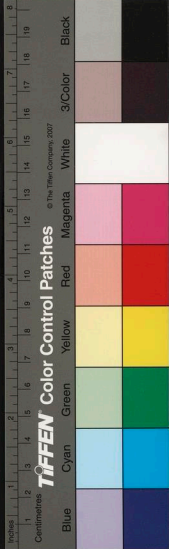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  
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建  
武四年爲中山太守明年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  
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  
賞紓戢渠帥盜賊銷散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  
潁川盜賊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招懷山賊趙宏  
等數百人皆束手詣降悉遣歸附農○後再爲并  
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  
相携逢迎道略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



几杖之禮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兒童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  
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之及事訖諸  
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告之日及還  
先期一日伋謂違信于諸兒遂止于野須期乃入  
書有之德威者不狎侮易則曰以貴下賤大得  
民也郭細侯與童稚期不爽信宿豈直重然諾  
哉庶乎毋侮毋弱者矣嘻山谷之隈竹馬道迎  
不聞褻郡侯威也所過搜民隱禮者德親民者  
不當如是耶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少受業長安志美行厲  
世祖即位中郎將來欽薦堪召拜郎中送委輸詣  
吳漢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堪助漢  
破之成都既拔堪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條列上言  
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說○後拜漁陽太守  
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于狐奴開  
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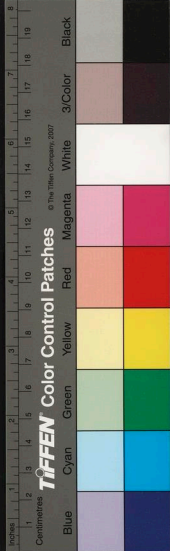


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  
匈奴不蘇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及前後  
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  
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  
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  
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太息良久徵堪會病卒帝深  
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張漁陽仁而有成視事數年令民陶然咏德而  
邊亭虛候殆文武之兼材耶乘折轅布被囊人  
其細耳於乎材有偏全守不可玷也倘民不  
德而僅以廉自多其猶在張漁陽之後也已  
惟其無富家之欲所以有富民之仁君游二事  
非兩截也

劉昆

劉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兩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崤道多虎行旅  
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  
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



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景對曰偶  
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偶然之對見澹然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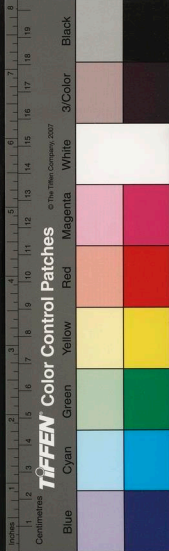
###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少介然有義行爲鄉  
嗇夫平徭理怨得人歡心○京兆尹召倫爲主簿  
領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後爲扶夷長未  
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  
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買與民之貧  
羸者○遷蜀郡太守蜀地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  
至千萬倫悉遣歸更選孤貧志行之人文職修理  
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倫爲知人

惠及貧民選用貧吏古所謂不虛無告不廢困  
窮伯魚兼之矣長民者宜加意于斯乎

### 鍾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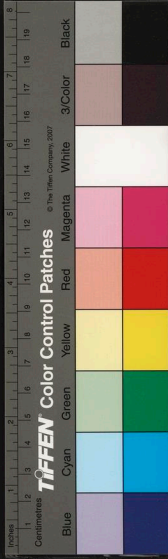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時鄆縣  
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意封還記入言  
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



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  
任以縣事○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  
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建武中除瑕丘令吏有  
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  
加刑遣令長休○遷崇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  
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  
竟遣之廣殯母訖果還入獄○顯宗即位徵爲尚  
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

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  
賜言於帝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回車於勝毋  
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  
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臧哀伯有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意之委珠不拜其意深矣是豈世之經  
歷小廉已哉至其恩及盜竊信行囚繫死于醜  
厚之風東京良吏莫是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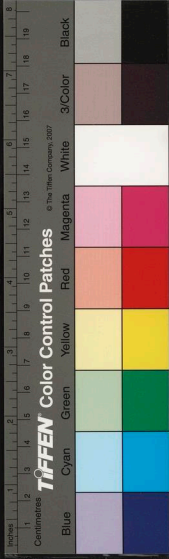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以父任爲郎年三十餘  
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好巫鬼均爲之學校  
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  
土之有鷄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  
柝憂恤之本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盪穢  
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  
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浚適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巫取百姓男女  
以爲公姬歲歲改易不敢嫁娶乃下令自今以後  
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害良民於是遂絕○  
遷東海相徵拜尚書令復止爲河內太守政化大  
行

叔庠之禁山娶其溺巫之遺意歟而仁則過西  
門遠矣格奸者類以權濟乎然而息虎患散飛  
蝗德政寔感之摧不與焉吏治可識矣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建初九年爲山陽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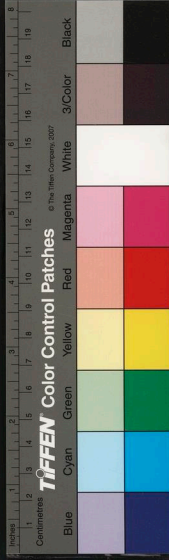
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設四歲以定六親長幼之禮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于是奸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竝下州郡

漢自孝武末年任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牛耕

用力省而得穀多然肥確未覈奸吏牟利其間自秦彭度田為三品紀之載籍孝明因其法詔示天下遂為不易之制仁人之利溥哉彭本儒術致理故其教化勸率彬彬可觀云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家貧博學經典究精道術安帝時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



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  
賜班贍貧者于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  
覓民獲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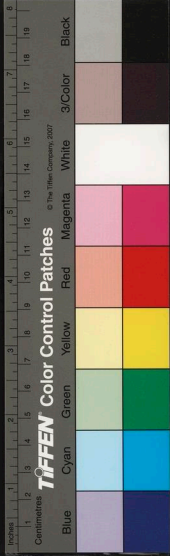
夫物各有分傳之翼者兩其足予之齒者去其  
角天道然也食祿之家與民爭利忍乎歛怨而  
施奪匪直敗名多不庇其子孫違天者不祥哉  
周儀休漢文疆庶幾知絜矩之義者

分祿贍貧使富民樂施出于周禮荒政之外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長人者可以爲法矣

###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維氏人舉孝廉拜左校令後拜  
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官先  
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門屏前自  
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  
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撫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參在  
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名

仲達善治得于任棠之善喻隱者之益于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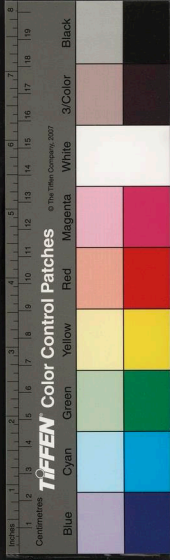
自古記之矣避堂待舍惠貽臨淄前輩風流類  
如此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  
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客居于湖教授鄉閭  
不答州郡禮命衆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  
始仕州郡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  
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  
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  
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  
不受私謁子孫皆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開產業  
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  
亦厚乎

關西四知其心徹神明矣非孔門慎獨之脈歟  
夫當時止曰四知追今知者可指數耶毋謂幽  
獨爲可欺也噫古來貪墨敗官厚爲子孫計者  
今安在矣道關西卽楊氏後無問知不知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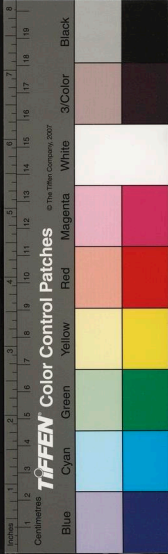


爲清白吏子孫貽謀者熟計之應不以彼易此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  
孫國相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  
乃止○祖母死服闋辟太尉李義府拜郎以涼州  
之議爲鄧騭兄弟所不平時朝歌賊竇季等數千  
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不解乃以詡爲朝歌長故  
舊皆弔詡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根  
錯節不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請寬假轡

策勿令有所拘閑稜許之及到官多設方略賊皆  
駭散稱爲神明語具本傳○遷懷令後羗寇武都  
遷武都太守羗乃率衆遮詡于陳倉詡即停車宜  
言土書請兵湏到當發乘其分散日夜進道兼行  
令吏士各作兩龜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既到郡  
復大破羗衆乃古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  
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詡始到郡戶不滿萬  
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米鹽豐賤十倍於前  
請寬假以散朝歌之賊倍增竈以退武都之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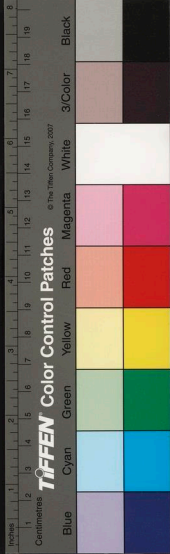


知自順孫孝養中來耶古稱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觀此益信

詔以龕亂理劇之才勛勳亦章灼矣然而九見謹考三被刑罰終不少沮豈忠介天植威不能惕耶至其臨終猶以擊賊時寃殺爲戒又何慈惻也士大夫立朝則全軀自保握權則威凌殺戮者省夫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苴蕙典謗王陽以衣化儆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後舉孝廉爲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以道化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鮮吏人懷而不欺○齋夫孫性私賦民錢布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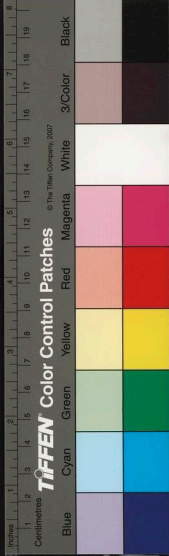


性慚懼詣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  
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  
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  
長殺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  
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  
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乃問長有妻子乎對  
曰有妻無子即逮長妻使同宿獄中妻遂孕至冬  
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乃  
嚙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  
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  
膠東九年書不入京師

范曄論剛烈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乏貞  
直季英貧不受遺守郡九年書不入京師孤貞  
哉其處孫奮夫安丘男子二事秉心一何怨也  
中無欲故能盡入之情觀過知仁仁者能之

### 陳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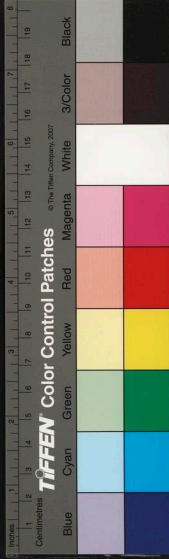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  
等類所歸後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



讀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句月以期喪去  
官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  
者寔輒訓導聲言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  
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  
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  
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  
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  
所短黨事起餘人多逃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  
遇赦得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吊  
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勝殘去殺百年之功歟什伍令嚴而民怯私鬪  
劫之已耳陳太丘不禁訟而訟息吾不知何所  
設施也史稱修德清靜民安之或又謂其為善  
不近名信爾亦非淺夫能付量矣臨張讓之喪  
有遺議焉易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其慮深乎乃  
胡氏則云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則幾  
於劉翥此在自審焉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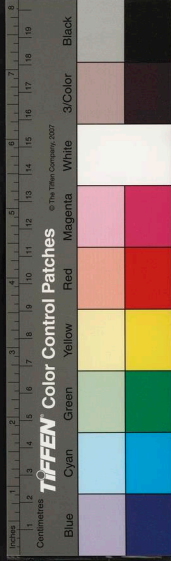
崔寔

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少沉靜好典籍桓帝時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艸而臥其中寔至爲作紡績織紝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寔整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衣被斯民威行胡虜偉哉濟世之才也乃其自少即沉靜好學則士君子欲運量當世之務浮淺者詎能哉昔武侯謂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觀於子真益信

韓韶

韓韶字仲廣潁川長社人少仕郡辟司徒府時泰山賊公孫舉叛亂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





無所坐

冒罪活人至哉仁心乎彼爲身謀而視溝壑之  
填委者何忍也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  
雍丘令以禮讓爲治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  
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  
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漢去古未遠郡縣吏自孝廉茂才徵者多樸茂

高行政有可觀劉矩少著節槩以禮讓化治卒  
能使民無訟不假敲朴境內晏然猶有西京之  
風蓋叔世良牧歟

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仁言也藏乎身者無忘  
怒觀理之學民其喻諸叔方感人處亦在言外  
矣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父丕博學通儒寵少受  
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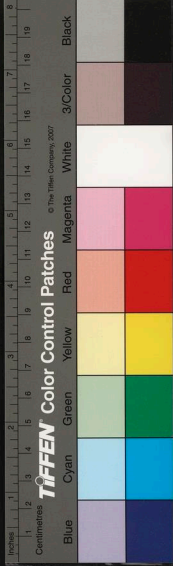


所愛毋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  
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  
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城市者頗爲官吏所擾寵  
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  
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入  
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  
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  
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驚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棄去故自扶

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  
一大錢受之後歷司空司徒太尉雖累登台輔而  
清約省素家無貨積

母疾棄官而道孝哉何其誠也世有告養而中  
沮者何如祖榮哉

會稽之政未見卓異而孚及山谷其所感者何  
歟無亦簡易不苛民安無事然歟嗟乎若耶之  
民在在有之而烹鮮之政不可多得已長人者  
其以祖榮爲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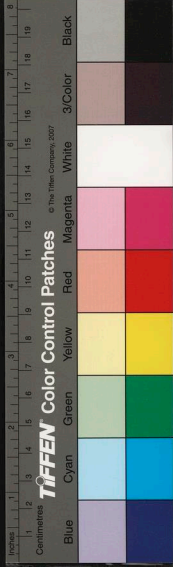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事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諸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食因爲陳人偷孝行譬以禍福

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臬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聞覽名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弗爲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栖百里豈大賢之路以一月俸爲資勉率景行覽乃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任德不任刑天道然也溫克之政若善爲鷹鷂者而鸞鳳之志終有取于蒲亭之對爲政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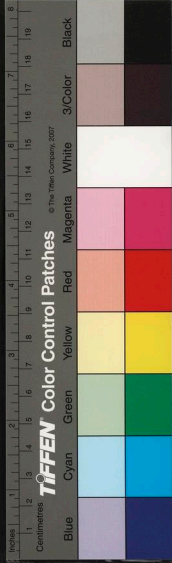
以審所尚矣

童恢

童恢字漢宗瑯邪姑幕人少仕州郡爲吏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穀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千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目奮遂令放釋吏人爲歌頌之夫天之愛民甚矣產豺虎焉或爲民害聖人驅而遠之不曰令無雉類也何哉並生而曲成之耳且世之殘忍成性等於豺虎者不能盡擗而獨伎於獸耶牧民者修政而召和虎渡河蝗不入境豈翳異人哉然則漢宗呪虎其亦未可詭視也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辟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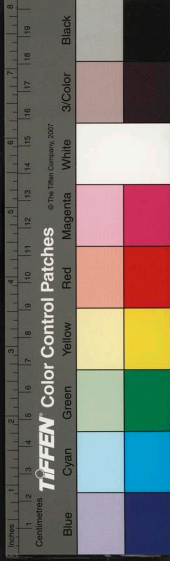
世之健吏搏擊豪強逐捕盜賊曰吾治在是孰能留心保育以挽天倫于既氓如彪之爲政者

嗚呼仁哉

劉梁

劉梁字曼山東平寧陽人少孤貧桓帝時除北新  
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唐桑瑣隸  
風移磔磔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  
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  
自往勸誠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文法之吏止重簿書期會而臨雍之政衰劉君  
聚徒勸戒執經試策偉哉越俗之規也浮文盛



而實行踈課業雖勤士習日敝立教者蓋亦反其本歟

孟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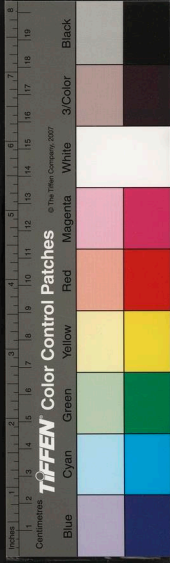
孟嘗字作周會稽上虞人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縣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醜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言于太守太守不爲理嘗遂謝病去婦竟寃死後復以其事陳于後太守殷丹終白其寃訟女伏辜○後舉孝廉拜合浦太守郡不產穀

實而海出珠寶常與交趾貿米前守宰並多貪穢采求無紀珠漸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盡革前弊求民利病未喻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稱爲神明

聞貨貝產海陸者本不可跡還珠事將偶然爾然刷弊興利吏治則良矣雖珠不還豈爲嘗少哉爲吏者亦無使滋偽焉可也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爲京兆尹





會合浦交趾二郡反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  
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皆言賦斂選  
重百姓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琮即移書告示  
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  
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為之歌曰賈父  
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  
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後為異州刺史舊典傳車駟  
駕垂赤帷裳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  
聽惡有反垂帷裳以自掩蓋者乎命御者褰之百  
城聞風悚震其諸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蠲復于既亂之後豈若撫字于未亂之先乎古  
今覆轍相尋往往如是悲夫此雖非郡邑所得  
為然受牛羊之牧必有所處矣吾因孟堅定亂  
之善政而與感云蓋責孟堅之前政也非責備  
孟堅也

羊續

羊續字與祖太山平陽人其先七世二千石續以  
忠臣子孫拜郎中後黨禁解累拜南陽太守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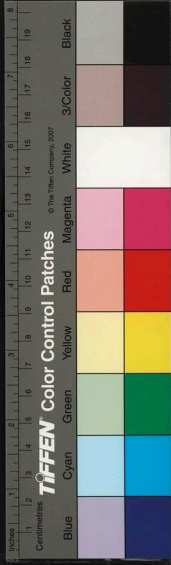
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郡縣采問風謠  
然後乃進其令長貪繁吏民良猾悉通知其狀郡  
內震懾乃發兵討殺前守賊趙慈着其枝附賊既  
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  
之家多尚奢麗續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  
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  
者以杜其意○六年靈帝欲以爲太尉時拜三公  
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  
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  
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晏子澣衣灌冠或曰隘哉君子曰國奢則示之  
以儉其有警也南陽多貴人相競以靡輿祖羸  
服敝車以是歎懸魚之節似過乃其介有足多  
焉吁以功臣子孫歷六郡無纖芥緇涅處汗  
世不以三公易一緼袍古人哉

蜀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漢末西遷益州劉璋以



爲成都令蜀土富實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  
婚姻送奠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  
僭逾爲之軌制遂能移風變善轉爲巴東都尉吏  
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  
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信南  
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  
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牧  
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家無擔石之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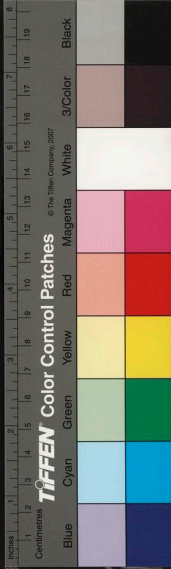
夫婚葬人倫之大者豈不重乎然世有百兩治

裝至不舉女三年爲柳忍於暴骸愚亦甚矣蜀  
土富饒卓鄭餘風染茲侈俗董和躬率以儉示  
民以禮善矣外牧殊域內典機衡而家無擔石  
之儲雅有羔羊之節其化理亦尤蹈者哉

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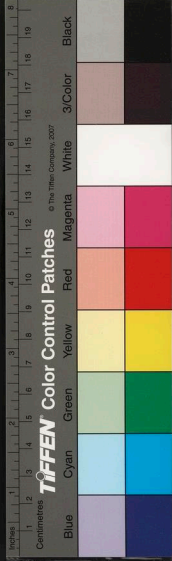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太祖既定河北高幹  
舉并州反河東人衛固范先等與幹通謀太祖以  
畿爲河東太守畿到部設方略不煩兵卒誅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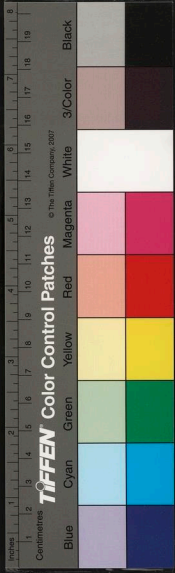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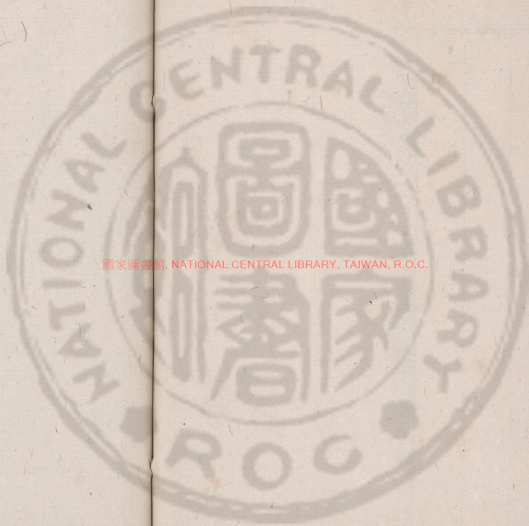
是時天下郡縣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  
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詞訟相告訐畿親爲陳大  
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  
老自相責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後其教自是少有  
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  
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牛馬下逮鷄豚犬豕皆有章  
程百姓豐實焉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修  
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太祖  
征漢中畿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  
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畿在河東十六年課常爲天下最  
漢賊不兩立杜伯侯效忠魏武非正也既富方  
穀治體則眺暢矣嗚呼兵殘之後不有循牧民  
其塗炭乎乃出處則當別論云  
親陳大義遣歸諦思簡訟之法莫過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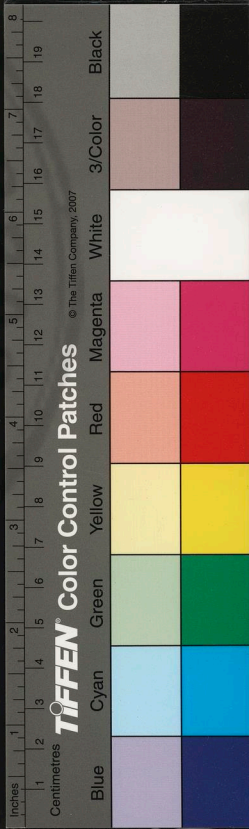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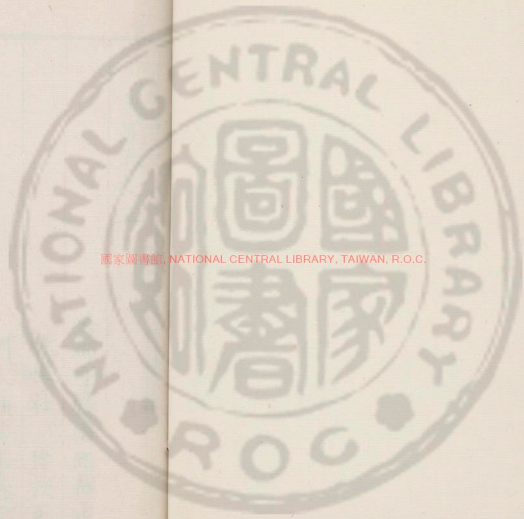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6302 v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守令懿範卷之三

吳郡守蔡國熙裁定

晚學杜偉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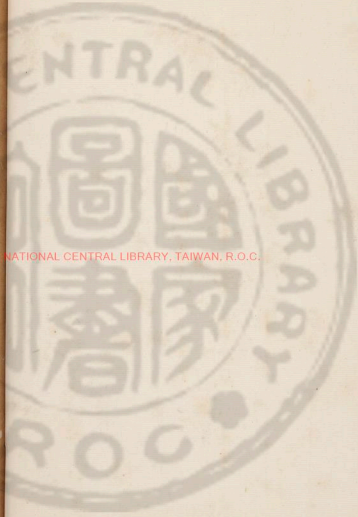
門人顧雲龍纂輯

循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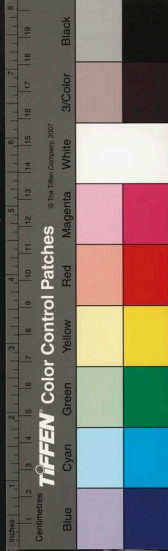
晉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初領樅陽令有能名尋為江夏太守時屬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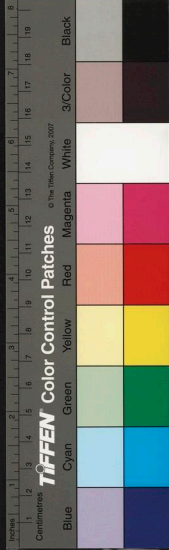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賊所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身無私焉○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飢荒山夷斷江劫畧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為西陽王秉之左右即遣兵逼秉令出向賊侃整陣為後繼秉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人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

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分予士卒賑給流亡法外之仁也權用運船以討官賊逼斬王使以除江劫法外之義也仁可法矣義可法乎有士行之志則可

運甕惜陰可謂勤勵不息自強矣然使士行聞道則運心於民政惜陰于禹功豈止形勞而已哉雖然運甕之事未可法也惜陰之說千古之



法言乎豈特有民社者當省也三復不已不覺  
惕然

呂豫

呂豫字仲悅為陳留太守宣布禮教尚名節一  
時人士化之○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  
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  
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  
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  
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  
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可以知君  
之德化矣子尼即蔡克應元即江統也

易辭有云王用三驅邑人不誡夫上有好者下  
必甚焉蓋自古記之矣陳留小吏荅瑯琊二澄  
語而能樂善忘勢所對非其所問乃澄則以德  
化歸美其君嗚呼為民牧者其毋但役役於簿  
書期會間哉

王承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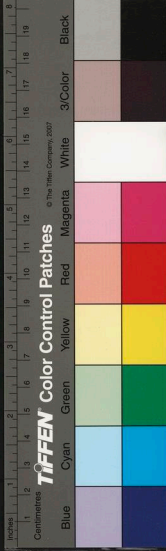
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  
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  
者綱紀推之承曰又王之困與衆共之池魚復何  
足惜耶○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  
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窳越以立威名非政  
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

嘗見一為守者淺中狃度聞萋菲不察輒盛怒  
決撻人胡以堪王安期從容寬恕不為苛察被  
澤者當不止犯夜儒生盜魚小吏而已嗟嗟情  
偽百端過寬則玩德威妙用而無着在神明之  
耳

蓋世之苛峻者豈皆性忍哉或曰非鞭撻無以  
立威名也夫欲立威名何意耶使其中不見可  
欲應無是念矣妾期清靜寡慾故政多寬恕有  
以夫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特方競尚浮虛儒  
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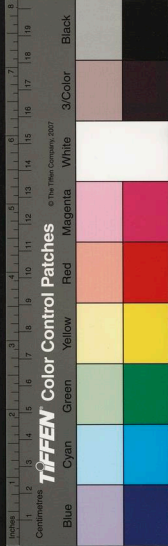


於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解榻為餘  
杭今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  
不宗之葺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  
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拜  
中書侍郎多所獻替被讒踈隔求補豫章帝曰豫  
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十占固請  
行在郡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  
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  
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

王何餘風至今貽蠹士習武子以為罪深桀紂  
宜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風化大行其諸  
孟氏反經之說歟為郡邑者苟欲一洗虛浮之  
習必以崇實學為要古

崇學啟教守令之首務也長民者不務何哉令  
則或制于守守則或制于監司也武子篤學通  
覽固已得教本矣况令餘杭則潔已守豫章則  
資給一出私祿誰得而制之

顧顛之



顧顛之字偉人吳郡人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顛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者莫能尚也孝建中為湘州刺史政績尤著

語云生事生省事事省多欲寡欲之辨乎劇邑之事可知也務簡而事理吾知偉人之欲寡矣彼不惡己之多欲而己外之多事者其見左哉

善治民者猶被裘而挈其領貴知要也御繁以約良得體要彼擾擾焉以自疲何益哉老氏有言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為民牧者可以鑒矣

此心至簡多欲則煩俗念能心自生勞擾庶務至煩無心則簡無心匪踈靜一坦平此機在我萬化歸根隨物順應循序漸舉終日凝然民和政理右近日作

執簡御繁  
銘附此

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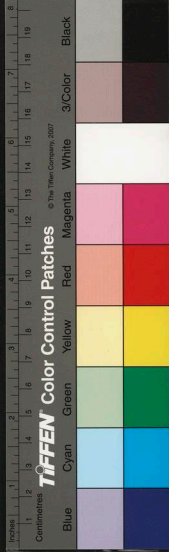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梁初為武昌守杜絕交游請  
詔不行饋遺秋毫無所受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  
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遂為人所  
訟除名後起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  
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  
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  
隻鵝而別武帝聞其能擢宣城東陽二郡守遠處  
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弱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

惓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  
調以為常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其耿介無  
私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然也

史稱何義方清公為天下第一特多為俗士所  
病夫同俗誠鄙也耿介之士動與俗迂可哉德  
厚者能混世塵善矣猶或不恭焉秉心無競諧  
俗而俗自化其唯至仁乎噫非有超俗之志而  
與時浮沉猶然世俗中人也

夫為政者不能使民無貧富能使貧富相安可



矣義方子視貧翁而仇疾富強豈公平之體歟  
其耿介無私則可取也

北魏

房景伯

房景伯清河人孝禺中清河郡山賊群起詔以景  
伯為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  
景伯擒之畧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  
舊惡相率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立  
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  
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  
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  
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  
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為  
也夫片言折獄豈不謂能以淳薄俗難哉景伯  
化悖逆為孝子所謂有諸已而求諸人者耶俗  
多不馴悉以此法諭乎曰精神不分故勸一而  
風百不教而殺虐也已



善用其母食子待之意則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躬行道化莫先乎孝長民者宜加意乎

### 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也北魏孝文初為荊州刺史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充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史所載善弭盜者如漢虞詡魏李崇人不一矣其所施設雖各不同要皆不得已為一時權宜救其末源非治其本者也本安在不過輕徭薄賦卹其貧乏區畫游民使之得所而已如是而又嚴保甲之法重為藏之刑嚴門關津渡要地之察然而盜不息者未之有也惟不能先求致寇之源以塞之盜不至而後為之計不亦晚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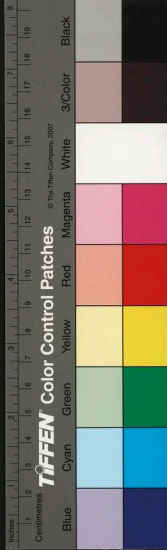
###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功人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





賊瓊至奸盜止息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  
武成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  
窮問知子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去府君放賊去  
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  
此畜牧不收其隣郡田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  
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八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  
已寄蘇公矣賊遂去立一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搆結  
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一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  
色服其德績○瓊性澹慎不發私書在官餽遺一  
無恥受○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  
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論之曰  
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  
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  
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  
集大儒衛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府吏文案之  
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  
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  
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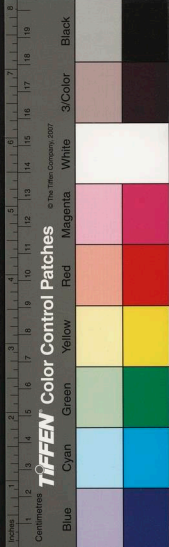
辨郡縣吏長恒無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綱紀謂瓊曰雖救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在郡六年人庶懷之

蓋聞德盛者與人並立而人自化蘇君種種善政莫可縷數寧觀道研青雲地上之語想其丰度不言而飲人以和者也談問玄理而意且自消其轉移入處亦巧矣論普明兄弟數語長者類能言之而訟未必息此無他效顰即工精神未必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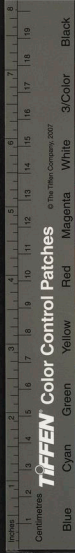
隋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隋文帝時為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



呼為戴帽餉臣自分廢黜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  
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  
州豪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  
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  
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  
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訐訟官人  
百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秋俸之物招致山  
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相授教常以季  
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  
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  
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  
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厲風俗大  
改○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  
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  
扶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喻而  
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為善士吏民感悅畧無爭訟  
寬嚴之用難言哉即儒先謂御善良以寬治強  
暴以嚴與夫撫民以寬御史以嚴皆未可為極





則語也何者以有所着也一有所着不免偏重  
弊隨之矣乃若善為政者內境常虛剛柔時出  
何成心之有岐州民質以靜鎮之當也治相亦  
如岐可哉改弦易調庶幾近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開皇初為息州刺  
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  
有疾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  
全活者以千數○後以疾徵吏民號泣於道疾愈

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鷄豬散惠孤寡不  
自存者○好單騎巡行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  
有條理者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有過惡即訓導  
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  
秣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其後以老致仕仁壽中復就拜淄州刺史賜以  
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  
牧享年八十七卒于官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  
者數千人或不及葬者皆望墳痛哭野祭而去



稱善而不彰過此巡行足以化民乎世之微行者豈無哉其不發奸摘伏以察為明者幾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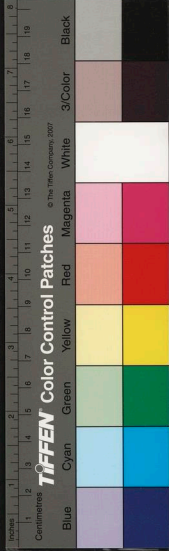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開皇初為平鄉令車騎之官民有爭訟者輒下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勸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行爭訟絕息園圍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民無少長號泣于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詔擢莒州刺史

觀劉公之傳三代景象宛在目前信哉斯民三代直道而行也孰謂民不可以道化哉世之好談中行者必曰法不可弛俸不可繼中則中矣知民之不化何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



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王參軍權脫流人之事雖出于非常亦足以開法吏之便門開皇之赦詔雖失于不經亦足以





廓世主之仁量存之循傳一醒吏治之酣法也  
王伽之事不可為法但當時詔旨數言曲盡理  
道令之為郡邑者可悉錄一通揭之座右

唐

陳君賓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貞觀初為鄧州刺史州  
承喪亂後民多流離君賓至篤意徂徠朞月悉還  
舊業○明年四方以霜滂災君賓境內獨得免○  
儲積充滿鄰州飢民多歸之以遂食君賓勸率其

下令通相迎養及還去尚多羸糧仍齎衣帛資送  
之太宗下詔勞之曰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使  
人不慮凶年二則使民輕財重義政化若此朕復  
何憂其令考司錄為功最

孔門以博濟為堯舜所病然心力可逮則向軒  
于施君賓為治不獨能厚吾民且復以其餘旁  
及隣境此其為度豈區區疆域所能限哉天災  
流行鄧之民獨免要非易易然矣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分陰人貞觀中為滄州刺史  
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堙廢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  
流行民歌之曰新河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  
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以州界  
卑下遂疏長蘆衡漳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  
水害○時與冀州刺史賈敦頤瀛州刺史鄭德本  
俱有美政河北稱為鑄脚刺史

修治水利亦善政之一事乃盡力溝洫孔子以  
禹為無間然何哉要之民所利賴於茲者匪細

也薛公能令境無水害商賈流通滄之民所為  
歌騁駟也今制郡邑類有專官以董斯役而漫  
無所事事取薛公之傳讀之能無厚顏乎

賈敦頤弟敦實

賈敦頤曹州宛句人貞觀中數為刺史每以廉潔  
稱常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  
有闕以繩代之道塗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為洛  
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貫之徙瀛州刺史州瀕  
滹沱河及滏水歲常溢溢壞民廬舍寢如數百里



敦頤為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百姓利之○永徽  
中遷洛州時豪右占田踰制敦頤括沒二千餘頃  
以賦貧民○弟敦實為饒陽令政化清淨老幼懷  
之時敦頤復刺瀛州饒陽其屬邑也舊制大功以  
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竟不遷替  
○咸亨初為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楊德幹杖殺  
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  
勿貴也德幹為之衰感○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  
市通衢及敦實去職人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  
側時人號為棠棣碑

立隄堰以防水患嚴田制以業貧民敦頤為政  
勤矣乃敦實清淨寬惠並臻治效夫清靜豈苟  
簡愉惰無所事事哉謂舉其大綱毋苛擾耳夫  
禹之行水也行所無事而當其壅塞之衝則墜  
山堙谷固亦有焉庖丁目無全牛迎刃而解每  
至於族亦躊躇而四顧意此治體也  
政在養人數語百世牧民之菽粟乎清淨之化  
過於廉明敦頤難之而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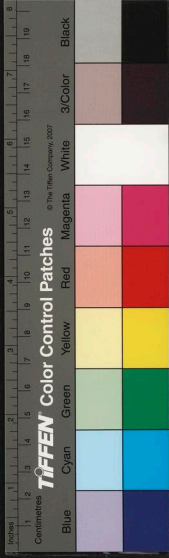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俸薄以己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後為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符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丞尉祿微意趣多卑卑者往往侵漁百姓為之宰者制之使不得行亦是矣然不能體悉其情豈同官一體意哉均分俸入不可為繼豈無可相通處歟此匪市恩俾有他圖者亦內愧潛消視檢制遠矣若夫今之為令者僅僅以訟獄簿書為要務視儒生講誦為迂緩甚者疾而雙言之甘以俗吏自居不逮智周遠甚哉

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為善政移刺郢州屬時早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有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



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田公禱雨之應卒致有年民歌豈專係一時自  
曝之誠哉勸學務農之善政公之禱久矣

仁會為民自暴遂臻有年殆非偶然者嗟夫天  
災流行胡代蔑有曼旱者不惟其本朝夕勤劬  
即倣自曝自焚亦陳迹耳欲格彼蒼難哉尸居  
龍見澗默雷聲桑林甘澤毋曰天道遠也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

其歡心郡人勒碑頌德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  
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其獄密  
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  
欽恤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  
哀其誑詔有詔悉謫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而勞  
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  
而後行○後契丹陷冀州徵公為魏州刺史時河  
朔震動前刺史懼賊至盡驅民入城繕修守具公  
至謂曰賊在遠何自疲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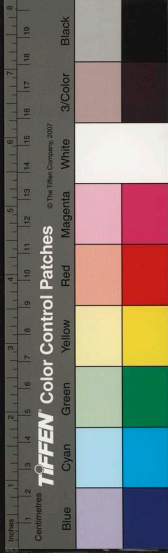
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  
用密疏以活數千人幾絕之命豈特可為良牧  
哉相度固已兆於此矣

姜師度

姜師度魏人舉明經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兼河  
北道度支管田等使師度勤於為政又有巧思頗  
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障水為溝以備奚契  
丹之寇又約濟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為平虜渠  
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開元初出刺陝州

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形高常自倉  
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  
之便至水以所省萬計○六年以蒲州為河中府  
拜師度為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  
漸涸師度發卒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  
收其利○再徙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  
就古通靈陂擇地補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  
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獲萬計

巧思雖非持大體者所尚然顧用之何如耳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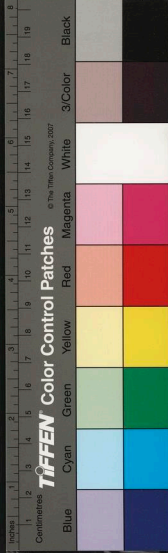


之以禪國用賄民隱亦奚不可師度成溝洫之功曲盡智慮卒以禦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漑農畝一勞永逸公私蒙益國家尚亦有利哉

卓景駿

卓景駿萬年人舉明經神龍中為肥鄉令縣北界有漳水連年泛溢舊堤迫近漕渠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鄣水至堤趾輒去而堤北燥為腴田○漳水舊有長橋衝蕩易毀每年修葺民苦之景駿易為浮橋至

今便焉○時河北咸飢景駿躬撫之令縣境內各相贍恤貧弱者因免流離○開元中為貴鄉令民有生子相訟者景駿謂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及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是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涕泣嗚咽仍取孝經付其子令歸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遷趙州長史道經肥鄉吏民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日有童稚數人亦在中景駿謂曰計吾為此令時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慙勤之甚童稚曰此間者



老相傳縣中廨宇庠塾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  
將謂古人何意今得親睹故不覺欣戀倍常也其  
為人所思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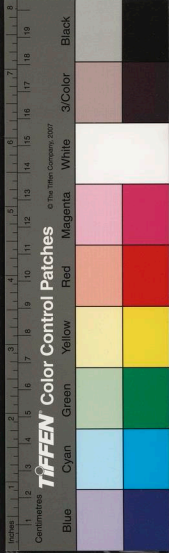
賑濟之法非躬至閭里親為勸巡則孰肯以有  
無相通假且委非其人必有並緣為奸稽緩阻  
滯者欲以利民而及病之不逮韋君遠甚

韋君之政葦陂渠撫流離非有異蹟也肥鄉童  
子欣欣若覩古人師古者何以好奇為哉故曰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 李栖筠

李栖筠字真一趙人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後為常  
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廝江  
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  
討不克至是發卒捕之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  
起學校堂上書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  
降飲人人知勸民為刻石頌德

灌田以富民書孝友傳以造士養教之大端舉  
矣質之孟氏制產童其庶乎至於鄉飲酒禮古



人用意深厚叔世忽之猥雜非類欲以彰勸難  
矣栖筠雅知敦重庸俗吏詎能哉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開元中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  
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托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實  
儲廩乃陽會友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密偵  
之以為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  
平原城守具備乃遣司兵叅軍李平間道奏之玄  
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

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乃能  
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  
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  
賊繼以涕泣士皆感憤

清臣先事為備足抗逆虜至陽事遊樂則法所  
謂形人而我無形者其機亦密矣忠義所激諸  
郡響應豈獨殉節之奇哉才節兼全君子人也  
彼乎居嬉嬉偶遭變則束手無措是燕雀等也  
夫





嗟夫世周患夫文靡也開元天寶之間詞士彬彬盛矣而戎且生心清臣泛舟賦詩以愚虜而偵者以書生易之然則漁陽鼙鼓彼固有所侮而動也陽地而陰備灑淚以鼓同仇茲豈沉汨於詞章中者哉按清臣之學得於內養為多其捐軀殉國非但憤烈實超死生之際云蓋有才華擅世者偶遇難非濡足則鼠竄學貴重內此耳

柳渾

柳渾字惟深河東人開元中舉汝州進士第一調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遷永豐令其治務威奸暴而惠鰥寡除物寧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宰制聽斷爭訟自息既富而教庠塾興焉○表為共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有加拜袁州刺史酌古良牧之政可宜於今者即施行之人有踈陳並見採納道利致富教之禮則優裕和慈周晉不匱夫循俗者曰不易民而化也與時偃仰苟道已



耳好古之君子動稽成轍而或不諧土風抑何  
故歟蓋醫者采古良方試則輒驗而用乖則傷  
人滋多噫藥無古今察脈者有善否也柳惟深  
酌古宜今其權審矣  
酌古政以施今採疏陳而並納取善之途廣矣  
哉以此為相可以集衆思廣忠益豈特牧政之  
優也

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舉明法授臨汾尉後  
為安令有宦者閭與貴詣縣請托朝隱命拽出之  
睿宗聞而嘉歎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為吏部  
侍郎出刺同州玄宗幸東都路由于同召見賞慰  
之尋遷河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  
常奴恃勢害民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為政執而  
杖之

貴倖豪強縱之則怙勢病民激之則起釁生變  
顧控制之者得其機斯可矣果勢不容已取其  
甚者密計而迅發如雷霆之威不測不襲善矣



乃隱隱幹轉疆帶友自消不更為第一義耶

韋丹 子宙

韋丹字文明官兆萬年人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  
止游惰興學校廣屯田教種茶麥民窮自鬻者贖  
歸之禁民不得掠為隸仁化大行○為江南西道  
觀察使作陂墾五百十九所以灌田○有吏主  
倉丹覆其糧二千斛丹曰吏豈自廢耶籍其家  
盡徂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恃權取於倉  
罪也吾貴汝罪與汝期一月還皆頓首謝及期無

敢違○子宙宣宗問宰相周墀曰丹有子否以宙  
對帝曰與好官拜侍御史出為永州刺史州方歉  
乃斥官吏什用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  
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  
之宜戶給之○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  
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  
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  
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

韋文明灌田貫吏法外之仁也比之教耕興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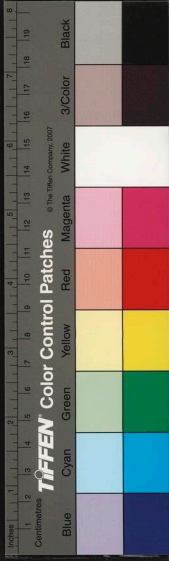




不尤難乎乃子斥供用以市救荒之糧給種植  
為生之書置社探錢以市牛取任家子弟以充  
學官種種仁愛之意溢于常法之外真可謂世  
濟其美矣古之良牧出于一門奇哉  
世有言曰興一利不若革一弊貴無事也然興  
革豈判然二事哉警游惰而農桑漸開革而興  
矣勸生理而淫邪日遠興而革矣二者權蓋五  
用而斷之在獨苟便於民不曰生事也革丹父  
子其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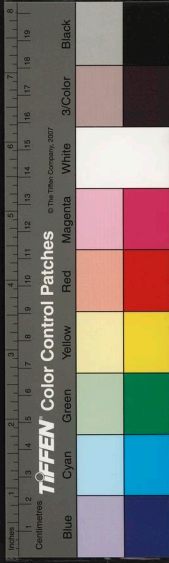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光啓中李克用表為  
河南尹時東都荐經寇亂君民不滿百戶全義選  
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  
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  
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  
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  
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還  
歸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



縣至二千人為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牧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綠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禾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貴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一旗一榜招曠之簡法勞田勞蠶勸課之圓機宜乎變流散而成富庶也國維之政可師哉  
招懷綏柔寬弛憲網此安集流亡之道宜爾也  
若夫躬巡農畝勸勤懲惰平常聲伎曾也 願  
一翻嘉植便為色喜國維之於斯民真猶益然  
同室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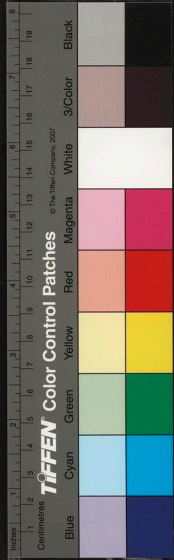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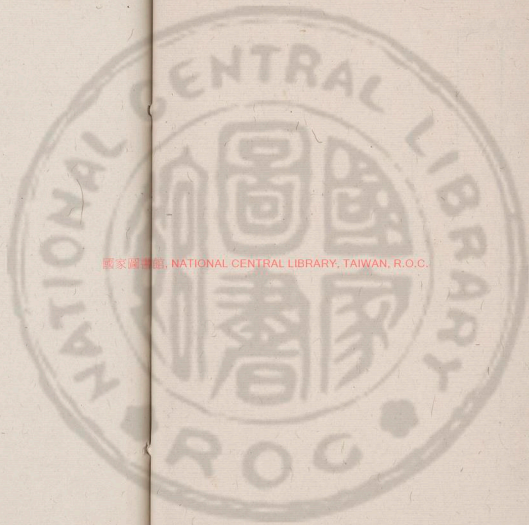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圖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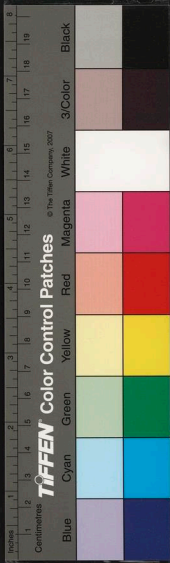
五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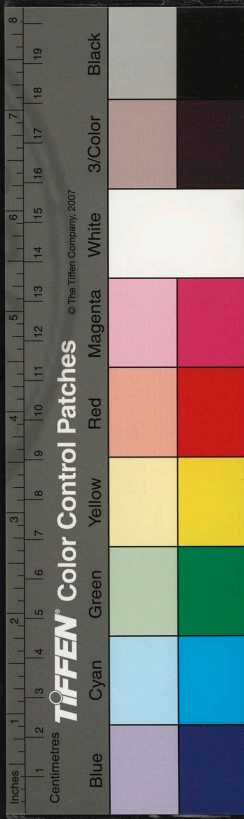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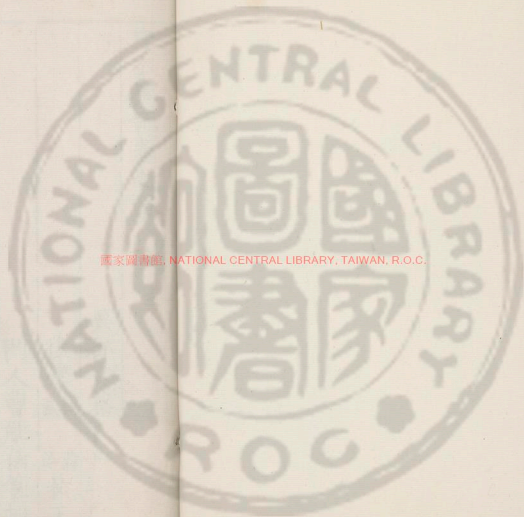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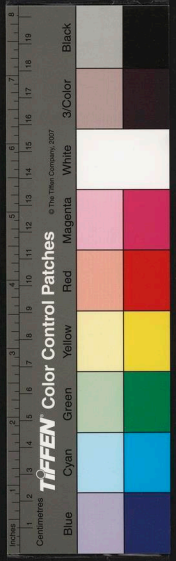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6303 us



守令懿範卷之四

吳郡守蔡國熙裁定

後學杜嚴治校正

門人曹胤儒纂輯

循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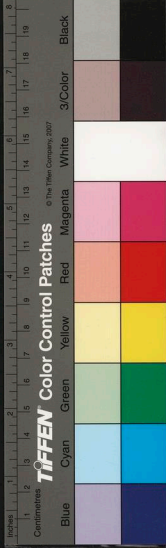
宋

曹彬

曹彬字國華靈壽人小心畏謹遜言恭色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尤疎財利未嘗聚畜局量寬博喜愠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不形平生未嘗言人過失居公庭必冠帶危坐如  
對君父雖褻未嘗旁視王仁鎬嘗謂人曰老夫自  
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始覺已之散率也知徐州  
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杖之莫知其故彬曰吾  
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  
朝夕詈之矣其何能存吾故緩其事然亦未嘗廢  
法云

緩杖吏以全婦此與漢吳李英處母丘長事絕  
相類仁哉長者之用心乎

### 張齊賢

張齊賢字師亮曹州宛句人太宗時以大理評事  
判衡州州故鞠劫盜論皆死齊賢至活其失入者  
五人自荆渚至桂州水迤舖夫數千戶困于郵役  
衣食不給奏減其半後以給事中知代州時遼兵  
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  
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因齊  
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煉旣一以當百遼  
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為





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  
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  
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  
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閉  
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  
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  
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  
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輶  
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  
且歸於漢贊○後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獄有大  
辟將決齊賢至立辨而釋之三日徙知永興軍閤  
門祇候趙贛得幸提點關中芻糧所爲多橫齊賢  
奏之抵法

巨寇乘城司牧者非殉節則走耳土磴之捷所  
謂神於用智者非邪活囚滅後在有仁聞又藹  
藹吉人矣昔賢謂勦伐非殘剝者所建諒矣  
土磴之捷奇哉幾事密成固不易歸功懦將良  
獨難非智且仁孰及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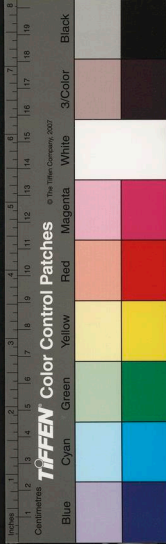
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維熙中舉進士授同州推官聽決  
明允有富家女奴逃三父母誣於淵錄事參軍嘗  
貸富家錢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之投尸於水  
罪應死獄具若水獨疑之留而不決州郡上下切  
恠之錄叅証若水受賂若水但笑謝而已旬餘屏  
人語知州曰某留獄者所以訪求女奴今得之矣  
知州取入從簾中推出示其父母父母驚曰是也  
於是富民父子得釋

釋富民寃亦雖矣笑謝錄事不欲自顯其功而  
置彼何地不尤大難乎彼以富民為嫌雖知完  
而不敢釋或以已長形人短者視澹成何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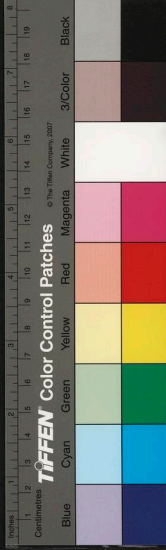
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權判  
大理寺時賜没入祖吉贓錢敏中引鍾離意委珠  
事不受○出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守多涉議議敏  
中預市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以清廉聞太宗飛  
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



之○尋判西京時有僧過村舍求宿不許遂宿門  
外夜半有人携一婦人拜物踰墻出僧恐天明爲  
主人所執因走去至葦艸中誤墮粘井前踰墻婦  
人已爲人殺投其中主人踪跡捕僧送官不勝拷  
掠遂自誣服但云賊與刀留井旁不知何人持去  
獄成敏中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云前  
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力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  
遣吏訪賊吏食於村居有嫗聞其府中來不知其  
吏因問僧之獄如何吏始去昨日已笞死于市嫗  
云今若獲賊如何吏云府已誤決不復敢問嫗遂  
曰賊乃此村少年某也吏詢其處僻賊捕獲僧遂  
釋○會有言敏中亦受皇甫侃書物下御史按實  
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故封遣去俄捕得侃  
私童詰之云其書尋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  
如故太宗驚異召見慰賞之

向敏中白遊僧之狂獲盜於村居郤及門之書  
完藏於傳舍明與公兼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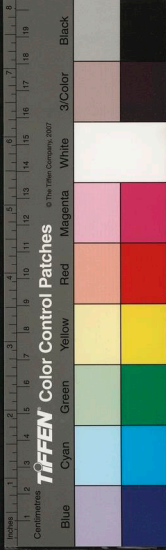


邵曄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居桂陽曄幼學恥  
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知蓬州錄事參軍  
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  
等三人被誣爲劫盜悉寘于死獄已具曄察其枉  
不勞噴白全當挾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拒法號  
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捕獲正盜道豐遂得釋  
全坐削爲民曄代還引對太宗曰爾能活吾平民  
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後以右  
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頻海每蕃船至岸常苦颶  
風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

叔世吏習調阿慕僚視守宰意迎合之雖習知  
究抑無敢出一言也此其心類知有已其于民  
命何如哉揚全以悍昧坐削日華以匡正蒙賞  
任意見縱詭隨者可以鑒矣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閩州人舉進士第一知壽州歲大  
饑堯佐自出粟爲糜以食饑者吏民效之爭出米  
賑給全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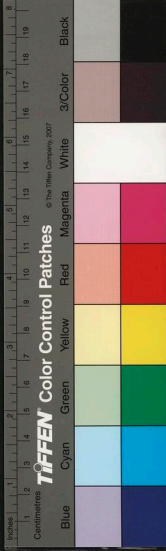
以令率人不若身先之也○天禧中河決起知滑  
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徙  
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堯佐爲築堤植柳  
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後知開封府謂治煩  
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孽於激水而欲其  
澄也故爲政一以誠信爲本

賑饑則出粟以率先爲政則去察而本信陳公  
之治得其要矣彼令民而民不從防民而民愈  
狡者其思自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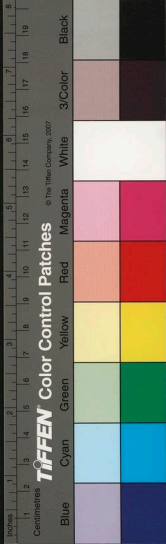
陳堯佐之言曰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  
防姦譬于激水欲其澄也司馬遷嘗云漢興破  
觔而爲園斲雕而爲朴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  
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乂安即是觀之在彼不  
在此信哉言也政畏張急理尚烹鮮斯民三代  
之民耳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從陳搏游郡舉進士  
第一後知益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稍遇水旱



民必艱食時米對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  
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  
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  
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不敢犯法○知杭州有民  
家子與娣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  
故見命掌贖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  
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  
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  
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詠嘗謂李旼曰  
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  
有字前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字後屬陰陰  
主刑也成不可改盍慎焉○李順之亂官蜀者多  
不挈家詠知益州單騎之官官屬憚其嚴無敢畜  
婢妾者詠不欲絕人情自置二婢以侍中櫛自此  
其屬稍置姬侍詠在蜀四年及召還闕呼婢父母  
出資嫁之仍處女也有范廷實者為殿直押兵過  
金陵詠時為守因問曰天使  
沿路來還見好官員否廷實曰昨過袁州萍鄉縣  
邑宰張著作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  
詢之廷實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整葺田  
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廳肆無賭博市易不





敢誼爭夜宿卽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耳評  
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  
朝並顯以  
能吏稱

不邇聲色成湯所以聖也邇而不邇聖猶難手  
張益州過人遠矣直其德威之行于吏民也

公事有陰陽生殺之謂也死中求生陽明常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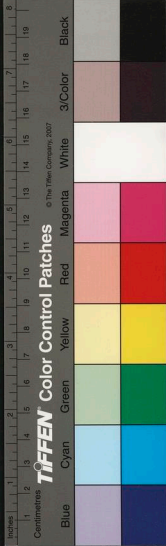
仁人哉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舉進士第一知乾州屢  
決獄獄人以為神簿書出納推推毫髮條日無倦  
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奸施于民則簡而易  
行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衍權知鳳翔府一  
邦之民爭于界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  
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天下苦于兵自陝  
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  
徃徃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衍在永興語其人曰  
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乃為之區處計較量  
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  
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徃如平時而吏求

手無所施民此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  
器械民皆不知○後尹開封開封治京師嘗撓于  
權要術能使權要不敢干前尹惟以聽斷盜訟為  
能不獨術始有餘力嘗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  
諸縣之民皆被其惠○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  
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令豪酋大買  
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踴以圖厚  
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  
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開封此比出能吏  
而兼於民政者惟術一人○術食子家一飯一麪  
而已或美其儉術曰術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皆  
國家所有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  
敢自奉邪一旦國家奪所有却為一措大又將何  
以自奉乎後以祁國公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  
隘裕如也

夫政無遠圖難以聽斷為能終日疲精神於刀  
筆筐篋之間而民瘼不及講求即剖決如流閭  
閻窮困自若也杜世昌典守鉅郡廼有餘力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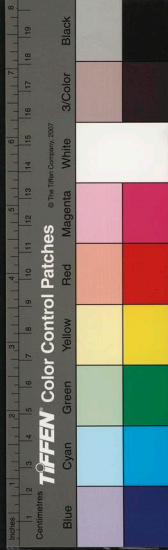


約民事而惠徧下邑豈獨材力精敏良識治體者哉雖然政平訟理良二千石事也聽斷亦豈可忽固尚有大於此者耳嘗以此義語所屬多知注意者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禹之所以盡力于民也世昌措大之語藏于胷中衣食居室皆從儉其禹之徒與宜其不勞民力不撓權要而乾鳳之民爭界上也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眾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巧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歲飢為體量安撫使汰冗役數百活飢民百九卜萬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大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為此皆良田今棄不耕





適足以資敵遂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則募  
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其鎮大名也魏  
人為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

韓稚圭負宰相之望而勤勞吏職王開封所為  
亟羨也有謂社稷器非百里才者何以稱焉曰  
以器使人掄材者事也君子隨分可以自盡一  
命之士豈必不能濟物耶彼羞小官而覬要路  
者其器識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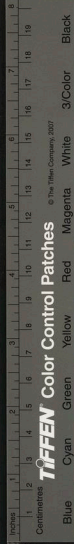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大聖八年中茂才異等第授  
將作丞知河南長水縣持重精密雖小事必詳思  
審處吏民慶而畏之後副樞密坐謗知鄆州徙青  
州會河北大水民流京東弼擇所部豐稔五州勸  
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在貯之量置廬  
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寄居者皆  
給其祿使即民所聚分統焉老弱病瘡者廩而醫  
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用  
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



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慰勞出於至  
誠人人為盡力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自為  
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步糧而歸凡活  
者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八萬餘人是時人有  
勸弼非弼謗之道禍恐不測弼曰吾豈愛一身而  
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行之益力上聞之遣使  
勞弼即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  
前此救災者悉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蒸為疾疫  
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即僵付自弼  
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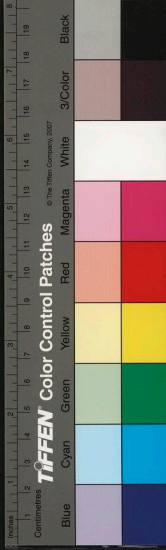
夫救荒無奇策亦無定策在相機而行之范希  
文興作惠民蘇子瞻乞牒易米皆便計也然不  
可以訓矣曾子固權常平之價朱元晦發義倉  
之入其可父之規乎歲大飢將復求濟于司農  
彥國散處飢民隨在貯廩法便而澤均一時荒  
政莫過也吾觀溫公救荒疏云富民有蓄積者  
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  
收索示以必信此與彥國之策相表裏勝官弼



賑濟遠矣行之其在人乎雖然在險而運奇  
若宅平而無為國無九年之蓄而委曲支吾信  
無奇策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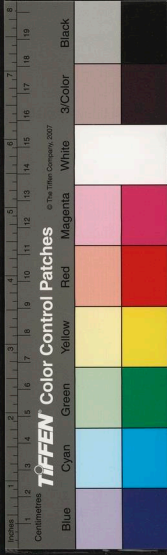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蘇州人仲淹子中皇祐元年進士  
第調知武進縣以親遠不赴仲淹沒始出仕知襄  
城縣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重而情輕者  
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為著作林縣  
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林之牧  
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  
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  
民田而不得闕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  
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又旱純仁籍境內賈  
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  
闕時吾為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  
縣皆飢獨境內民不知○知河中府後成都路轉  
運使以新法不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  
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据據私事不能得○知慶州





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  
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有  
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  
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  
繕治城壘憂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壤願別謀  
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願不肯為朕悉心  
爾遂行○秦中方飢擅發常平粟賑貸僚屬請奏  
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  
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  
實活我乃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  
負○環州種古執執羌為盜流南方過慶呼寃純  
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譴訟詔御史治于寧州  
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泣不得行至有自投于  
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  
陽軍○移齊州齊俗兇悍人輕為盜劫或謂此嚴  
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恕不勝其治矣純仁曰  
寬出于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取玩  
之道○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



儻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  
之復忝官司徃徃待其以疾斃于獄中是與民除  
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  
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大半○錄事  
參軍宋儻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斂口鼻血  
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奸因會真毒  
鰲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筭幾巡以中巡對曰豈有  
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儻年素不食  
鰲其曰毒鰲肉者蓋妾與吏欲為變獄張本耳實  
儻年醉歸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初神古因  
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為永興軍路軫轄又薦  
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  
不肖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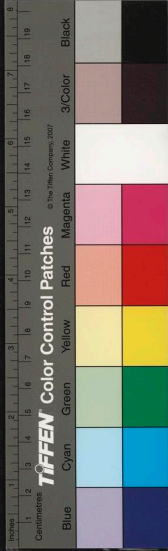
子產曰唯上德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太  
叔弗是也無何國多盜至取人於萑蒲之澤而  
後悔聽信之晚猛固可以禦盜耶范堯夫謂寬  
出於性強以猛不能持久祗取玩耳然期年而  
盜亦減夫二者奚取衷焉噫陽和發脉震雷佐



之嚴霜墮草即雨露不能復潤何者其生殺之氣殊也由此言之寬嚴之用視其意所向矣且夫以生道殺民者春雷也不爾則秋霜也夫

### 范純禮

范純禮字彝叟仲淹季子為永安令時建昭陵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博覽及工徒于一路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怕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務去之○中旨鞠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捕取而戴于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





君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  
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  
足以為訓耳徽宗從之

今之人類言曰理劇者非厲以威不可因而棘  
怨種種也所謂成心僨事非邪彞叟之治開封  
寬役省刑豈非有得于家學仁厚之脈哉

夫論刑者權其情與法焉已耳二者互有重輕  
焉情重乎當裁諸法法重乎允原其情仁人之  
用心也失火而俟誅盜絲而論死此所謂法豈  
於情者歟彞叟並從末減善矣嗟夫吏重故出  
之律兢兢焉承順風旨巧文逃責者比比也效  
優之民一言而宥其死仁厚中尤有讜直氣焉

包拯

包拯字希仁合肥縣人舉進士知天長縣有盜割  
人牛舌者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  
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徙知端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  
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後



治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以其笑比黃河清童  
稚婦女亦知名呼曰包待制語曰關節不到有閻  
羅包老後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拯性峭直  
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  
與人不苟合不偽以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  
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  
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  
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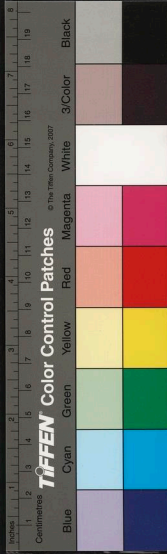
趙禹以令史事周亞夫府中稱其廉平亞夫弗

任也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真  
仁人之言也已包希仁以嚴名史乃稱其惡吏  
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未嘗不推以忠恕吁此  
其異趙禹輩歟

語曰廉為官本希仁律子孫之嚴乃其律已之  
徵乎世祿之家宜刻此語為戒石

趙抃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為武安軍節  
度推官人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之法吏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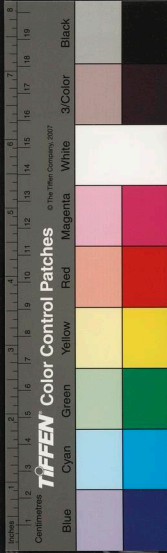


死扑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讞而生之○知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癱未潰扑使醫療之得不瘳死會赦以免○後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扑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守懼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扑攝治之扑至從容如平日州以無事○後以御史乞補外得虔州虔素難治扑御之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曰為令當鳥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鑿頓石民賴其力○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為歸扑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沒而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治蜀蜀人安之○扑向使蜀日有聚為妖祀者治以峻法及為守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扑察其無他曰是特酒肉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悅○神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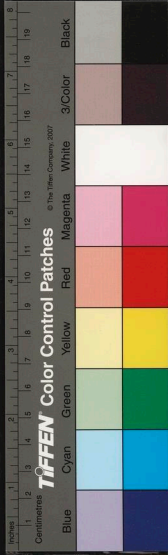
即位召知諫院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  
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知杭州抃素  
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緣此皆駢聚為惡。抃知其  
意。擇重犯者卒黥配他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  
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  
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成  
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  
皆莫如抃。遂以大學士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  
無自政府往者。卿能為朕行乎。抃曰。陛下有言。即  
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行事。既至。蜀默為經  
畧。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  
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  
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  
戍還。得餘資。持歸為室家可也。人感其意。拜告。  
吾莫敢復為非者。○劍州民私作僧度牒。或以謀  
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  
縱逆黨。朝廷悉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  
割境上。抃遣部將帥兵討之。驚潰。乞降。將殺奴。



取血以盟。拊使易用。牲皆謹呼。聽命拊為吏。誠心愛人。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鉤強懲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潛心遇物。而應變有過人者。

夫地逼者易軋。勢危者易傾。謀長者易逞。小丈夫險險成性。其何所不至矣。有君子焉。以才集事。秘其謀。以功與人。覆其短。厚矣哉。非志在為民。淡然而失者不能也。閱道之全。細守可以風矣。

竊聞天下之事。莫不有幾識。其幾者。沉慮集謀。當機決策。而鎮之以安靜。故變未形。可使不形。既形。可使即解。即變之已作也。猶可因敗以為功。否則倉皇失策。不免償事也。已濠卒之謀。變守日閉門。懼禍旦夕。閔道獨從容如常。濠以無事。豈倖而成哉。蓋得其幾。而有術以潛消之耳。噫。非圓照達識。詎可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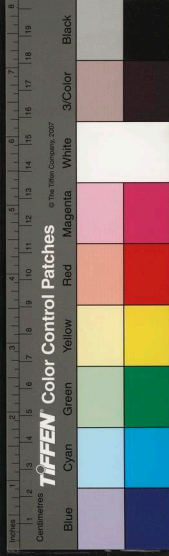
歐陽觀

歐陽觀永豐人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為泰州判官時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固常求其死何也後以子脩貴贈中書令崇國公

歐陽觀錄死囚必求其生卒食其子之報于後天之報施善人豈爽哉讀隴岡阡表嘗三復而悲之

歐陽脩

歐陽脩自永叔舉進士補西京留守推官入樞府後以事降陝州夷陵令時脩方壯嗜學欲求漢史可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違錯歎曰夷陵櫛小尚爾天下可知也于是仰天矢心遇事加謹○後奉命計度河東凡百一一別為圖籍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脩曰





公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脩曰  
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保州  
叛兵降既而皆殺之脅從一千餘人分隸諸郡富  
弼為宣撫使恐其復生變將使同日誅之會脩權  
知鎮府遇弼于內黃夜半屏人密以告脩脩曰禍  
莫大于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  
為變不細且甚至鎮州必不從命弼悟而止○知  
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  
或謂脩曰前改威名動都下公之風采似微弗達  
若何曰人材性各有長短豈可捨已所長而用其  
所短但當盡我所為不能則止既而都下無不治  
○脩平生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為本不求聲譽治  
存大體而施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  
不過終日吏人不得留滯為奸嘗曰以縱為寬以  
畧為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  
急簡者去其煩碎故所至民安其不擾既去追思  
不已

君不嗜殺人必能一天下臣不嗜殺人必能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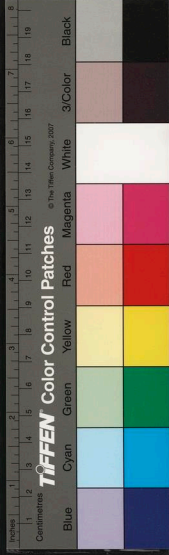
天下永叔仰天矢心始于陳年公案而出罪全  
治以畢先志官至參知政事豈偶然哉嗚呼君  
子未有不矢心于天而能成美業者永叔其我  
師乎

歐陽父子生意盎然卒以休懿終宜矣彼蝮鷲  
者安在哉

昔人以立德立功與立言為三不朽然德不近  
名功須遺會而能言之士吐一詞以名天下是  
故敏博者趨之而卑吏事為不屑矣吁墳典索  
丘存者幾何矧文不載道數千年後果必不朽  
耶親民之君子生生一念與天地終始也人知  
歐陽子得韓籍于廢麓以文擅世不知夷陵閱  
舊案矢心勤恤蓋不朽之寶云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山西夏縣人年二十舉進士從龐  
籍辟判并州時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  
其地為河東患藉撤光按視光建議築二堡以制  
夏人募民耕之俾紓河東貴糴遠輸之苦藉從之



麟將郭恩妄引兵渡河没于敵藉以罪去光三上書引咎不報藉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後與王安石忤出知永興軍朝辭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時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為奇兵調民造乾糗悉修城池樓櫓關中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命皆未敢從軍興若乏臣當任其咎于是一路獨得免

君實不負辟王于旣没豈肯上負朝廷下負百姓哉宜其相業獨顯也

夫處寅僚者居常煦煦相下真偽難別也粹然臨小利害若楚越然慄慄懼波及即身共其謀諱之矣古之人有推功分謗者此何心哉君實之倅麗籍生則引咎没撫其孤自謂生平事可與天知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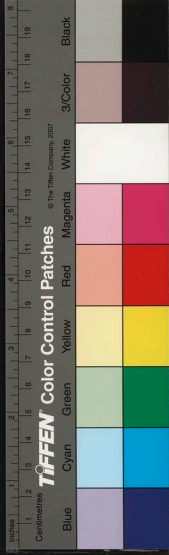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士嘉祐二年進士除鳳翔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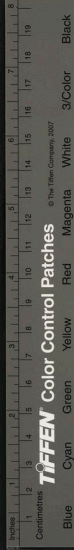




長吏意軾文人不以吏事責之軾盡心其職老吏  
畏伏○闕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  
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衝前以破產者相  
繼軾徧問老校修衙前擇水工棧竹無虞乃言於  
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通判杭州時  
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水利鹽法軾嘗因法以便民  
民賴以少安○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司農寺  
又下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為提舉常平官曰  
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令出於司農是擅  
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  
手實之害罷之○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使  
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殺  
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  
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河決  
曹村匯於城下城將敗富民爭山避水軾曰富民  
若出民心搖動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  
驅使復入軾履杖策親呼武衛營卒長曰河將害  
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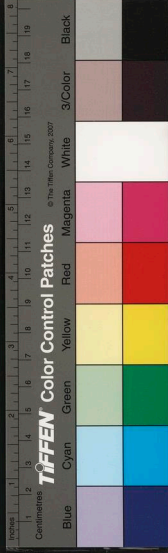


不避塗潦吾儕小人効命之秋也執挺率徒持畚  
鍤以出築東南長堤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然  
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使官吏分  
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  
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知杭州吏民  
習軾善政不勞而治旱飢疫作軾請於朝免本路  
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度僧牒三百易  
米救飢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患軾  
又多作鱣粥藥劑遣使挾醫分方治病活者甚衆  
又哀羨緡得二千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  
坊稍蓄錢糧以待之是秋大雨湖溢軾度來歲必  
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  
平米并義倉所有以備之○浚茅山河專受江湖  
浚鹽橋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  
恨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為長堤以  
通南北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  
名曰蘇公堤○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執如雷霆而  
浮山峙於江中洄湫激射歲販公私船不可勝計





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諸水以達於江又並山為岸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忌者排之功卒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河路而江水清駛隨軌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下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築挽路為千槁以汎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再蒞杭有德於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決陂澤注惠民河東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且鑿黃堆注於淮軾適至遣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從揚州發運司舊聽操舟者私載物貨故操舟者富厚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奏乞復故朝廷從之○





以學士知定州軍政尤弛衛卒驕墮軍校盤食軼  
取其貪污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  
博軍中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有卒吏復  
以賊訴其長軾曰有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  
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

在杭浚兩河復六井議引兩浙水以避浮山之  
險欲築三吳挽路以汎松江之勢蘇公之興水  
利滋多矣及在頽則奏寢黃堆之鑿以免州境  
之浸豈空談水利之儔哉

觀奏復運舟事乃知古稱畫法無民信哉恤民  
之私乃所以善行法也

魯有開

魯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  
左氏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  
縣間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  
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  
頃富弼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蠶  
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者衷謀之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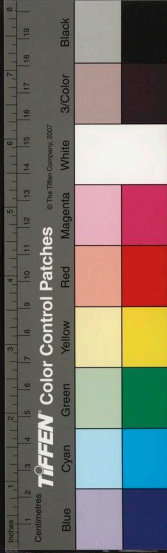


安得若是衆取訊之則誣天方旱獄白而兩知南  
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新  
法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  
杭州知衛州水災乏食擅代常平錢粟與之且奏  
乞蠲其息徙真州增隄或謂郡無水患有開曰豫  
簡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  
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  
為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真  
官至中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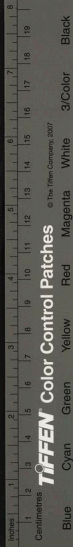
興陂增隄先事知備視患至而猝圖者遠矣有  
開以世胄服官乃究心民事若此可嘉哉至於  
懲大姓則戒株連治蠱獄則雪誣枉擅發錢穀  
全活飢民豈其好生之心所植者厚故隨在輒  
形邪感格冥漠其澍應之有以夫

曾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  
司法參軍道判越州歷知齊襄洪福等州初嘉祐  
中州歲飢度常平不足賑給而田野之人不能皆



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厲之虞前期喻屬縣富人  
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  
民民得從便芟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平又  
出錢粟五萬貸民為種糧為隨歲賦入官農事賴  
以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強盜賊而寬貧  
弱曰為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是時州縣未屬  
民為保伍鞏獨行之部中使畿察居人行旅出入  
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購  
急追捕且聞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葛文諒者屢  
劾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鞏與袍帶  
酒食假以騎從鞏所購金帛隨之郡中盜聞  
多出自言友諒智力兼人鞏外示章顯寔欲攜貳  
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斂  
手莫敢動寇攘屏迹道不拾遺亮亦號多盜治之  
如齊盜為引去○至于澄清風俗振理頽壞聞訟  
衰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襄州有大獄逮繫  
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鞏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  
日縱去并釋百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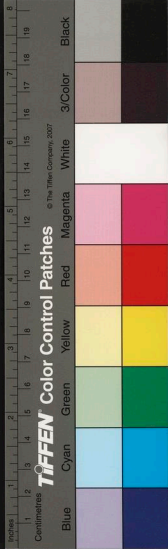


矣孰知非寃乎○其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  
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軍民不能自養者以官舍  
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  
視記其全失多寃以為殿最人賴以生市里不知  
也

宋文章家必曰蘇曾云觀其治水戢盜諸事豈  
占占餽輸聞已哉故二君子之治郡可以言文  
矣

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知平陽縣鄰邑有大囚十  
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趣尉出捕曰盜  
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  
且為害尉既出又遣徽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  
忠州俗畜蠱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得  
不死募索為蠱者窮治寘於理大化其俗嘉祐中  
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廣  
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曰土廣  
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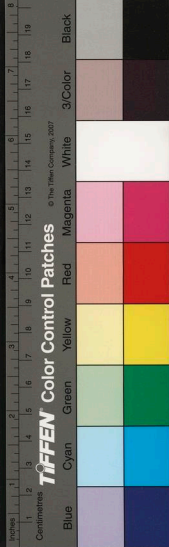


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跡三陂一渠  
溉田萬餘頃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  
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  
復為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于農政治有異等  
仁宗嘉之下詔褒馬留唐五年民像以祠之

信臣之政迨嘉祐且千餘年按其迹榛莽頗為  
膏腴夫治豈在好自表見墾田治渠百世之功  
迹可循循之耳觀河思禹配天咏稷至于今能  
忘其故智哉

### 蘇頌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丞  
李氏後稅賦圖籍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  
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下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  
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  
駭懼皆不敢隱遂剋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  
諸邑法之至率其民拜庭下以謝○凡民有忿爭  
頌諭以鄉黨宜相親善若以小忿而失懽心一旦  
緩急何賴焉民往往謝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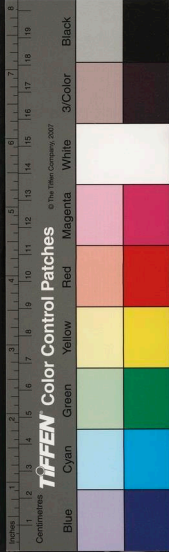
如何既而婦果真病死元孚慙曰我輩小人豈測  
大君子之用心哉○吳越飢選知杭州一日出遇  
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責通市易緡錢晝囚夜  
係雖死何以償領憐之釋使營生以衣食之餘悉  
償官期以歲月皆不敢負果如期而足○宴客郡  
堂或告將兵欲亂領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付獄  
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

傳曰察見淵魚不祥而世之為鄧元孚者衆也  
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歸然子容而已所謂大  
君子用心諒哉

互問一二以警千百執簡御煩之術乎豈特足  
為成賦法也

### 常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卬州人登熙寧六年進士授應天  
府軍巡判官遷成都教授秩滿調知長洲縣以主  
信為治民不忍欺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每先他  
邑而辨擢大理丞以讒監滁州酒稅至滁自親細  
務郡守曾肇約為山水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



謝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

錢明逸自禁林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王  
子明嘆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  
邪希古之治賒得之矣

世之為治者多惡民欺似也反而求之亦嘗如  
希古之主信乎

張戩

張戩字天祺鳳翔郿縣人既冠登進士第攝蒲城  
令蒲劇邑氏悍不畏法鬪訟寇盜倍他邑異時令

長以峻法治之奸愈不勝戩悉寬條禁有訟至庭  
必以理教喻使無犯法間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  
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  
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之使  
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  
訟為哀○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多訟戩待以至  
誠反覆教喻民化之○嘗知靈寶至是靈寶民遮  
使者車請口今夏令張君乃昔日之賢令也願使  
君哀吾民乞張君還舊治使者欣然言於朝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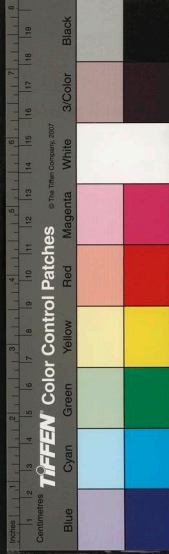
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  
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  
喜訟也言已皆泣下○戩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  
而皆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  
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

蓋世有長於詰惡者曰吾以安善良耳乃聖人  
則戒忿嫉于頑夫太虛之中獨無風霆歎吁風  
霆無心之用也忿心一熾太虛翳矣彼頑者豈  
皆蔽民上失其道或迫而驅焉古之人所為得  
情勿喜也今之君子疾惡如仇則以拘執為快  
心否者亦土芥視之漠然不復矜恤得無少生  
生意邪觀靈寶父老數言可憫已

記善不記惡道化之意寓其間乎若兼置記惡  
簿則民生疑畏之心難乎化矣

蔡襄

蔡襄字君模興化軍仙遊人年十八舉進士知福  
州遂為福州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利之  
立生祠於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下口稅之半





守令書卷之四  
○知泉州為政精明知其風俗善調停之禮其士  
之賢者以勸學興善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  
學而專用賦以應科時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  
常至數百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  
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  
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  
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  
里所羞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  
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  
券舉債終身不能償公曰弊有甚于此耶即下令  
禁止至于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  
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之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  
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  
人大便襄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襄立德政碑  
溉田減稅禁奢作戒今之民牧有之矣尊師下  
士古之民牧或未多見也而况今乎蔡公德政  
之碑非偶得于閩人也

自秦而降法令為詩書禮教從此泯焉非獨淺



聞不能究宜所謂碌碌奉官救過不贍無暇論  
繩墨之外也烏識勸學修禮為太平之原哉君  
謨破觥為圜似與世迕而閩人感之刺骨禮教  
深於法令矣

葉康直

葉康直字景温建州人進士知光化縣縣多竹民  
多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  
利民時豐稷為教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  
光化禮教城清如水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為司  
農屬後知河中府復為秦州夏人不敢犯境知亳  
州通濬積濬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為兵部侍郎  
教民以陶火患寧息此與廩叔度同科清乎之  
謠亦不在五袴下民心之可感如是夫大抵從  
政者率多因循一任事則羣議從之已且自疑  
矣專意勤恤將之果決毋諉難于慮始毋奪志  
干人言則天下事皆可為豈獨息火患興水利  
乎哉

宗澤



宗澤字汝霖登進士為衢州龍游令建庠序設師  
儒經徇風俗一變擢科者相繼靖康元年命知磁  
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徙避帑廩蕭然澤至  
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為固守不移之  
計上言邢洛磁趙相五州各畜精兵二萬人敵攻  
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  
之

守令之興文學者必曰擢科者相繼也譬于醯  
鷄焉知醯醢之外哉宗汝霖著烈節勁氣于靖  
康建炎間而恂恂與青衿伍豈武流云乎哉  
五郡縣兵相應禦敵之勝策也邊虜之郡可做  
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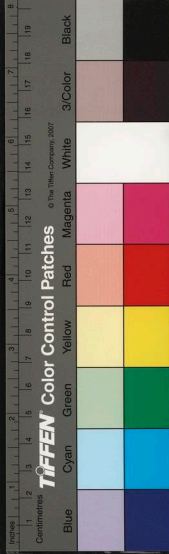
陳規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守德安李橫  
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  
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  
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濠橋陷





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  
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  
流亡立保伍會劉錡引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  
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  
萬斛勉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  
四門小營至輒挫之金人告急于兀朮規大饗將  
士酒半問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在諸將或  
謂今已累捷宜乘全師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  
正欲為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  
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  
公文人猶誓死守况兵曹也時方劇暑規謂錡無  
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致勞蔑不勝矣每清晨  
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  
城中爭奮斬獲無筭兀朮宵遁○規守德安時嘗  
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做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  
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保砦寇至  
則併力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  
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



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運輸給為永業派民自歸  
者以田還之自維典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  
惟規而已○常為女求從得一婦甚閑雅惟而詢  
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  
活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士大夫常日多自負也一聞鉦聲處女已陳  
元則摧李橫走兀木設然丈夫也觀嫁張氏女  
事則又廢卷而歎功烈必自行義得之孟子曰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諒矣子曰我戰則

克豈事刺擊技哉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  
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既無以給鬻藥安得  
錢輸官故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惻然憐之  
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姓添丁錢百萬生  
靈鼓舞感賜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彬甫蠲添丁之稅一州之民生子並舉其德豈  
在賈父下哉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擢進士第一授紹興府僉判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奸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府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應詔○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饒饒民乞留至斷橋乃以車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得請起知泉州會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初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獲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朱熹張栻雅敬之  
勉七邑宰詩宜書黃堂當令百世邑宰生春也  
觀其有禱必獲誠且動天矣而况人乎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舉進士尉蒲圻多次疑獄授大寧監教技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誨訓之入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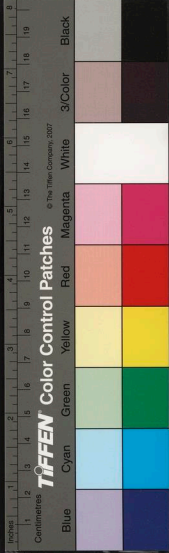


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告其守史彌遠曰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  
化人以為名言○後以屢挫金人保全京西官至  
太師謚忠肅子葵范皆名臣

大寧擢科不足為彥直評騭也告史彌遠二言  
可謂萬世守令之龜鑑矣彼噴噴者解不曰吾  
不能行吾志催科獄訟擊吾手足也視此何如  
邪

孫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  
縣主簿日詣學官與諸生討論義理○後知金壇  
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  
齋牒自詣里正併隣正來然後行不實者徃徃自  
匿其牒惟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淮民派  
入以萬計賑給撫恤樹廬舍楛田使耕拔其能者  
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國初茅山  
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後徙浙西  
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貢院給餉



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朝創名忠衛軍置砦以居截撥上供贍之

造士保民於境內人或可及也淮民之流移淮兵之浮寓亦且括田以使耕截撥上供以贍食非有一體之仁者不免町畦之隔也其誰能及之

黃震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人寶祐四年登進士第知廣德州初孝宗頒朱熹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則官置此倉民困於納息至以息為本而息皆橫取民窮至自經人以為熹之法不敢議震曰不然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為法不思救其弊耶况熹社倉法歸之於民而官不得與官雖不與而終有納息之患震為別置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取息○郡有祠山廟歲合江淮之民禱祈者數十萬其牲皆用牛郡惡少挾兵刃舞牲迎神為常鬪爭致犯法其俗又有自嬰桎梏自榜掠以徼福者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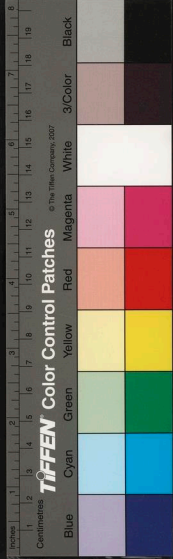


見問之乃兵卒責自狀其罪卒曰本無罪震曰爾  
罪多不敢對人言特告神以免罪耳杖之示衆又  
其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深廣皆五尺以  
所祭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錮一夕  
明發視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  
之諸司禁絕之○撫州飢起震知真州單車疾馳  
中道約富人者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  
糴者籍彊糶者斬揭于市坐驛舍置文書不入州  
治不抑米價日損親煮粥食餓者請於朝給爵  
賞旌勞者而後入恒未明視事

法存大畧潤澤在人天下之法皆然也豈獨社  
倉哉苟非其人王莽之井田宇文之周官猶且  
不可彼不咎人而咎法者是懲噎而廢食也

### 趙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登淳祐元年進士  
第知台州至郡以化民成俗為先務首耶陳述古  
諭俗文書示諸邑且自為之說使其民更相告諭  
諷誦服行期莫失墜約束官吏擾民生事取孝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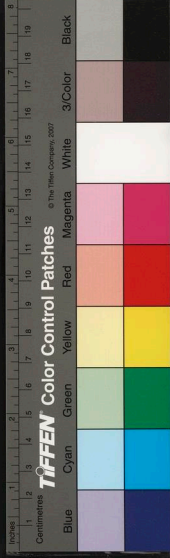
庶人章為四言詠讚其義使朝夕歌之至有為之感涕者舉遺逸車若水林正心于朝旌孝行作誦孝文以勵其俗平重刑懲誹訐治豪橫建黃巖社倉六十有六浚河道九十里築堤路三十里節浮費為下戶代輸秋苗奏蠲五呂坊河渡錢期年之內乞歸田里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無意仕進故其立朝之日不夕云

書歌舉旌之化社倉之建代輸奏蠲之惠而終之以乞歸何其善教善養善斂身哉德父之孝友冲澹不虛矣直牧民之師也

吳師禮之言曰近民無若為邑宰貴德化刑以輔之條目易循期會有信使民不憚吏吏不玩法古人之治其幾也此所謂達治體者也景緯之謂矣

### 大公鼎

大公鼎者渤海人咸雍十年進士調瀋州觀察判官時遼陽兩水傷稼北樞密發瀕河丁壯以完堤



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獨曰邊障甫寧大興役事  
非利國便民之道跡奏朝廷從之罷役水亦不為  
災瀕河千里人莫不悅改良鄉令省徭役課農桑  
建孔子廟學部民化之累遷興國軍節度副使時  
有隸鷹坊者以羅畢為名擾害田里歲久民不堪  
公鼎言于上即命禁戢會公鼎造朝大臣諭上嘉  
納之意公鼎曰一郡獲安誠為大幸他郡如此者  
衆願均其賜于天下上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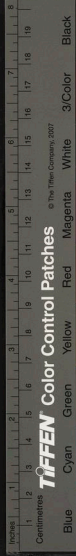
仕宦賢者庇所理止矣他郡肥瘠朔粵已也大

公鼎裔夷耳而處意蕩平無藩圍隔越昔人有  
云六合之外別自有人信夫

元

諳都刺

諳都刺字瑞芝凱烈氏至順初為襄陽路達魯花  
赤山西大飢河南行省恐流民入境為變徵守武  
關諳都刺驗其良民輒聽其度關吏曰得無違上  
命乎諳都刺曰吾防姦耳非仇良民也可不開其  
生路耶既又糞溺以食之所活數萬人又城臨漢



水歲有水患為築城外橫堤遂以無虞元統初除  
蓋都路總管俗頗黠悍而諳都刺務興學校以平  
易治之秩滿以最聞

瑞芝蒙古人也守武關堤襄陽中國學者先之  
解矣君子不以類廢人不掩人善錄之

周自強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好學能文練于  
吏事以文法推擇為吏秦定閩廣西洞徭反自強  
往見徭酋說以禍福其要害徭酋立為罷兵貢

方物請命事聞起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轉  
饒州路經歷遷夔州路義烏縣尹周知民情而性  
度寬厚不為刻深民有以爭訟訴于庭者一見即  
知其曲直然未遽加以刑責必取經典中語反覆  
曉之令其誦讀講解若能悔悟首實則原其罪若  
怙惡不悛然後繩之以法不少貸民畏且愛獄訟  
頓息○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  
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于是  
賦役平均貧富樂業其聽訟決獄物無遁情黠吏





欲以片言欺惑之不可得由是政治大行聲稱籍  
甚部使數以廉能舉于朝選授撫之金溪尹階奉  
議大夫

法持不告道化鷹鷂不若鸞鳳仕者皆知之矣  
及據案決訟徃徃刻深何哉取經語曉解訟者  
使之悔悟首實則原其罪此百世息訟之良法  
也

守令懿範卷之四

刻守令懿範後序

侍御仰蘧旬公以隆慶己巳秋

奉

明天子詔莅河東糾察弁冀豫雍諸  
郡國公章憲布度謹身率先風  
采峻凝表儀當世九百有位莫  
不精白一心以肅官常矣而公



皇上即位存撫遐邇惠養黎元臨遣使者以六條課諸君非直以勅法爾也諸君抑皆視治若家保民若子體仁以長民者乎亦或有務炫燿竒蹕之近功而忽惻怛拊循之遠畧者耶是豈惟非皇上集安中國之意亦非使者之所樂聞也夫古訓不由于何其訓日者蘇守蔡君纂輯守令懿範一編擇取品隲最號詳衷諸君其亦有意否乎諸屬胥拜手曰先民舊服厥有成績允惟德惟



義云者願得顧諟而祇若爲於  
是公以授屬吏世昌既玩味終  
篇犁然有當於心也請刻以傳  
爲刻告成迺諭于衆曰至哉我  
公之嘉惠諸屬甚盛舉矣夫惟  
天惠民作之君使司牧也惟辟  
奉天承以郡邑守長俾分而牧

爲牧以養民爲義養之云者豈  
家益而人食之哉竭節守官導  
王者之澤以布於下求庶人之  
瘼以聞于上爲耳是故保息愛  
護以寧其居敬教勸學以成其  
善儲蓄賑貸以恤其災經理咨  
詢以興其利不采華名不規速





效仁愛淪浹精意感乎殆若膏  
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  
人不見其形而民之懼忻瞻直  
不期而然矣載稽編中所錄諸  
賢劑調先後較政殊科而質行  
直躬畢誠則一咸於牧養之意  
不悖也故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非百世守令之師乎  
邇來吏治類以峭厲相高嚴峻  
精敏操切辦具鉤撫深隱發擿  
奸欺使物無遁情部魚適事其  
光華豈不焯然哉顧法令滋彰  
姦偽滋有上下相愚以避文法  
視諸賢所舉措君子當自有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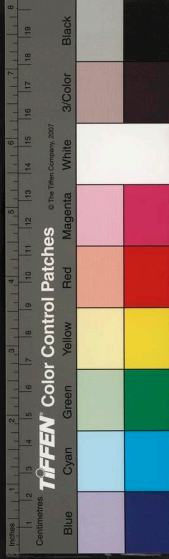
矣甚者驅之若群羊束之若  
薪則失之愈遠而守令之體愈  
非矣今宇內雖稱乂安而逆虜  
之蠢動於三閩者獨數發軍興  
制轉餉運輸取盈於河東者獨  
繁且邛笈之常供營伍之月給  
雲朔燕薊之需郵途耐傳之費  
其出於吾民之肌膚者未易以  
數計也地日蕪而賦愈增民日  
貧而歛愈急田里之間其所係  
賴於守令以蘇息而生全者豈  
其微哉公蒿目時艱首舉是編  
為吾屬範非昏夜幽居者而明  
以燭依俚徑趨者而指以途耶



吾屬誠即前修之軌迹為緒正  
之章程則其政而免師其心勉  
其難而不忽其易庶幾乎牧養  
君子之遺風矣公憂勤之志其  
少慰哉且公以

天子耳目近臣邦直是司乃循循然  
以則古昔善誘人為先務蓋有  
其道不忍私其身故用訓誨代  
糾繩欲俾人人得守令之懿也  
豈非曲成才傑以康兆民計遠  
慮深為

國家建無疆之休者哉然竊聞公  
筮仕南中廉平聲實洋溢江東  
居而民悅去而見思鴻猷茂烈





方膾炙口碑真前無古人矣而維  
不以所長自表亦不以所長律人  
若魚若虛取諸人以為訓為樂  
善之大如之何其可及耶傳曰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公之嘉惠  
諸屬者誠至矣又曰率辭瑛方  
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世昌不敏願與諸長吏胥勗胥  
規以克對公之明命為

隆慶庚午冬十月屬下平陽府  
知府劉世昌書



刻守令懿範後序

守令懿範之編編自吳郡守蔡  
春臺君既鋟于吳郡矣茲復繕  
而刻之則平陽呂劉二郡守奉  
侍御卽公仰遺翁意而刻者也公

銜

天子命拔醴河東會河東醴法方盪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壞商放駢坐巔發射之艱而疆  
重軍實枝梧不給任職之吏蓋  
莫不皇皇焉公毅然曰斯余行  
部使者責也遂上書

奏裁報許如舊公乃罷更輪疏宿壅  
杜過私鬻鹽莢權于池者趣取  
必時即池以南徃多泆弗取則

令盡取亡棄於是啟南垣之捷  
通莠鏡之道而商至如歸矣公  
復曰吁大浸為蓄備不豫具何  
以應卒余攷鮮西池所繇來上  
矣今弛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亟  
甃復焉如是而備豫公私可具  
足也又故姚邊渠墜具久公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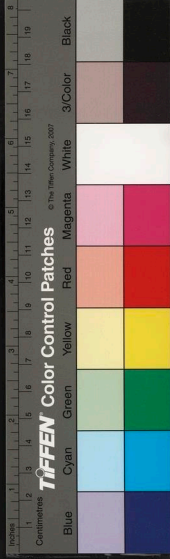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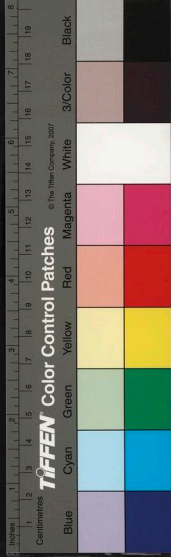
守令壹節序俗  
慮材鳩傭溪而關之俾毋溢為  
監沴至躬測水脈欲資剗刻以  
濟不通鹽之訾殆充充益沛焉  
公凡所經畧裒誠畢慮所為夙  
夜者皆軍國至計上以宣揚

德音而下安輯元元也故公所操馭  
必於機要異時者牧守令長惟

吏事是事猶涉鹽賦鮮不俗觀  
而輒即所奉行丞若尉已下耳  
法格而抗姦萌漏於網密固其  
所執惟公抗威稜而端化本諸  
淳靡冗蠹裁什之九以儉瘠風  
厲郡邑其所約勅務在郡邑長  
吏郡邑長吏罔不媿媿肅給譬



之振裘者擊其領杼絲者搃其  
緒斯乃靡然順耳茲公之精意  
尤恐未能諭人吏或愉快一切  
其敬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公誠  
有意其推本之也適蔡君是編  
有當於心遂命刻而傳焉蓋公  
臨制三藩督察萬里所紉繩在  
誨獲受以卒業竊窺公學聖人  
之學升堂親與駸駸於古之儒  
者矣其刻是編以傳豈非邁伯  
玉氏耻獨為君子者耶凡我司  
宋與郡邑大夫士得是編以玩  
尚當覽鏡既往施之有政裨軼  
跡前列士忘公董振至意則庶



幾哉異夫漢人所謂鬻乾鼠寶  
燕石者焉

賜進士出身原尚寶司司丞廬州府

通判晉江林奇林書

守令懿範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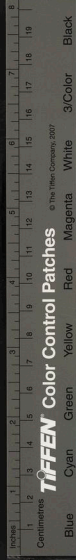
吾蘇郡守永年蔡侯輯守令懿範成迺示以總  
論二篇凡例七條俾綴一言于末簡余觀古之  
循牧大抵各就其質之所近者為之未聞道也  
然自漢以來上下數千年間僅得若干人斯已  
難矣儒者作用與循吏迥別豈不允難哉而前  
代史官不能別立名稱表厥殊異良可惜也今  
侯以儒牧創名使自別於循吏其諸異乎史氏  
之見與余讀凡例知侯於二牧簡擇精詳評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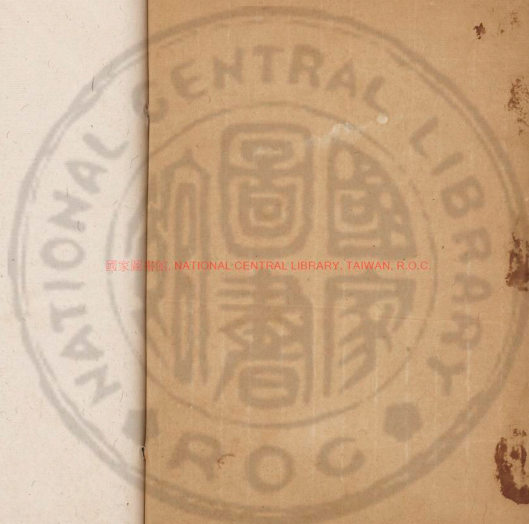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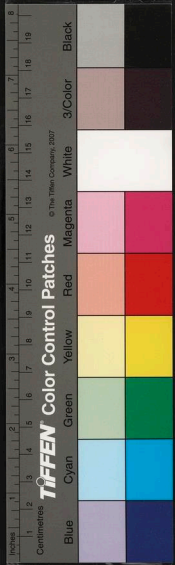
允當足為世法信哉其為懿範也而侯於儒牧  
亦倦倦焉夫所謂儒牧者非徒以文學節吏治  
之謂也明乎聖賢大學之道而推廣其子諒惻  
怛之心其斯以為儒而已矣於戲天下之牧循  
而未儒者有矣未有儒而不循者也侯名儒也  
於循乎何有今歲水潦為災民罔有秋而常賦  
是恤是編所採豈無成事可為今日荒政之助  
者乎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余於侯日夜望之

隆慶三年七月十一日部民吳江徐師曾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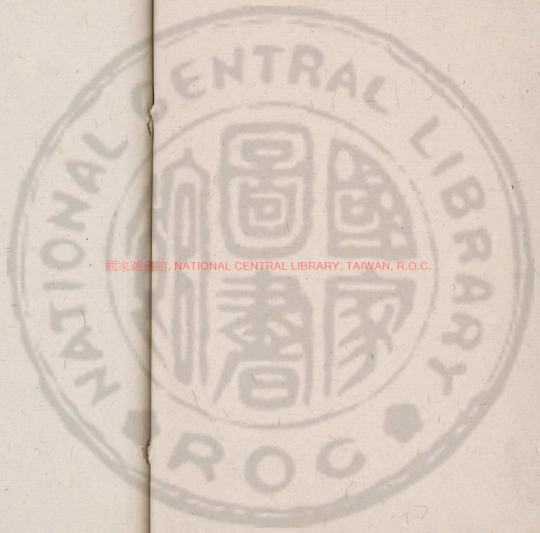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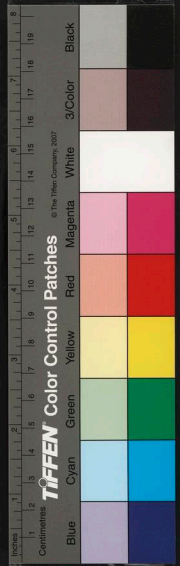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